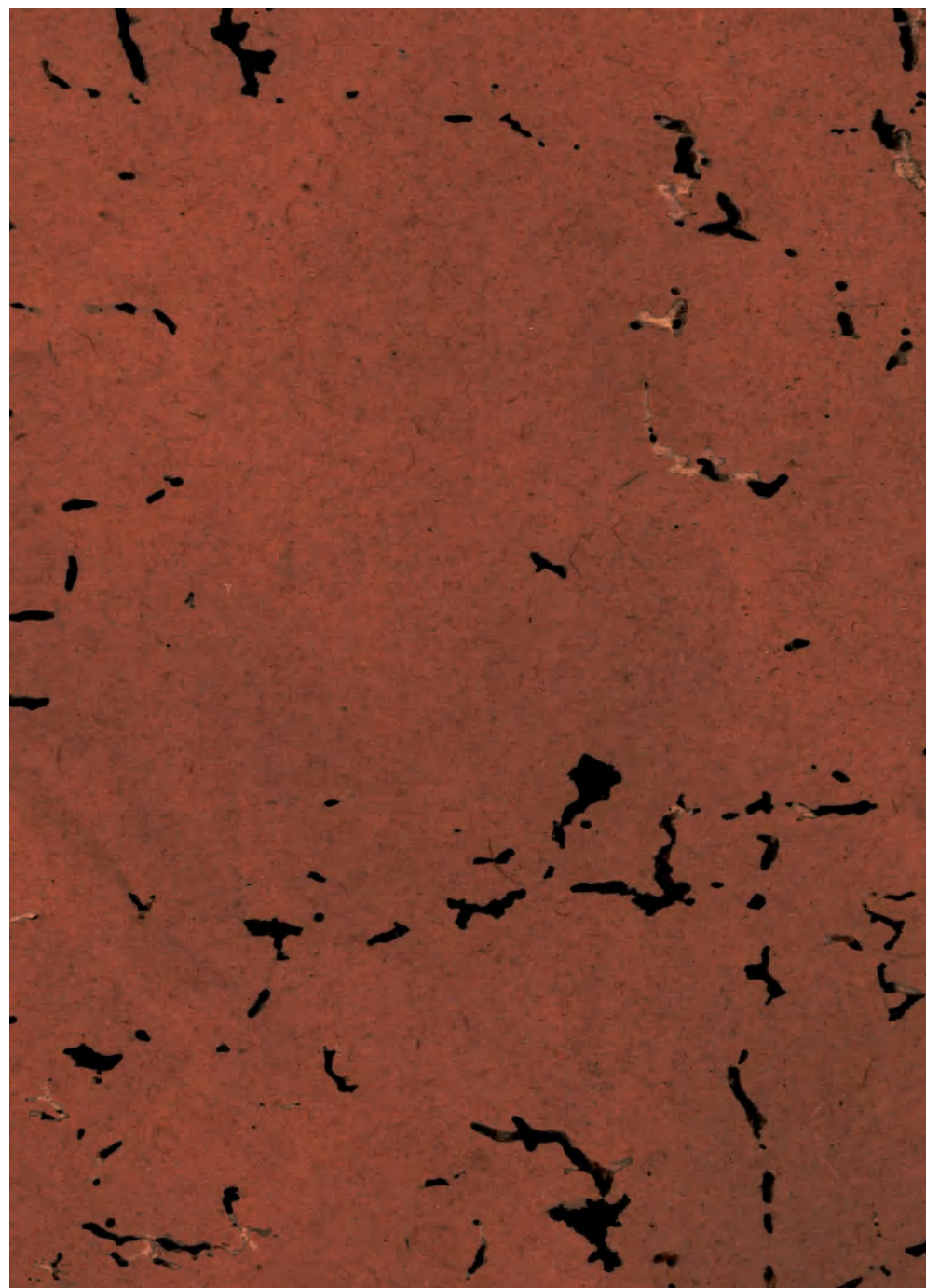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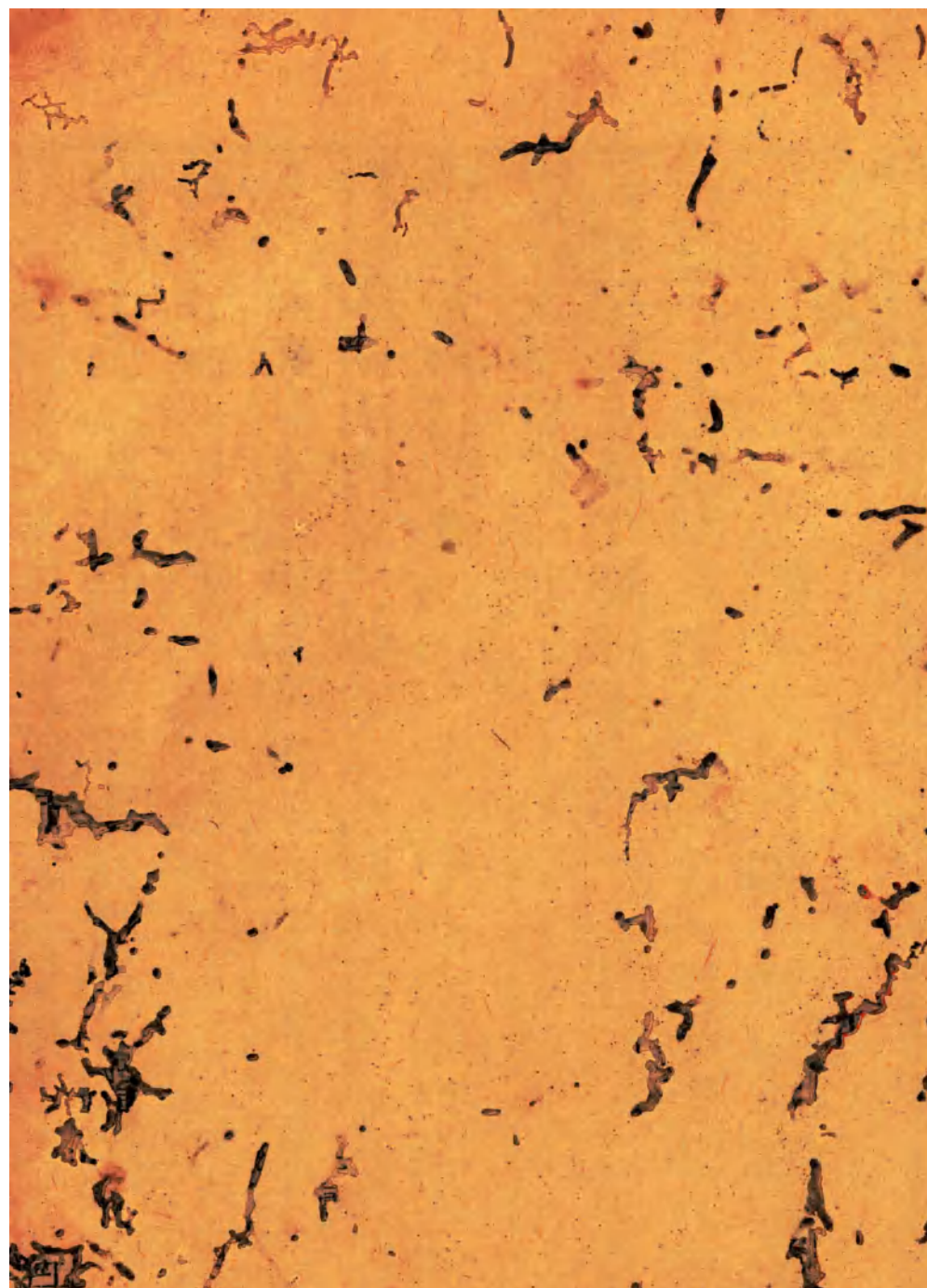








游俠傳第六十二

漢書九十三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古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自卿大夫已至于庶人各有等差是已

民服事其上而下無覬覦師古曰覬幸也覦欲也幸得其所欲也覬音冀覦音論又音論孔子曰天下有道

政不在大夫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謂權不移於下也百官有司奉法承令已脩所職失職

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周室既微禮樂延

伐自諸侯出桓文之後大夫世權陪臣執命師古曰齊桓晉文周之霸也陪重也陵夷至

於戰國合從連衡力政爭彊師古曰力政者棄背禮義專任威力也從音子容原錄是列國公子魏

有信陵趙有平原齊有孟嘗楚有春申師古曰錄讀與由同信陵君魏無忌平原君趙勝孟嘗君田文春申君黃歇

皆藉王公之執競為游俠雞鳴狗盜無不資禮師古曰謂孟嘗君用雞鳴而得之出關因狗盜而資

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已周窮交魏齊之厄師古曰魏齊虞卿之將為魏所殺也

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已赴平原之急師古曰秦兵圍邯鄲及也

如姬以竊兵符贈魏信陵君古師為將而令先晉曰取重諸侯顯名天下

而游談者已四豪為稱首師古曰擒捉持也學古手也是背公反黨

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矣及至漢興禁網疎闊未之匡改也師古曰匡

正是故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而吳淠淮南皆招賓客已千數外戚

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於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騁

於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眾庶榮其名迹覲而慕之雖其陷於

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師古曰季路孔子弟子也

讀之亂季路聞之故入赴難遇孟憲石乞以戈擊之斷纓季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仇牧

宋大夫也宋萬殺閻公仇牧閻之禮而至手劍而叱之萬臂擊仇牧碎首斷臂于門閭言游談之

徒自許節操同故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師古曰論語載曾子非明王在

止視之已好惡齊之已禮法民曷繇知禁而反正乎師古曰視讀曰古

之正法五伯三王之臯人也師古曰伯讀曰而六國五伯之臯人也夫

四豪者又六國之臯人也況於郭解之儔以匹夫之細竊殺生之

權其罪已不容於誅矣觀其溫良泛愛振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惜乎不入於道德苟放縱於末流殺身亡宗非不幸也自魏其武安淮南之後天子切齒衛霍改節然郡國豪桀處處各有京師親戚冠蓋相望亦古今常道莫足言者唯成帝時外家王氏賓客爲盛而樓護爲帥及王莽時諸公之間陳遵爲雄閭里之俠原涉爲魁

師古曰魁者斗之所用盛而約之本也故言根本者皆云魁

朱家魯人高祖同時也魯人皆曰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已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飲其德

孟康曰有德於人而不自美也

師古曰飲沒也謂不稱顯

諸所嘗施唯恐見之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家亡餘財衣

不兼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軻牛

晉灼曰軻軻軻軻軻軻牛小牛也師古曰軻重挽也音工豆反晉說是也

專趨人之

急甚於己私

師古曰趨讀口趣趣向也

既陰脫季布之厄及布尊貴終身不見爵關

已東莫不延頸願交楚田仲已俠聞父事朱家自己爲行弗及也

田仲死後有劇孟

劇孟者洛陽人也周人巨商賈為資劇孟曰俠顯吳楚反時條侯

為太尉乘傳東將

師古曰乘傳車而東出為大將也傳音張懸反

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

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

師古曰已語終辭

天下騷動大將軍得之

若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孟母死自

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孟死家無十金之財而符離王孟亦曰俠稱

江淮之間

師古曰符離沛郡之縣也

是時濟南閻氏陳周膚亦巨豪聞師古曰閻音閑景帝聞

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梁韓毋辟陽翟薛況師古曰翟音閑陝寒孺紛紛

復出焉

師古曰代郡白姓非一家也故稱諸葛梁國人姓韓名毋辟陽翟屬潁川陝即今陝州陝縣也薛況寒孺皆人姓名也辟讀曰避

郭解河內軹人也

師古曰軹音只

溫善相人許負外孫也解父任俠孝文時

誅死解為人靜悍

師古曰性沈靜而勇悍

不飲酒少時陰賊感師古曰陰賊者陰懷賊害之意也感繫者感繫

氣而立節繫也

不快意所殺甚眾巨軀藉友報仇

師古曰藉古藉字也藉謂借助也

臧命作姦劇

攻

師古曰賊命賊亡命之人也剽劫也攻謂穿窬而盜也剽音匹妙反

休乃鑄錢掘冢

師古曰不報仇剽殺則鑄錢掘冢也

不可勝數適

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為儉曰德報怨厚

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為俠益甚

師古曰自好喜為此名也喜音許吏反

既已振人之命不

矜其功

師古曰振謂舉救也矜音倚也

其陰賊著於心本發於睚眦如故云

師古曰著音直略反心本適言

本心也睚音崖眦音漬睚眦又音五懈士懈反解具在杜欽傳

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讎不使知也解姊

子負解之執

師古曰負恃也

與人飲使之釀非其任彊灌之

師古曰釀音爵其人不飲而使盡爵乃彊灌

之故怨怒也釀音子笑反彊音其兩反

人怒刺殺解姊子去亡解姊怒曰曰翁伯時人殺吾

子賊不得

師古曰翁伯解字也

棄其尸道旁弗葬欲曰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

師古曰微伺問之也

賊窘自歸

師古曰窘困急

具曰實告解解曰公殺之當吾兒不直遂

去其賊

師古曰除去其罪也去音上呂反

臯其姊子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

師古曰多猶重也

益附焉解出入皆避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問其姓名客

欲殺之解曰居邑屋不見敬是吾德不脩也

師古曰邑屋猶舍人言村舍甚舍也

彼何辜

乃陰請尉史曰是人吾所重至踐更時脫之師古曰踐更爲踐更卒也

每至直更數過吏弗求師古曰直當也次當爲吏也數音所角反怪之問其故解使脫之箕踞

者迺肉袒謝卑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洛陽人有相仇者邑中

賢豪居閒已十數終不聽師古曰居中間爲道地和輯之而不見許也客迺見解解夜見仇家

仇家曲聽師古曰屈曲從其言解謂仇家吾聞洛陽諸公在閒多不聽今子幸

而聽解解奈何從它縣奪人邑賢大夫權乎迺夜去不使人知曰

且毋庸待我去令洛陽豪居閒迺聽師古曰庸用也且無用依待洛陽豪更言之迺從其言也解爲人短

小恭儉出未嘗有騎師古曰不以騎自隨也不敢乘車入其縣庭師古曰所屬之縣也之旁郡

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如清曰事可爲免出者出之不可者各令厭其意師古曰厭滿也

音一然後迺敢嘗酒食諸公以此嚴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附近

縣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師古曰舍止也言解多藏亡命喜事少年與解同志者知亡命

者多歸解故夜將車來迎取其人居止而養之及徙豪茂陵也解貧不中訾師古曰中充也言富財不充舍徙之數也中音竹仲反其下亦同

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解布衣權至

使將軍此其家不貧

師古曰將軍爲之言是爲其所使也

解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

楊季主子爲縣掾鬲之

師古曰鬲塞其送不令解得之也鬲與隨同

解兄子斷楊掾頭解入關

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聲爭交驩

師古曰知謂先知知

邑人又殺楊季主季主

家上書人又殺闕下

師古曰於闕下殺上書人

上聞迺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

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翁素不知解因出關

師古曰出解於關也

籍少翁已

出解解傳太原所過輒告主人處吏逐迹至籍少翁自殺口

絕久之得解窮治所犯爲而解所殺皆在赦前輒有儒生侍使者

坐客譽郭解生曰解專呂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之殺此生斷

舌吏呂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

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呂睚眦殺人解不知此

辜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

師古曰當謂遂族解罪

遂族解自是之後俠者稀

衆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中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

河郭翁中師古曰中讀皆曰仲太原魯翁孺臨淮兒長卿師古曰兒音五奚反東陽陳君孺

雖爲俠而恂恂有退讓君子之風師古曰恂恂謹德之貌也音荀至若北道姚氏西道

諸杜南道仇景東道佗羽公子師古曰據京師而言指其東西南北調也姓佗名羽字公子它他字南陽趙調

之徒盜跖而居民閒者耳曷足道哉此邇鄉者朱家所羞也師古曰鄉讀曰

鄉

萬章字子夏長安人也師古曰萬音拒長安熾盛街閭各有豪俠章在城西

柳市師古曰漢宮闕疏云細柳倉有柳市號曰城西萬子夏爲京兆尹門下督從至殿中

師古曰章從京兆也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章逡循甚懼

其後京兆不復從也師古曰更不以章自隨也與中書令石顯相善亦得顯權力門

車常接載至成帝初石顯坐專權擅執免官徙歸故郡顯賞巨萬

當去留牀席器物數百萬直欲召與章章不受賓客或問其故章

歎曰吾已布衣兒哀於石君

師古曰言為石顯所哀憐

石君家破不能有已安也

師古

曰言力不能救

而受其財物此為石氏之禍萬氏反當已為福邪諸公已

服而稱之河平中王尊為京兆尹捕擊豪俠殺章及箭張回

服虔曰作箭者

姓張名回

酒市趙君都賈子光

服虔曰酒市中人也

皆長安名豪報仇怨養刺客者也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少隨父為醫長安出入貴戚家護

誦醫經本草方術數十萬言長者咸愛重之其謂曰已君卿之材

何不宦學乎繇是辭其父學經傳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

譽是時王氏方盛賓客滿門五侯兄弟爭名其客各有所厚不得

左右

師古曰不相經過也

唯護盡入其門咸得其驩心結士大夫無所不傾其

交長者尤見親而敬眾已足服為人短小精辯論議常依名節聽

之者皆竦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筆札樓君卿

唇舌言其見信用也母死送葬者致車三三千兩閭里歌之曰五

侯治喪樓君卿久之平阿侯舉護方正師古曰王卿也爲諫大夫使郡國護

假貸師古曰官以物假貸貧人令護監之貸音吐戴反

多持幣帛過齊上書求上先人家因會宗

族故人各已親疏與束帛一日散百金之費使還奏事稱意擢爲天水太守數歲免家長安中時成都侯商爲大司馬衛將軍罷朝欲候護其主簿諫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商不聽遂往至護家家狹小官屬立車下久住移時天欲雨主簿謂西曹諸掾曰不肯彊諫反雨立閭巷商還或白主簿語商恨已他職事去主簿終身廢錮後護復已薦爲廣漢太守元始中王莽爲安漢公專政莽長子宇與妻兄呂寬謀已血塗莽第門欲懼莽令歸政發覺莽大怒殺宇而呂寬亡寬父素與護相知寬至廣漢過護不已事實語也到數日名捕寬詔書至師古曰舉姓名而捕之也護執寬莽大喜徵護入爲前輝光師古曰輝分三輔置前輝光後

承烈以護爲之輝音隴

封息鄉侯列於九卿莽居攝槐里大賊趙朋霍

鴻等羣起延入前輝光界護坐免為庶人其居位爵祿賂遺所得

亦緣手盡既退居里巷時五侯皆已死年老失執賓客益衰至王

莽篡位召舊恩召見護封為樓舊里附城師古曰莽為此爵名故古之附庸也而成都侯

商子邑為大司空貴重商故人皆敬事邑唯護自安如舊節邑亦

父事之不敢有闕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師古曰言以父禮事坐

者百數皆離席伏護獨東鄉正坐師古曰鄉讀曰嚮字謂邑曰公子貴如何

蘇林曰邑字公子也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姬同食

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

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也祖父遂字長子宣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

弈師古曰博六博弈圍碁也數負進師古曰進者曾體之財也謂博所賂也解在及宣帝即柱用

遂稍遷至太原太守趙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厚可

已償博進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

師古曰史皇孫名進而此語不識之語史家傳之書故有其字耳君寧達妻名也云妻知負博之

狀者著舊恩之深也

遂於是辭謝因曰事在元平元年赦令前其見厚如此元

帝時徵遂為京兆尹至廷尉遵少孤與張竦伯松俱為京兆史竦

博學通達已廉儉自守而遵放縱不拘操行雖異然相親友哀帝

之末俱著名字為後進冠

如滄曰為後進冠人主之冠首也

竝入公府公府掾史率皆羸

車小馬不上鮮明而遵獨極輿馬衣服之好門外車騎交錯又曰

出醉歸

師古曰言每日必出飲也

曹事數廢西曹已故事適之

師古曰案舊法令而罰之也適適曰議此下皆同侍

曹輒詣寺舍白遵曰陳卿今日已某事適遵曰滿百乃相聞故事

有百適者斥滿百西曹白請斥大司徒馬宮大儒優士又重遵

師古曰意謂西曹此人大度士奈何已小文責之迺舉遵能治三輔

曰優禮賢士而尤敬重尊

劇縣補郁夷令

師古曰右扶風之縣

久之與扶風相失

師古曰意不相得也

自免去槐里大

賊趙朋霍鴻等起遵為校尉擊朋鴻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列

侯近臣貴戚皆貴重之牧守當之官及郡國豪桀至京師者莫不

相因到遵門遵者酒師古曰音讀曰嗜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

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師古曰既關閉門又投車轄也而說者便欲改轄字爲館云門之館爲妄穿鑿耳館自主人所執何煩投井也嘗

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值其方飲刺史大窮候遵需醉時突入見遵

母師古曰需聲言其大醉也音竹占反叩頭自白當對尙書有期會狀母迺令從後閣出

去師古曰以其前門關閑故從後閣出之也遵大率常醉然事亦不廢長八尺餘長頭大鼻

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與人尺牘主皆藏去已爲

榮師古曰去亦藏也音呂反又音舉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師古曰懷來也謂招來而禮之

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門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

至而非因號其人曰陳驚坐云主莽素奇遵材在位多稱譽者繇

是起爲河南太守師古曰繇讀與由同既至官當遣從吏西召善書吏十人於

前治私書謝京師故人遵馮几師古曰馮讀曰憑口占書吏且省官事師古曰占讀曰

也口臨其辭以授書數百封親疏各有意河南大驚數月免初遵為河

南太守而弟級為荊州牧當之官俱過長安富人故淮陽王外家

左氏飲食作樂後司直陳崇聞之劾奏遵兄弟幸得蒙恩超等歷

位遵爵列侯備郡守級州牧奉使皆已舉直察枉宣揚聖化為職

不正身自慎始遵初除乘藩車入閭巷師古曰藩車車之有屏蔽者過寡婦左阿君

置酒誨謳遵起舞跳梁頓仆坐上暮因畱宿為侍婢扶臥遵知飲

酒飲宴有節師古曰宴食曰飲飲音於庶反禮不入寡婦之門而湛酒溷肴師古曰湛讀曰沈又音耽亂

男女之別輕辱爵位羞汙印鼓師古曰此鼓謂印之紐也惡不可忍聞臣請皆免遵

既免歸長安賓客愈盛飲食自若師古曰言自如其故久之復為九江及河內

都尉凡三為二千石而張竦亦至丹陽太守封淑德侯後俱免官

已列侯歸長安竦居貧無賓客時時好事者從之質疑問事論道

經書而已師古曰質正也而遵晝夜呼號師古曰呼音火故反車騎滿門酒肉相屬師古曰屬連續

也屬音之欲反先是黃門郎楊雄作酒箴曰諷諫成帝其文為酒客難法度

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師古曰眉井邊地若人目上之有眉處高

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纆徽一旦

車礙為裳所觸師古曰纆徽井索也車礙也裳井已瓶為發者也觸擊也言瓶忽礙不

說或以車為裳或音衛又以身提黃泉骨肉為泥師古曰提擲也擲入黃泉之中也提音徒計反自用如此

不如鴟夷師古曰鴟夷草囊以盛酒即今鴟夷膽也鴟夷滑稽腹如大壺師古曰滑稽圖轉從捨無窮之狀滑稽音稽音難盡

日盛酒人復借酤師古曰盡猶竟日也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師古曰天子屬車常載酒食故有鴟夷也屬音之欲反

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下類此遵大害之師古

曰喜好變也音許吏反常謂張竦吾與爾猶是矣足下諷誦經書苦身自約師古曰約

猶束也不敢差跌師古曰跌音徒結反而我放意自恣浮湛俗閒師古曰湛讀曰沈官爵功名

不減於子而差獨樂願不優邪師古曰願念也竦曰人各有性長短自裁子

欲為我亦不能吾而效子亦敗矣雖然學我者易持效子者難將

吾常道也及王莽敗二人俱客於池陽

師古曰左馮翊之縣也

竦為賊兵所殺

曰竦知有賊當去曾反支曰不去因為賊所殺桓譚曰為通人之蔽也

更始至長安大臣薦遵為大司馬護軍與

歸德侯劉颯俱使匈奴

鄧展曰颯音立

單于欲脅詘遵遵陳利害為言曲直

單于大奇之遣還會更始敗遵留朔方為賊所敗時醉見殺

原涉字巨先祖父武帝時巨豪桀自陽翟徙茂陵

師古曰陽翟潁川之縣也

涉父哀

帝時為南陽太守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賦斂送葬皆千萬

呂上妻子通其受之呂定產業時又少行三年喪者及涉父死讓

還南陽賻送行喪家廬三年絲是顯名京師禮畢扶風謁請為議

曹師古曰禮畢行喪終服也

衣冠慕之輻輳為大司徒史丹舉能治劇為谷口令

師古曰左

馮翊之縣今之雲陽谷口是其處也

時年二十餘谷口聞其名不言而治先是涉季父為

茂陵秦氏所殺涉居谷口半歲所自劾去官欲報仇谷口豪桀為

殺秦氏亡命歲餘逢赦出郡國諸豪及長安五陵諸為氣節者皆

歸慕之

師古曰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班固西都賦曰南望杜霸北眺五陵是知霸陵杜陵非此五陵之數也而說者以爲高祖以下至茂陵爲五陵失其本意

涉

遂傾身與相待人無賢不肖闐門

師古曰闐字與闐同音大千反

在所閭里盡滿客或

譏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脩品行喪推財禮讓爲名正

復讎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涉應曰子

獨不見家人寡婦邪始自約敕之時意迺慕宋伯姬及陳孝婦

師古

曰伯姬魯宣公女嫁於宋恭公卒伯姬寡居至景公時伯姬之宮夜火左右曰夫人少避火伯姬曰婦人之義保傅不具夜不下堂遂避於火而死陳孝婦者其夫嘗行戒屬婦曰幸有老母吾若不來汝善養吾母孝婦曰諾夫果死孝婦養姑愈固其父母將取嫁之孝婦固欲自殺不

幸壹爲盜賊所汙遂行淫失

師古曰淫失讀曰淡

知其非禮然不能自還吾猶

此矣

師古曰還讀曰淡

墓儉約非孝也迺大治起冢舍周閣重門初武帝時京兆尹曹氏

葬茂陵民謂其道爲京兆仵涉慕之迺買地開道立表署曰南陽

仵人不肯從謂之原氏仵費用皆卬富人長者

師古曰卬音牛向反

然身衣服

車馬纔具妻子內困專已振施貧窮赴人之急為務人嘗置酒請

涉涉入里門客有道涉所知母病避疾在里宅者師古曰在里涉即往

候叩門家哭涉因入弔問已喪事家無所有涉曰但絮婦除沐浴

待涉還至主人對賓客歎息曰人親臥地不收涉何心鄉此師古曰

向願徹去酒食賓客爭問所當得涉迺側席而坐師古曰禮有賓者側席

側削牘為疏師古曰牘木簡也疏音所慮反具記衣被棺木下至飯舍之物分付諸客

主人願受賜矣既其飲食涉獨不飽迺載棺物從賓客往至喪家

為棺斂勞俸畢師古曰勞俸謂慰賓客也棺音工喚反其周急待人如此

後人有毀涉者曰姦人之雄也喪家子即時刺殺言者賓客多犯

法臯過數上聞王莽數收繫欲殺輒復赦出之涉懼求為卿府掾

史欲已避客文母太后喪時守復土校尉蘇林曰文母太后元后也已為中郎后免

官涉欲上冢不欲會賓客密獨與故人期會涉單車毆上茂陵師古曰茂陵

日鼓與投暮入其里宅因自匿不見人遣奴至市買肉奴乘涉氣與

屠爭言斫傷屠者亡是時茂陵守令尹公師古曰守茂陵令未真爲之新視事涉未

謁也聞之大怒知涉名豪欲已示衆厲俗遣兩吏脅守涉至日中

奴不出吏欲便殺涉去涉迫窘不知所爲會涉所與期上冢者車

數十乘到皆諸豪也共說尹公尹公不聽諸豪則曰原巨先奴犯

法不得使肉袒自縛箭貫耳詣廷門謝舉於君威亦足矣尹公許

之涉如言謝復服遣去師古曰令涉如故舊衣服也復音扶目反初涉與新豐富人邴大伯爲

友大伯同母弟王游公素嫉涉時爲縣門下掾說尹公曰君已守

令辱原涉如是一旦真令至君復單車歸爲府吏涉刺客如雲殺

人皆不知主名可爲寒心涉治冢舍奢僭踰制舉惡暴著主土知

之今爲君計莫若墮壞涉冢舍條奏其舊惡師古曰墮毀也音火想反君必得真令

如此涉亦不敢怨矣尹公如其計葬果已爲真令涉繇此怨王游

公選賓客遣長子初從車二十乘劫王游公家游公母卽祁大伯

母也諸客見之皆拜傳曰無驚祁夫人遂殺游公父及子斷兩頭

師古曰殺游公及其父

涉性略似郭解外溫仁謙遜而內隱師古曰隱匿其情也好殺睚眦

於塵中獨死者甚多王莽末東方兵起諸王子弟多薦涉能得士

死可用莽迺召見責已辜惡赦貰師古曰貰謂寬其罪拜鎮戎大尹天水太守

涉至官無幾長安敗師古曰無幾言無多時也幾音居豈反郡縣諸假號起兵攻殺二千石

長吏已應漢諸假號素聞涉名爭問原尹何在拜謁之時莽州牧

使者依附涉者皆得活傳送致涉長安更始西屏將軍申屠建請

涉與相見大重之故茂陵令尹公壤涉家舍者爲建主簿涉本不

怨也涉從建所出尹公故遮拜涉謂曰易世矣宜勿復相怨涉曰

尹君何壹魚肉涉也師古曰言以涉爲魚肉不以人遇之涉用是怒使客刺殺主簿涉欲

亡去申屠建內恨恥之陽言吾欲與原巨先共鎮三輔豈曰一吏

易之哉賓客通言令涉自繫獄謝建詐之賓客車數十乘其送涉

至獄建遣吳道徽取涉於車上師古曰徽嬰也音王亮反送車分散馳遂斬涉縣之

長安市師古曰縣其音自哀平閒郡國處處有豪桀然莫足數其名聞州郡

者霸陵杜君敖池陽韓幼孺馬頌繡君賓西河漕中叔皆有謙退

之風師古曰馬頌北地之縣繡音省姓也漕音才到反中讀曰仲王莽居攝誅鉏豪俠名捕漕中叔不能

得師古曰指其名而捕之素善强弩將軍孫建莽疑建藏匿泛曰問建師古曰泛音呂常語問之不切

責也泛音敬劒反建曰臣名善之誅臣足已塞責莽性果賊無所容忍然重

建不竟問遂不得也中叔子少游復曰俠聞於世云

游俠傳第六十二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

漢書九十二

佞幸傳第六十三

漢書九十三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漢興佞幸寵臣高祖時則有籍孺孝惠有閼孺此兩人非有材能

但已婉媚貴幸

師古曰婉順也媚悅也

與上臥起公卿皆因關說

師古曰關說者言由之而納說亦如行者有

津關故孝惠時郎侍中皆冠駸駸貝帶

師古曰以駸駸毛羽飾冠海貝飾帶駸駸即

傅脂粉化閼籍之屬也兩人徙家安陵其後寵臣孝文時士人則

鄧通宦者則趙談北宮伯子

師古曰姓北宮伯子

孝武時士人則韓嫣

師古曰嫣音偃

者則李延年孝元時宦者則弘恭石顯孝成時士人則張放淳于

長孝哀時則有董賢孝景昭宣時皆無寵臣景帝唯有郎中令周

仁昭帝時駙馬都尉秭金賞

師古曰秭音丁護反

嗣父車騎將軍日磾爵爲

侯二人之寵取過庸不篤

師古曰庸過於常人耳不能大厚也

宣帝時侍中中郎將張彭

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研書及帝卽尊位彭祖已舊恩封陽都侯出

常參乘號為愛幸其人謹敕無所虧損師古曰敕整也為其小妻所毒薨國

除

鄧通蜀郡南安人也師古曰濯船能持濯行船也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之郎皆著黃帽因號曰黃

頭郎也濯讀曰

文帝嘗夢欲上天不能有一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

尻帶後穿師古曰衣尻帶後謂衣當尻上而居華帶之下處也

覺而之漸臺師古曰覺謂寢寐之寤也未央殿西

召夢中陰目求推者郎師古曰默而視之求所夢者

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

召問其名姓姓鄧名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

尊幸之日日

異通亦愿謹不好外交師古曰愿又音原

雖賜洗沐不欲出於是文帝賞

賜通鉅萬師古曰每賜鉅萬如

官至上大夫文帝時閒如通家游

戲

師古曰問謂投隙私行不公顯也如往也

然通無他伎能不能有所薦達獨自謹身已媚上

而已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

貧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師古曰嚴道屬蜀郡縣有嚴夷曰道

鄧氏錢布天下

其富如此文帝嘗病癰鄧通常爲上嗽吮之師古曰嗽音山角反吮音自亮反上不樂

從容問曰天下誰最愛我者乎通曰宜莫若太子太子入問疾上

使太子齕癰師古曰齕齕也齕出其膿血齕音仕客反太子嗽癰而色難之已而聞通嘗爲上

齕太子慙繇是心恨通師古曰繇讀與由同其下類此及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

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徼外鑄錢師古曰徼猶塞也東北謂之塞西南謂之徼塞者以鄧襄爲名徼者取徼遮之義也徼音工鈞

反下吏驗問頗有遂師古曰遂成也成其罪狀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尙負責數鉅萬

張晏曰顧人未銅鑄錢未還庸直而會沒入故也師古曰此說非也積其前後所犯合沒官者數多除其見在財物以外尙有負官數鉅萬故云吏輒隨沒入之耳非負顧庸之私直長公

主賜鄧通師古曰卽館陶長公主文帝之女也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身於是長公

主乃令假衣食師古曰使假貸而私爲償之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公主給其衣食也而號云假借之耳非通有有也恐吏沒入故託云然此所謂不得名一錢竟

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趙談者巨星氣幸北宮伯子長者愛人故親近然皆不比鄧通

韓嫣字王孫弓高侯積當之孫也武帝爲膠東王時嫣與上學書

相愛及上為太子愈益親嬬嬬善騎射聰慧上即位欲事伐胡而

嬬先習兵

師古曰言舊自便習

呂故益尊貴官至上大夫賞賜擬鄧通師古曰擬此也始

時嬬常與上共臥起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趣通

未行

師古曰已罷禮止行人說而天子未出也

先使嬬乘副車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

見呂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

師古曰辟去其從者而身獨伏謁也辟音闕

嬬驅不見既過江

都王怒為皇太后泣請得歸國

師古曰還爵封於天子也

入宿衛比韓嬬太后繇此

銜嬬嬬侍出入永巷不禁

師古曰言上恣其出入也

呂姦聞皇太后太后怒使使賜

嬬死上為謝終不能得嬬遂死嬬弟說亦愛幸

師古曰說讀曰悅

呂軍功封

案道侯巫蠱時為戾太子所殺子增封龍雛侯

師古曰雛字或作額

大司馬車

騎將軍自有傳

師古曰在韓信傳末

李延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

師古曰樂人也

延年坐法腐刑給

事狗監中

師古曰掌天子之狗於其中供事也

女弟得幸於上號李夫人列外戚傳延年

謦歌爲新變聲是時上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

詩頌延年輒承意弦歌所造詩爲之新聲曲而李夫人產昌邑王

延年繇是貴爲協律都尉佩二千石印綬而與上臥起其愛幸埒

韓嫣師古曰埒等齊久之延年弟季與中人亂出入驕恣及李夫人卒後其

愛弛師古曰弛解也音式蘭反上遂誅延年兄弟宗族是後寵臣大氏外戚之家也

師古曰氏歸也音丁禮反衛青霍去病皆愛幸然亦已功能自進

石顯字君房濟南人弘恭沛人也皆少坐法腐刑爲中黃門已選

爲中尙書宣帝時任中書官恭明習法令故事善爲請奏能稱其

職恭爲令顯爲僕射元帝卽位數年恭死顯代爲中書令是時元

帝被疾不親政事方隆好於音樂已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師古曰少將阿

之親無婚姻之家也精專可信任遂委已政事無小大因顯白決貴幸傾朝百

僚皆敬事顯顯爲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

呂中傷人

師古曰詭也詭道之

忤恨睚眦輒被已危法

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初元中前將軍

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宗正劉更生皆給事中望之領尚書事

知顯專權邪辟

師古曰辟讀曰僻

建白已爲尚書百官之本國家樞機

師古曰立此議而白之

宜已通明公正處之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

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

師古曰禮刑人不

元帝不聽繇是大與顯忤後

皆害焉望之自殺堪更生廢錮不得復進用語在望之傳後太中

大夫張猛魏郡太守京房御史中丞陳咸待詔賈捐之皆嘗奏封

事或召見言顯短顯求索其臯房捐之棄市猛自殺於公車咸抵

臯髡爲城旦及鄭令蘇建得顯私書奏之後已它事論死自是公

卿已下畏顯重足一迹

師古曰言極恐懼不敢自寬縱

顯與中書僕射

牢梁少府五鹿

充宗結爲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

師古曰倚依也音綺反

民歌之曰牢邪石邪

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若邪

師古曰累累音力追反若長貌

言其兼官據執也

顯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女又爲昭儀在內顯心欲

附之薦言昭儀兄謁者逡

師古曰逡音千旬反

修敕宣侍帷幄

師古曰敕整也

天子召見

欲已爲侍中逡請閒言事上聞逡言顯

顯權

師古曰顯與專同其下類此

天子大怒

罷逡歸郎官其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舉逡兄大鴻臚野王行能

第一天子已問顯曰九卿無出野王者然野王親昭儀兄臣恐

後世必已陛下度越衆賢

師古曰度過也

私後宮親已爲三公上曰善吾不

見是

師古曰言不見此理

迺下詔嘉美野王廢而不用語在野王傳顯內自知

師古曰見音丑竟反

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耳目有已聞已

師古曰見音丑竟反

迺時歸誠取一信已爲驗顯嘗使至諸官有所徵發顯先自白恐

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

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之笑已其書示顯顯

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已事

師古曰過猶誤也屬委也屬音之欲反

羣下無不嫉妬欲

陷害臣者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已一

軀稱快萬衆

師古曰稱音尺孕反

任天下之怨

師古曰任猶當也

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宮掃

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

師古曰財與裁同

臣此全活小臣天子已

爲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嘗一萬萬

師古曰賂遺謂百官

羣下所遺也善讀與贊同

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望之當世名儒

顯恐天下學士姍已

師古曰姍古訕字訕謗也音所謙反

病之是時明經著節士瑯邪貢

禹爲諫大夫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顯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

御史大夫禮事之甚備議者於是稱顯已爲不妬譖望之矣顯之

設變詐已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此類也元帝晚節寢疾

師古曰晚節猶言末時也

定陶恭王愛幸顯擁祐太子頗有力元帝崩成帝初卽位遷顯爲

長信中太僕秩中二千石顯失倚離權數月丞相御史條奏顯舊

惡及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滿不食道病

死師古曰滿讀曰惡音悶

諸所交結呂顯為官皆廢罷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

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為鴈門都尉長安謠曰伊徙鴈鹿徙菟去牢

與陳實無賈

師古曰賈讀曰價

淳于長字子孺魏郡元城人也少呂太后姊子為黃門郎未進幸

會大將軍王鳳病長侍病晨夜扶丞左右甚有甥舅之恩鳳且終

呂長屬託太后及帝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帝嘉長義拜為列校尉諸曹遷水衡

都尉侍中至衛尉九卿久之趙飛燕貴幸上欲立呂為皇后太后

呂其所出微難之長主往來通語東宮

師古曰主猶專

歲餘趙皇后得立上

甚德之迺追顯長前功下詔曰前將作大匠解萬年奏請營作昌

陵罷弊海內

師古曰罷讀曰疲

侍中衛尉長數白宜止徙家反故處

師古曰徙人置邑徙人

以責之長奏令止所徙之家各還本處

朕呂長言下公卿議者皆合長計首建至策民呂康

寧

師古曰寧康安也

其賜長爵關內侯後遂封為定陵侯大見信用貴傾公卿

外交諸侯牧守賂遺賞賜亦橐鉅萬師古曰橐古累字也其下亦同多畜妻妾淫於聲

色不奉法度初許皇后坐執左道廢處長定宮而后姉嬪為龍顏思

侯夫人晉灼曰嬪音靡寡居長與嬪私通因取為小妻許后因嬪賂遺長欲

求復為婕妤長受許后金錢乘與服御物前後千餘萬詐許為白

上立呂為左皇后嬪每入長定宮輒與嬪書戲侮許后嫚易無不

言師古曰嫚褻汙也易輕也易音弋政反交通書記賂遺連年是時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

司馬票騎將軍輔政數歲久病數乞骸骨長呂外親居九卿位次

第當代根根兄子新都侯王莽心害長寵私間長取許嬪受長定

宮賂遺莽侍曲陽侯疾因言長見將軍久病意喜自己當代輔政

至對衣冠議語署置師古曰自謂當輔政故豫言某人為某官某人為某事具言其臯過根怒曰即如

是何不白也莽曰未知將軍意故未敢言根曰趣白東宮師古曰趣讀曰促

莽求見太后具言長驕佚師古曰佚讀與逸同欲代曲陽侯對莽母上車師古曰莽母於

長舅之妻也上車當於異處便於前上言不敬私與長定貴人姊通受取其衣物太后亦怒曰兒

至如此往白之帝莽白上上迺免長官遣就國初長爲侍中奉兩

宮使親密師古曰言爲使者傳言語於太后及帝欲立趙飛燕之類紅陽侯立獨不得爲大司馬輔政立

自疑爲長毀譖常怨毒長上知之及長當就國也立嗣子融從長

請車騎師古曰謂子謂嫡長子當爲嗣者也長曰珍寶因融重遺立立因爲長言於是天

子疑焉下有司案驗吏捕融立令融自殺曰滅口上愈疑其有大

姦遂逮長繫洛陽詔獄窮治長具服戲侮長定宮師古曰母古母字謀立左

皇后舉至大逆死獄中妻子當坐者徙合浦母若歸故郡師古曰若者其母名

紅陽侯立就國將軍卿大夫郡守坐長免罷者數十人莽遂代根

爲大司馬久之還長母及子酺於長安師古曰酺音蒲後酺有罪莽復殺之

徙其家屬故郡始長曰外親親近師古曰親近謂近幸於天子近音其斷反其愛幸不及富平

侯張放放常與上臥起俱爲微行出入

董賢字聖卿雲陽人也父恭為御史任賢為太子舍人哀帝立賢

隨太子官為郎師古曰東宮官屬隨例遷也二歲餘賢傳漏在殿下師古曰傳漏秦時刻為人美

麗自喜師古曰喜音許吏反哀帝望見說其儀貌師古曰說讀曰悅識而問之曰是舍人

董賢邪因引上與語拜為黃門郎繇是始幸問及其父為雲中候

即日徵為霸陵令遷光祿大夫賢寵愛日甚為駙馬都尉侍中出

則參乘入御左右旬月間賞賜綦鉅萬貴震朝廷常與上臥起嘗

晝寢偏藉上裊師古曰藉謂身臥其上也裊古袖字上欲起賢未覺師古曰覺寐之寢也音工効反不欲動賢

迺斷裊而起其恩愛至此賢亦性柔和便辟善為媚已自固每賜

洗沐不肯出嘗留中視醫藥上已賢難歸詔令賢妻得通引籍殿

中止賢廬師古曰廬謂殿中所宿止處也若吏妻子居官寺舍又詔賢女弟已為昭儀

位次皇后更名其舍為椒風已配椒房云師古曰皇后殿稱椒房欲配其名故曰椒風昭儀及

賢與妻旦夕上下竝侍左右賞賜昭儀及賢妻亦各千萬數遷賢

父爲少府賜爵關內侯食邑復徙爲衛尉又已賢妻父爲將作大

匠弟爲執金吾詔將作大匠爲賢起大第北闕下重殿洞門

師古曰重殿謂

有前後殿洞門謂門門相當也皆借天子之制度者也

木工之功窮極技巧柱檻衣已綈錦

師古曰檻謂軒關之板也綈厚

繒也音徒奚反

下至賢家僮僕皆受上賜及武庫禁兵上方珍寶其選物上

弟盡在董氏而乘輿所服迺其副也及至東園祕器珠襦玉柙豫

已賜賢無不備具

師古曰東園署名也漢書儀云東園祕器作棺梓素木長二丈崇廣四尺珠襦以珠爲襦如縵狀連縫之以黃金爲縵要已下玉爲柙至足亦

縫以黃金爲縵

又令將作爲賢起冢塋義陵旁內爲便房剛柏題湊

孟康曰堅剛之柏也

師古曰題湊解在霍光傳

外爲徽道周垣數里門闕罕息甚盛上欲侯賢而未有緣

會待詔孫寵息夫躬等告東平王雲后謁祠祀祝詛

師古曰謁者后之名

下有

司治皆伏其辜上於是令躬寵爲因賢告東平事者迺已其功下

詔封賢爲高安侯躬宜陵侯寵方陽侯食邑各千戶頃之復益封

賢二千戶丞相王嘉內疑東平事冤甚惡躬等數諫爭已賢爲亂

國制度嘉竟坐言事下獄死上初卽位祖母傳太后母丁太后皆

在兩家先貴傳太后從弟喜先爲大司馬輔政數諫失太后指免

官上舅丁明代爲大司馬亦任職頗害賢寵及丞相王嘉死明甚

憐之上竊重賢欲極其位師古曰而恨明如此遂冊免明日前東平

王雲貪欲上位祠祭祀詛雲后舅伍宏已鑒待詔與校祕書郎楊

閎結謀反逆禍甚迫切賴宗廟神靈董賢等已聞咸伏其辜將軍

從弟侍中奉車都尉吳族父左曹屯騎校尉宣皆知宏及栩丹諸

侯王后親師古曰而宣除用丹爲御屬吳與宏交通師古曰善數稱薦

宏宏已附吳得興其惡心因醫技進幾危社稷師古曰朕已恭皇

后故不忍有云師古曰將軍位尊任重旣不能明威立義折

消未萌師古曰又不深疾雲宏之惡而懷非君上阿爲宣吳師古

反痛恨雲等揚言爲羣下所冤又親見言伍宏善醫死可

曰以君上爲非懷此心也

惜也

師古曰見天子也

賢等獲封極幸嫉妒忠良非毀有功於戲傷哉

師古曰於讀曰

鳥戲讀曰呼

蓋君親無將將而誅之

師古曰將謂將為逆亂也

是已季友鵠叔牙春秋賢之

趙盾不討賊謂之弑君

師古曰季友鵠叔牙春秋賢之疾叔牙欲立其同母兄慶父故季友使鵠季鵠之公羊傳曰季

子殺兄何善爾諫不得避兄弟君臣之義也趙盾謂大夫趙盾宣子也靈公欲殺之宣子將出奔而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宣子未出山而復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宣子曰不然曰子為正卿亡不越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朕閱將軍陷于重刑故已書飭

師古曰

將軍遂非不改復與丞相嘉相比

師古曰此謂比周也音類寢反

令嘉有依得已

罔上有司致法將軍請獄治朕惟噬膚之恩未忍

孟康曰易曰噬膚滅鼻噬食也膚膏也喻爵祿

恩澤加之不忍誅也師古曰孟說非也易噬膚卦九二爻辭曰噬膚滅鼻噬膚言言自齧其肌膚謂云為明是恭后之親有肌膚之愛是以不忍加法故引噬膚之言也其上票騎

將軍印綬罷歸就第遂已賢代明為大司馬衛將軍冊曰朕承天

序惟稽古建爾于公已為漢輔往悉爾心統辟元戎

師古曰悉盡也統領也辟君也元戎

大衆也言為元戎之主而統之也辟音必亦反

折衝綏遠匡正庶事允執其中天下之衆受制於

朕以將為命已兵為威可不慎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是時賢年二十二雖為

三公常給事中領尚書百官因賢奏事以父恭不宜在卿位徙爲

光祿大夫秩中二千石弟寬信代賢爲駙馬都尉董氏親屬皆侍

中諸曹奉朝請寵在丁傅之右矣細志曰古上也明年匈奴單于來朝宴見

羣臣在前單于怪賢年少以問譯師古曰傳語之人也上令譯報曰大司馬年

少以大賢居位單于迺起拜賀漢得賢臣初丞相孔光爲御史大

夫時賢父恭爲御史事光及賢爲大司馬與光竝爲三公上故令

賢私過光光雅恭敬知上欲尊寵賢及聞賢當來也光警戒衣冠

出門待望見賢車迺却入賢至中門光入閣既下車迺出拜謁送

迎甚謹不敢以賓客均敵之禮賢歸上聞之喜立拜光兩兄子爲

諫大夫常侍賢繇是權與人主侔矣師古曰侔等也是時成帝外家王氏衰

廢唯平阿侯譚子去疾哀帝爲太子時爲庶子得幸及卽位爲侍

中騎都尉上召王氏亡在位者遂用舊恩親近去疾復進其弟閎

爲中常侍閼妻父蕭咸前將軍望之子也久爲郡守病免爲中郎
將兄弟並列賢父恭慕之欲與結婚姻閼爲賢弟駙馬都尉寬信
求咸女爲婦咸惶恐不敢當私謂閼曰董公爲大司馬冊文言允
執其中此迺堯禪舜之文非公故事長老見者莫不心懼此豈
家人子所能堪邪師古曰家人猶言庶人也蓋咸自謂閼性有知略聞咸言心亦悟迺還
報恭深達咸自謙薄之意恭歎曰我家何用負天下而爲人所畏
如是意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後上置酒麒麟殿師古曰在未央宮賢父子親屬宴飲
王閼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側上有酒所師古曰言猶在體中從容視賢笑師古
日從音千容反曰吾欲法堯禪舜何如閼進曰天下迺高皇帝天下非陛下
之有也陛下承宗廟當傳子孫於亡窮統業至重天子亡戲言上
默然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左右皆恐於是遣閼出後不得復侍宴賢第新
成功堅師古曰言盡功力而作之極堅牢也功字或作攻政治也言作治之意堅牢其外大門無故自壞賢心惡之

後數月哀帝崩太皇太后召大司馬賢引見東箱問已喪事調度

賢內憂不能對免冠謝太后曰新都侯莽前已大司馬奉送先帝

大行曉習故事吾令莽佐君賢頓首幸甚太后遣使者召莽既至

已太后指使尚書劾賢帝病不親醫藥禁止賢不得入出宮殿司

馬中賢不知所爲詣闕免冠徒跣謝莽使謁者已太后詔即闕下

冊賢師古曰冊就也曰閒者已來陰陽不調蓄害竝臻師古曰舊元元蒙辜師古曰蒙

也夫三公鼎足之輔也高安侯賢未更事理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爲大司馬不

合衆心非所已折衝綏遠也其收大司馬印綬罷歸第即日賢與

妻皆自殺家惶恐夜葬疑其詐死有司奏請發賢棺至獄診視

棺師古曰謂發冢取其棺也音軫葬復風大司徒光奏賢師古曰風讀白誣光孔光也質性巧佞翼姦

已獲封侯師古曰翼進也父子專朝兄弟竝寵多受賞賜治第宅造冢壙放

效無極不異王制師古曰放依也音甫注反費已萬萬計國家爲空虛父子驕蹇至

不爲使者禮

師古曰言不敬天子之使

受賜不拜羣惡暴著賢自殺伏辜死後父恭

等不悔過乃復

已沙畫棺

師古曰以沙塗棺之而又彫畫也

四時之色左蒼龍右白虎

上著金銀日月玉衣珠璧已棺

師古曰以此物棺致也棺音工喚反

至尊無已加恭等幸

得免於誅不宜在中土臣請收沒入財物縣官諸已賢爲官者皆

免父恭弟寬信與家屬徙合浦毋別歸故郡鉅鹿長安中小民謹

謹鄉其弟哭幾獲盜之

師古曰陽往哭之賢欲竊盜也鄉讀曰嚮幾讀曰冀

縣官斥賣董氏財凡四

十三萬萬賢既見發羸診其尸

師古曰羸露形也音郎果反

因埋獄中賢所厚吏沛

朱詡自劾去大司馬府買棺衣收賢尸葬之王莽聞之大怒已

它臯擊殺詡詡子浮建武中貴顯至大司馬司空封侯而王閔王

莽時爲牧守所居見紀莽敗迺去官世祖下詔曰武王克殷表商

容之間

師古曰商容殷賢人

閔修善謹救兵起吏民獨不爭其頭首今已閔子

補吏至墨綬卒官蕭咸外孫云

贊曰柔曼之傾意

師古曰曼澤也言其質柔而色理光澤也

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觀藉

閔鄧韓之徒非一

而董賢之寵尤盛

師古曰言本不以德進緣讀與由同

父子竝為公卿可謂貴重人

臣無二矣然進不繇道

師古曰言本不以德進緣讀與由同

位過其任莫能有終所謂愛

之適足已害之者也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哀平之際國多費

矣

師古曰費謂間隙也

主疾無嗣弄臣為輔鼎足不彊棟幹微撓

師古曰撓弱也音安教反

一朝

帝崩姦臣擅命董賢縊死丁傅流放幸及母后奪位幽廢

師古曰謂廢皇太后趙氏

為孝成皇后退居北宮哀皇后傅氏退居桂宮

咎在親便嬖所任非仁賢故仲尼著損者三友

師古曰

曰論語稱孔子曰損者三友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王者不私人已官殆為此也

師古曰殆近也

佞幸傳第六十三

終

金陵蕭同所

汲古閣本

漢書九十三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漢書九十四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匈奴其先夏后氏之苗裔曰淳維師古曰以殷時始奔北邊唐虞已上有山戎獫狁

薰粥師古曰皆匈奴別號居于北邊隨草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

牛羊其奇畜則橐佗驢羸馱騊駼驘驘師古曰橐佗言能負橐囊而獸物也

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常居耕田日而起其母駒駝馬類也生北海驛奚聖驛類也佗音徒何反馱音決馱音提駒音桃駝音都驛音類

之業然亦各有分地師古曰分音扶問反其下亦同無文書言語為約束兒能騎羊

引弓射鳥鼠師古曰言其幼小則能射少長則射狐兔師古曰少長言漸大肉食師古曰言無米粟唯食肉士力能

彎弓盡為甲騎其俗寬則隨畜田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

已侵伐師古曰人皆習之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師古曰鋌鐵把小矛也音蟬

利則進不利則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禮義自君王已下咸

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壯者食肥美老者飲食其餘貴壯健賤

老弱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諱而無

字夏道衰而公劉失其稷官變于西戎師古曰公劉后稷之曾孫也變化也謂行化於其俗邑于豳師古

曰即今之豳州是其地也其後三百有餘歲戎狄攻大王亶父師古曰自公劉至亶父凡九君也父讀曰甫亶父

亡走于岐下師古曰岐山之下邠人悉從亶父而邑焉作周師古曰始作周國也其後百有

餘歲周西伯昌伐吠夷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也吠音工犬反吠夷即吠戎也又曰昆夷是字或作混又作緄二字並音工本反昆緄吠聲相近耳亦

曰犬戎也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二牝牡是為犬戎許氏說文解字曰赤狄本犬種也故字從犬後十有餘年武

王伐紂而營雒邑復居于鄆鎬放逐戎夷涇洛之北師古曰此洛即漆沮水也本出上郡

離陰秦冒山而東南入于渭呂時入貢名曰荒服其後二百有餘年周道衰而周穆

王伐畎戎師古曰穆王成王孫康王子也得四白狼四白鹿呂歸自是之後荒服不至

於是作呂刑之辟師古曰即尚書呂刑篇是也辟法也音闕至穆王之孫懿王時王室遂衰戎

狄交侵暴虐中國中國被其苦詩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

玁允之故豈不日戒玁允孔棘師古曰小雅采芣之詩也孔甚也棘急也言征伐踰時靡有室家夫婦之道者以有玁允之難故也豈不

日日相警戒乎檢允之難甚急至懿王曾孫宣王興師命將已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

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師古曰小雅六月之詩也薄伐言逐出之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師古曰小雅出車之詩也

彭彭盛也朔方北方也言獫狁既去北方安靜乃築城以守是時四夷賓服稱為中興至于幽王用寵姬

褒姒之故與申后有隙師古曰幽王宣王之子申侯怒而與吠戎共攻殺幽王于

麗山之下師古曰麗讀曰麗遂取周之地鹵獲而居于涇渭之間侵暴中國

秦襄公救周於是周平王去酆鎬而東徙于維師古曰平王邑幽王之子當時秦

襄公伐戎至郊師古曰郊古岐字始列為諸侯後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

而伐齊齊釐公與戰于齊郊師古曰釐讀曰僖後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

告急齊齊桓公北伐山戎走後二十餘年而戎翟至維蘇林曰汜音凡今潁川襄城是也邑師古曰以襄王嘗處之因號襄城初

周襄王師古曰襄王惠王之子襄王出奔于鄭之汜邑蘇林曰汜音凡今潁川襄城是也初

襄王欲伐鄭故取翟女為后與翟其伐鄭已而黜翟后翟后怨而

襄王繼母曰惠后有子帶欲立之於是惠后與翟后子帶為內應

開戎翟戎翟呂故得入破逐襄王而立子帶為王於是戎翟或居

於陸渾

師古曰今伊闕南陸渾山川是其地

東至于衛侵盜尤甚周襄王既居外四年迺

使使告急於晉晉文公初立欲修霸業迺興師伐戎翟誅子帶迎

內襄王于洛邑當是時秦晉為強國晉文公攘戎翟居于西河圖

洛之間

晉灼曰圖音騰三倉作固地理志圖水出上郡白土縣西東流入河師古曰圖水即今銀州銀水是也書本作圖晉說是也後轉寫者誤為圖耳洛水亦謂漆沮

號

曰赤翟白翟

師古曰春秋所書晉師滅赤狄潞氏卻缺獲白狄子者

而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國服於

秦故隴呂西有繇諸畎戎狄獫之戎

師古曰皆在天水界即隴諸道及鉅道是也鉅音完

在岐梁涇

漆之北有義渠大荔烏氏朐衍之戎

師古曰北漆水在新平漆音隸氏音支胸音許干反

而晉北有

林胡樓煩之戎燕北有東胡山戎

服虔曰烏桓之先也後為鮮卑

各分散谿谷自有君

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壹自是之後百有餘年晉悼

公使魏絳和戎翟戎翟朝晉後百有餘年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

并代呂臨胡貉

師古曰貉音莫伯反

後與韓魏共滅知伯分晉地而有之則趙

有代句注已北而魏有西河上郡已與戎界邊其後義渠之戎築

城郭已自守而秦稍蠶食之至於惠王遂拔義渠二十五城惠王

伐魏魏盡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時義渠戎王與宣太后亂

有二子師古曰即昭王母也宣太后詐而殺義渠戎王於甘泉遂起兵伐滅義

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已距胡而趙武靈王亦變俗

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師古曰並音步浪反

高闕解在衛青集案傳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有賢將秦開為質於胡胡甚

信之歸而襲破東胡卻千餘里師古曰卻退也音上略反與荆軻刺秦王秦舞陽者

開之孫也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師古曰造陽地名在上谷界襄平即遼東所治也置上谷

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已距胡當是時冠帶戰國七而三國邊

於匈奴如酒曰燕趙秦其後趙將李牧時匈奴不敢入趙邊後秦滅六國而

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

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戍已充之

師古曰適讀曰適有罪謫合徙戍者今徙居之

而通直道自九

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

師古曰繕補也

起臨洮至遼東萬

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

師古曰北假地名

當是時東胡強而月氏盛

師古曰匈奴

匈奴單于曰頭曼

師古曰曼音莫交反

頭曼不勝秦北徙十有餘年而蒙恬

死諸侯畔秦中國擾亂諸秦所徙適邊者皆復去

師古曰適音譌

於是匈奴

得寬復稍度河南與中國界於故塞單于有太子名曰冒頓後有

愛閼氏生少子

師古曰閼氏匈奴皇后號也閼音於連反氏音支

頭曼欲廢冒頓而立少子迺使

冒頓質於月氏冒頓既質而頭曼急擊月氏月氏欲殺冒頓冒頓

盜其善馬騎亡歸頭曼已為壯令將萬騎冒頓迺作鳴鏑

應劭曰鏑箭也師古

日騎音嫡儀音呼交反

習勒其騎射

師古曰勒其所部騎善習射也

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行

獵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輒斬之已而冒頓自射善馬左右

或莫敢射冒頓立斬之居頃之復自射其愛妻左右或頗

恐不敢射復斬之頃之冒頓出獵弓鳴鏑射單于善馬左右皆射
之於是冒頓知其左右可用從其父單于頭曼獵弓鳴鏑射頭曼
其左右皆隨鳴鏑而射殺頭曼盡誅其後母與弟及大臣不聽從
者於是冒頓自立爲單于冒頓旣立時東胡強聞冒頓殺父自立
迺使使謂冒頓曰欲得頭曼時號千里馬冒頓問羣臣羣臣皆曰
此匈奴寶馬也勿予冒頓曰奈何與人鄰國愛一馬乎遂與之頃
之東胡已爲冒頓畏之使使謂冒頓曰欲得單于一闕氏冒頓復
問左右左右皆怒曰東胡無道迺求闕氏請擊之冒頓曰奈何與
人鄰國愛一女子乎遂取所愛闕氏予東胡東胡王愈驕西侵與
匈奴中間有棄地莫居千餘里各居其邊爲甌脫服虔曰甌脫作土室以
何也師古曰境上候望東胡使使謂冒頓曰匈奴所與我界甌脫外棄地

之處若今之伏術處也
甌音一侯反脫音土活度

匈奴不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頓問羣臣或曰此棄地予之於是冒

頓大怒曰地者國之本也奈何予人諸言與者皆斬之冒頓止馬

令國中有後者斬遂東襲擊東胡東胡初輕冒頓不為備及冒頓

已兵至大破滅東胡王虜其民眾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

煩白羊河南王師古曰三王之居在河南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

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師古曰朝那屬安定膚施屬上郡遂侵燕代是時漢方與項

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師古曰罷讀曰疲已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

餘萬師古曰控引也控弦言能引弓者自淳維已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

離尚矣師古曰尚久遠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

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信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孛

鞬氏師古曰孛音力全反鞬音丁奚反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蘇林曰撐音掌距之匈奴

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

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師古曰谷音鹿蠡音盧奚反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

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呂太子爲左屠耆王

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

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

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呂東師古曰直當也其下亦同

也接穢貉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呂西接氏羌而單于庭直

代雲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大國左

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師古曰裨也

音類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師古曰且音子餘反今之沮渠姓蓋本因此官歲正月諸長小會單

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蹕林課校

人畜計服虔曰蹕音帶匈奴秋社八月中也皆會祭處也師古曰蹕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擊柳枝聚騎蹕遶三周適止此其遺法計若人畜之數

其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罪小者軋服虔曰刃刻其面也如淳曰軋軋杖也師

古曰二說皆非也軋謂軋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蹶者也軋音於黠反軋音安展反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

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

師古曰左者以左為尊

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裳而無封樹喪服近幸

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

師古曰或數十人或百人

舉事常隨月盛壯已攻戰月

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已予之得人

已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

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

善為誘兵已包敵

師古

曰可義取之

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輿死者盡

得死者家財後北服渾窳屈射了零隔昆龍新羣之國

師古曰五小國也渾音胡昆反

窳音戈主反羣音犁

於是匈奴貴人大臣皆服已冒頓為賢是時漢初定徙韓

王信於代都馬邑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

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會冬大寒雨

雪

師古曰雨音于具反

卒之墮指者十二三於是冒頓陽敗走誘漢兵漢兵逐

擊冒頓冒頓匿其精兵見其羸弱於是漢悉兵多步兵三十二萬

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

高帝於白登七日

師古曰白登在平城東南去平城十餘里

漢兵中外不得相救餉匈奴騎其

西方盡白東方盡駝北方盡驪南方盡騂馬

師古曰騂青馬也驪深黑騂赤馬也駝音危騂音先變長

高

帝迺使使閒厚遺閼氏

師古曰求閒閼氏私遺之

閼氏迺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

得漢地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有神單于察之冒頓與韓信將

王黃趙利期而兵久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迺開圍

一角於是高皇帝令士皆持滿傳矢外鄉從解角直出

師古曰傳讀曰附鄉讀曰胡言

滿引弓弩注矢外捍從解圍之隅直角以出去

得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去漢亦引兵罷使劉

敬結和親之約是後韓信爲匈奴將及趙利王黃等數背約侵盜

代鴈門雲中居無幾何陳豨反

師古曰無幾何言無多時也豨音居豈反

與韓信合謀擊代

漢使樊噲往擊之復收代鴈門雲中郡縣不出塞是時匈奴呂漢

將數率衆往降

師古曰卽謂韓信陳豨之屬耳

故冒頓常往來侵盜代地於是高祖患

之迺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爲單于闕氏

師古曰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

歲奉匈奴

絮繒酒食物各有數約爲兄弟呂和親冒頓迺少止後燕王盧綰

復反率其黨且萬人降匈奴往來苦上谷呂東終高祖世孝惠高

后時冒頓寢驕

師古曰寢漸也

迺爲書使使遺高后曰孤僂之君

如淳曰僂仆也猶言不能自立

也師古曰僂音方問反

生於沮澤之中

師古曰沮浸淫之地音子豫反

長於平野牛馬之域數至邊境

願遊中國陛下獨立孤僂獨居兩主不樂無呂自虞

師古曰虞與娛同

願呂

所有易其所無高后大怒召丞相平及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

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問季布布曰噲

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時匈奴圍高

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

不能鼓弩

師古曰鼓張也音工豆反

今歌墜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

師古曰墜古吟字喪創也甫始也痍音夷

而

噲欲搖動天下妄言呂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

師古曰謾欺誑也音慢又音莫連反

且夷

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太謁

者張澤報書曰單于不忘弊邑賜之臣書弊邑恐懼退日自圖師古曰圖

謀也年老氣衰髮齒墮落行步失度單于過聽不足臣自汗師古曰汗過誤也弊

邑無罪宜在見赦竊有御車二乘馬二駟臣奉常駕冒頓得書復

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

孝文卽位復修和親其三年夏匈奴右賢王入居河南地爲寇於

是文帝下詔曰漢與匈奴約爲昆弟無侵害邊境所已輸遺匈奴

甚厚今右賢王離其國將眾居河南地非常故師古曰言異於常非舊事往來入塞

捕殺吏卒毆侵上郡保塞蠻夷令不得居其故師古曰毆與驅同保塞蠻夷謂本來屬漢而居邊塞自保

守陵轢邊吏入盜甚驚無道師古曰轢音來各反驚與傲同非約也其發邊吏車騎八

萬詣高奴師古曰上郡之縣也遣丞相灌嬰將擊右賢王右賢王走出塞文帝

幸太原是時濟北王反文帝歸罷丞相擊胡之兵其明年單于遣

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前時皇帝言和親事

稱書意合驩師古曰稱副也言與所遇書意相副而其結驩親漢邊吏侵侮右賢王右賢王不請

師古曰不告單于也聽後義盧侯難支等計與漢吏相恨絕二主之約離昆弟

之親皇帝讓書再至發使臣書報不來漢使不至師古曰讓書有責讓之言也謂匈奴再得漢書

而發使將書以報漢漢謂其要不得來還而漢又更不發使至匈奴也漢臣其故不和隣國不附今臣少吏之敗

約師古曰少吏猶言小吏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臣天之福吏卒良

馬力強臣滅夷月氏師古曰夷平也盡斬殺降下定之樓蘭烏孫呼揭及其

旁二十六國皆已為匈奴師古曰皆人匈奴國也揭音上列反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北

州已定願寢兵休士養馬除前事復故約師古曰復音扶目反臣安邊民已應

古始使少者得成其長者得安其處世世平樂求得皇帝之志

故使郎中係盧淺奉書請師古曰盧音火姑反獻橐佗一騎馬二駕二駟師古曰駟為騎也駕可駕車也二駟八匹皇帝即不欲匈奴近塞則且詔吏民遠舍師古曰舍居止也使者

為騎也駕可駕車也二駟八匹

至卽遣之六月中來至新望之地

服虔曰漢界上塞下之地

書至漢議擊與和親孰

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

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孝文前六年遣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

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虜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

已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

兄弟所已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

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

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袷綺衣長

襦錦袍各一

師古曰服者言天子自所服也給者衣無絮也繡袷綺衣以繡爲表綺爲裏也給音工治反

比疎

一師古曰髮髮之飭也以金爲之比音頻疎

反疎字

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毗

一名也東胡好服之師古曰犀毗胡帶之鉤也亦

或作余

鮮卑亦謂師比總一物也語有輕重耳

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

師古曰綈者帛之

繒與綈同給也音

徒奚反

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後頃之冒頓死子稽弼立

師古曰稽弼音難

育號曰老上單于老上稽粥單于初立文帝復遣宗人女翁主為

單于閼氏師古曰宗人女亦諸侯王之女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翁主師古曰姓中行名說也

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師古曰言我必於漢生患中行說既至

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

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已強之者已衣食異無印於漢師古曰印音牛何反今

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師古曰言漢物十分之二則

盡得匈奴之眾也其得漢絮繒已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已視不如旃裘堅

善也師古曰視讀曰示下皆類此得漢食物皆去之師古曰去棄也音亡呂反已視不如重酪之便美

也師古曰重乳汁也重音竹用反字本作通其音則同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已計識其人眾畜

牧師古曰說者舉中行說之名也疏分條之也識亦記音式志反漢遣單于書已尺一牘辭曰皇帝敬問匈奴

大單于無恙所已遺物及言語云云中行說令單于已尺二寸

牘及印封皆令廣長大倨驚其辭師古曰倨漫也驚與傲同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

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所已遺物言語亦云云漢使或言

匈奴俗賤老中行說窮漢使曰而漢俗屯戍從軍當發者其親豈

不自奪溫厚肥美齎送飲食行者乎師古曰而汝也飲音於禁反食音似其下亦同漢使曰然說

曰匈奴明已攻戰爲事老弱不能鬪故已其肥美飲食壯健已自

衛如此父子各得相保何已言匈奴輕老也漢使曰匈奴父子同

穹廬臥師古曰穹廬施帳也其形穹隆故曰穹廬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盡妻其妻無冠帶之

節闕庭之禮中行說曰匈奴之俗食畜肉飲其汁衣其皮畜食草

飲水隨時轉移故其急則人習騎射寬則人樂無事約束徑易行

君臣簡可久師古曰徑直也簡率也一國之政猶一體也父兄死則妻其妻惡種姓

之失也故匈奴雖亂必立宗種今中國雖陽不取其父兄之妻親

屬益疎則相殺至到易姓皆從此類也且禮義之敝上下交怨而

室屋之極生力屈焉師古曰言忠信衰薄彊爲禮義故其末流怨恨彌起極字之作土木競勝勢後既重所以力屈屈盡也音其勿反夫力

耕桑以求衣食

師古曰力謂竭力也

築城郭已自備故其民急則不習戰攻緩則

罷於作業

師古曰罷讀曰疲

嗟士室之人顧無喋喋佔佔冠固何當

師古曰嗟苦歎也冠也喋喋利口

也佔佔衣裳貌也言漢人且當思念無爲喋喋佔佔耳難自謂著冠何所貴益也喋音喋佔音昌占反

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

說輒曰漢使毋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糴米糴令其量中必善美

而已

師古曰顧念也中猶滿也量中音滿其數也中音竹仲反

何言爲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善而

苦惡則侯秋孰已騎馳蹂迺稼穡也

師古曰苦猶穡也蹂踐也迺汝也蹂音人九反

日夜教單于

候利害處孝文十四年匈奴單于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殺北地

都尉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

服虔曰安定縣也師古曰卽今彭原縣是

使騎兵入燒回

中宮

師古曰回中地在安定其中有宮也

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已中尉周舍郎中令張

武爲將軍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已備胡寇而拜昌侯盧卿

爲上郡將軍甯侯魏邀爲北地將軍

師古曰邀古速字

隆慮侯周竈爲隴西

將軍

師古曰慮音慮

東陽侯張相如爲大將軍成侯董赤爲將軍

師古曰文紀言建成侯此言成

侯紀傳不
同當有誤

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雷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

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民甚眾雲中遼東最甚郡萬

餘人漢甚患之迺使使遺匈奴書單于亦使當戶報謝復言和親

事孝文後二年使使遺匈奴書曰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

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

師古曰當戶且渠
者一人爲一官雕

渠難者
其姓名

先帝制長城已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已內冠帶之室

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居無暴虐

今聞漂惡民貪降其趨

晉灼曰漂音腰水之漂邪惡不正之民師古曰
漂音先列反降下也謂下意於利也趨讀曰趣

背義絕約

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

主驩說

師古曰說
讀曰悅

寢兵休卒養馬

師古曰
寢息也

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

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

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

師古曰由
從也用也

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

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

降故詔吏遺單于秣金帛綿絮它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

熙熙師古曰和樂貌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

失皆不足已離昆弟之驩師古曰細故小事也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師古曰頗亦偏

也音普何反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師古曰捐棄也墮壞前惡已圖長久

師古曰墮毀也圖謀也墮音火規反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鱉上及飛

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師古曰跂行凡有足而行者也喙息凡以口出氣者也蠕蠕動貌跂音岐喙音許臧反蠕音人亮反莫不就安

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師古曰去除也音丘呂反朕釋逃虜民

師古曰謂漢人逃入匈奴者令不追單于毋言單尼等師古曰背單于降漢者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

不食言師古曰凡云食言者終為不信棄其前言如食而盡單于謂志天下大安師古曰謂志謂計念和親和親之後

漢過不先師古曰言更不負約單于其察之單于既約和親於是制詔御史匈

奴大單于遺朕書和親已定亡人不足已益眾廣地匈奴無入塞

漢無出塞犯今約者殺之可已久親後無咎俱便朕已許其布告
天下使明知之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
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
郡雲中各三萬騎所殺略甚眾於是漢使三將軍軍屯北地代屯
句注趙屯飛狐口

師古曰險阨之處在代郡之南南衝燕趙之中

緣邊亦各堅守已備胡寇又置

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已備胡騎入代句注邊
燹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

師古曰遠難也音于萬反

漢兵亦

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而趙王遂迺陰使於匈奴吳楚反欲與
趙合謀入邊漢圍破趙匈奴亦止自是後景帝復與匈奴和親通
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小入盜邊無大寇
武帝卽位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自單于已下皆親
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邑人聶翁壹

師古曰姓聶名壹翁者老人之稱也

間關出物與匈

奴交易

孟康曰私出塞交易

陽爲賣馬邑城。呂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

物。迺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旁御史大夫韓

安國爲護軍，將軍護四將軍，呂伏單于。

師古曰：伏兵，而待單于也。

單于旣入，漢塞未

至馬邑百餘里，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尉史

行微見寇，保此亭。

師古曰：漢律近塞郡皆置尉，百里一人。土史尉史各二人，巡行微塞也。行音下孟反。

單于得欲刺之，尉

史知漢謀，迺下

師古曰：尉史在亭樓上，慮欲以矛戟刺之，懼迺自下以謀告。

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

疑之，迺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呂尉史爲天王，漢兵約單于

入馬邑，而縱兵。

師古曰：放兵以擊單于。

單于不至，呂故無所得，將軍王恢部出代

擊胡輜重。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聞單于還，兵多不敢出，漢呂恢本建造兵謀，而

不進，誅恢。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當路塞。

師古曰：塞之當行處者。

往往入盜於邊

不可勝數。然匈奴貪尙樂關市者，漢財物。

師古曰：者，讀曰嗜。

漢亦通關市，不

絕，呂中之。

師古曰：以關市中其意中音竹仲反。

自馬邑軍後五歲之秋，漢使四將各萬騎擊

胡關市下將軍衛青出上谷至龍城得胡首虜七百人公孫賀出

雲中無所得公孫敖出代郡爲胡所敗七千李廣出鴈門爲胡所

敗匈奴生得廣廣道亡歸

師古曰於道上亡還

漢囚敖廣敖廣贖爲庶人其冬

匈奴數千人盜邊漁陽尤甚漢使將軍韓安國屯漁陽備胡其明

年秋匈奴二萬騎入漢殺遼西太守略二千餘人又敗漁陽太守

軍千餘人圍將軍安國

師古曰卽韓安國也

安國時千餘騎亦且盡會燕救之

至匈奴迺去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於是漢使將軍衛青將三萬

騎出鴈門李息出代郡擊胡得首虜數千其明年衛青復出雲中

已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羊百餘

萬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而

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已予胡

孟康曰縣斗辟曲近胡師古曰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

其中造陽地也韓續曰辟

是歲元朔二年也其後冬軍臣單于死其弟左谷蠡王伊

穉斜自立爲單于攻敗軍臣單于太子於單於單亡降漢漢封於單爲陟安侯數月死伊穉斜單于旣立其夏匈奴數萬騎入代郡殺太守其友

師古曰其友太守姓名也其讀曰異

略千餘人秋又入鴈門殺略千餘人其明

年又入代郡定襄上郡各三萬騎殺略數千人匈奴右賢王怨漢奪之河南地而築朔方數寇盜邊及入河南侵擾朔方殺略吏民甚衆其明年春漢遣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人出朔方高闕右賢王弓爲漢兵不能至飲酒醉漢兵出塞六七百里夜圍右賢王右賢王大驚脫身逃走精騎往往隨後去漢將軍得右賢王人衆男女萬五千人裨小王十餘人其秋匈奴萬騎入代郡殺都尉朱央略千餘人其明年春漢復遣大將軍衛青將六將軍十餘萬騎仍再出定襄數百里

師古曰仍類也

擊匈奴得首虜前後萬九千餘級而漢亦亡

兩將軍三千餘騎右將軍建得弓身脫而前將軍翁侯趙信兵不

利降匈奴趙信者故胡小王降漢漢封爲翕侯曰前將軍與右將

軍并軍介獨遇單于兵故盡沒晉灼曰介音曷師古曰介恃也本雖并軍至遇單于時特也介讀如本字單于旣

得翕侯已爲自次王師古曰自次者尊重次於單于用其姊妻之與謀漢信教單于益

北絕幕師古曰直度曰絕呂誘罷漢兵徼極而取之師古曰罷讀曰疲徼要也誘令疲要其困極然後取之徼音工堯反

毋近塞師古曰不近塞居所以疲勞漢兵也單于從之其明年胡數萬騎入上谷殺數百

人明年春漢使票騎將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

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孟康曰匈奴祭天處本在雲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主而祭之卽今佛像是其遺法其夏票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

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攻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

小王呂下十餘人是時匈奴亦來入代郡鴈門殺略數百人漢使

博望侯及李將軍廣出右北平擊匈奴左賢王左賢王圍李廣廣

軍四千人死者過半殺虜亦過當會博望侯軍救至李將軍得脫

盡亡其軍合騎侯後票騎將軍期及博望侯皆當死贖為庶人其

秋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殺虜數萬人欲召誅之

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使票騎將軍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

將其眾降漢凡四萬餘人號十萬於是漢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

河西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已實之

師古曰新秦解在食貨志西滅北地已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定襄各數

萬騎殺略千餘人其年春漢謀已為翁侯信為單于計居幕北已

為漢兵不能至乃粟馬師古曰以粟秣馬也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

師古曰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皆非公家養與之限糧重不與焉師古曰負載糧食者重音直用反與讀曰豫令大將軍青票

騎將軍去病中分軍大將軍出定襄票騎將軍出代咸約絕幕擊

匈奴師古曰約謂為其要單于聞之遠其輜重師古曰徒其輜重令遠去已精兵待於幕北與漢

大將軍接戰一日會暮大風起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

戰不能與漢兵

師古曰與猶如也度音徒各反

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

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

師古曰且行且捕斬之

北至寘顏山趙

信城而還

孟康曰趙信所作因以名城師古曰寘音徒千反

單于之走其兵往往與漢軍相亂而

隨單于單于久不與其大眾相得右谷蠡王曰爲單于死迺自立

爲單于真單于復得其衆右谷蠡乃去號復其故位票騎之出代

二千餘里與左王接戰漢兵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王將皆遁

走票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翰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

南無王庭漢度河自朔方已西至今居

師古曰今音零下亦類此

往往通渠置田官

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已北

師古曰其地相接不絕

初漢兩將大出圍

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土物故者亦萬數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

漢馬死者十

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已復往單于用趙信計遣

使好辭請和親天子下其議或言和親或言遂臣之丞相長史任

敞曰匈奴新困宜使爲外臣朝請於邊

師古曰請音材性反

漢使敞使於單于

單于聞敞計大怒音之音不遣先是漢亦有所降匈奴使者單于亦

輒留漢使相當漢方復收士馬會票騎將軍去病死於是漢久不

北擊胡數歲伊穉斜單于立十三年死子烏維立爲單于是歲元

鼎三年也烏維單于立而漢武帝始出巡狩郡縣其後漢方南誅

兩越不擊匈奴匈奴亦不入邊烏維立三年漢已滅兩越遣故太

僕公孫賀將萬五千騎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

師古曰苴音子餘反武紀苴字作祖

其音同從票侯趙破奴萬餘騎出令居數千里至匈奴河水

臣瓚曰水名也去令居千里

皆不見匈奴一人而還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

召見武節師古曰見示也而使郭吉風告單于

師古曰風讀曰颿

旣至匈奴匈奴主客

問所使師古曰主客主接諸客者也問以何事而來郭吉卑體好言曰吾見單于而口言單于

見吉吉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卽能前與漢戰天

子自將兵待邊卽不能取南面而臣於漢師古曰亟急也音屈力反何但遠走亡匿

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爲師古曰語卒單于大怒立斬主客見者

而畱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爲寇於漢邊休養

士馬習射獵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漢使王烏等闚匈奴奴

法漢使不去節不召墨黥其面不得入穹廬師古曰以王烏北地人

習胡俗去其節黥面入廬單于愛之陽許曰吾爲遣其太子入質

於漢召求和親師古曰言爲王烏故遣太子入質漢使楊信使於匈奴是時漢東拔滅

貉朝鮮召爲郡師古曰穢與穢同亦或作藏而西置酒泉郡召隔絕胡與羌通之路

又西通月氏大夏召翁主妻烏孫王召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

益廣田至胘雷爲塞服虔曰胘雷地在烏孫北也胘音州縣之縣而匈奴終不敢召爲言是歲

翁侯信死漢用事者召匈奴已弱可臣從也楊信爲人剛直屈強

素非貴臣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音其兩皮單于不親欲召入不肯去節迺坐穹廬

外見楊信楊信說單于曰卽欲和親曰單于太子爲質於漢單于

曰非故約故約漢常遣翁主給繒絮食物有品曰和親師古曰品謂等差也而

匈奴亦不復擾邊今迺欲反古師古曰反違也令吾太子爲質無幾矣師古曰言遣太

子爲質則匈奴國中所餘者無幾皆當盡也幾音居豈反匈奴俗見漢使非中貴人其儒生曰爲欲說折

其辭辯少年曰爲欲刺折其氣每漢兵入匈奴匈奴輒報償漢留

匈奴使匈奴亦留漢使必得當迺止楊信旣歸漢使王烏等如匈

奴匈奴復調曰甘言師古曰調古語字欲多得漢財物給王烏曰吾欲入漢

師古曰給詐也見天子面相結爲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爲單于築邸于長安

匈奴曰非得漢貴人使吾不與誠語師古曰誠實也匈奴使其貴人至漢病

服藥欲愈之不幸而死漢使路充國佩二千石印綬使送其喪厚

幣直數千金單于曰爲漢殺吾貴使者迺留路充國不歸諸所言

者單于特空給王烏師古曰特但也殊無意入漢遣太子來質於是匈奴數

使奇兵侵犯漢邊漢迺拜郭昌爲拔胡將軍及浞野侯屯朔方

東備胡

師古曰浞野侯趙破奴也浞音仕角反

烏維單于立十歲死子詹師廬立年少號爲

兒單于是歲元封六年也自是後單于益西北左方兵直雲中右

方兵直酒泉敦煌兒單于立漢使兩使一人弔單于一人弔右賢

王欲弓乖其國使者入匈奴匈奴悉將致單于單于怒而悉畱漢

使漢使畱匈奴者前後十餘輩而匈奴使來漢亦輒畱之相當是

歲漢使貳師將軍西伐大宛而令因杆將軍築受降城

師古曰杆音干

其冬

匈奴大雨雪

師古曰雨音于具反

畜多飢寒死而單于年少好殺伐國中多不

安左大都尉欲殺單于使人閒告漢

師古曰私來報

曰我欲殺單于降漢漢

遠漢卽來兵近我我卽發

師古曰來兵言以兵來也

初漢聞此言故築受降城猶

弓爲遠其明年春漢使浞野侯破奴將二萬騎出朔方北二千餘

里

師古曰以迎左大都尉

期至浚稽山而還

師古曰浚音俊稽音難在武威北

浞野侯旣至期左大都

尉欲發而覺單于誅之發兵擊浞野侯浞野侯行捕首虜數千人
還未至受降城四百里匈奴八萬騎圍之浞野侯夜出自求水伺
奴生得浞野侯因急擊其軍軍吏畏亡將而誅莫相勸而歸軍遂
沒於匈奴單于大喜遂遣兵攻受降城不能下乃侵入邊而去明
年單于欲自攻受降城未到病死兒單于立三歲而死子少匈奴
迺立其季父烏維單于弟右賢王句黎湖爲單于師古曰句音鉤是歲太初
三年也句黎湖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遠者
千里築城障列亭至盧胸師古曰盧胸山名也胸音幼而使游擊將軍韓說長平侯
衛伉屯其旁師古曰說讀曰悅伉音抗卽衛青子使强弩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其秋
匈奴大入雲中定襄五原朔方殺略數千人敗數二千石而去行
壞光祿所築亭障又使右賢王入酒泉張掖略數千人會任文擊
救服虔曰任文漢將也師古曰擊救音擊匈奴而自救漢人盡復失其所得而去聞貳師將軍破大宛

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其冬病死句黎湖單于立一歲死其

弟左大都尉且鞮侯立為單于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鞮音丁奚反

漢既誅大宛威震外

國天子意欲遂困胡迺下詔曰高皇帝遺朕平城之憂

師古曰遺留也

高后

時單于書絕悖逆昔齊襄公復九世之讎春秋大之

師古曰公羊傳莊四年齊襄公滅

紀復讎也襄公之九世祖曾為紀侯所讎而卒殺于周故襄公滅紀也九世猶可以復讎乎曰雖百世可也

是歲太初四年也且鞮侯單

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單于迺自

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

師古曰丈人尊老之稱也音謂謂反

漢遣中

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明年浞

野侯破奴得亡歸漢其明年漢使貳師將軍將三萬騎出酒泉擊

右賢王於天山得首虜萬餘級而還匈奴大圍貳師幾不得脫

師古曰

曰縱音垣依反

漢兵物故什六七

師古曰物故謂死也

漢又使因杆將軍出西河與強弩

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人出居延北

千餘里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

陵降匈奴其兵得脫歸漢者四百人單于迺貴陵已其女妻之後

二歲漢使貳師將軍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強弩都尉路博德

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說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師古曰即上韓說也因

杆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鴈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於余

吾水北師古曰累重謂妻子資產也而單于已十萬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

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鬪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杆與左賢王戰

不利引歸明年且鞮侯單于死立五年長子左賢王立爲狐鹿姑

單于是歲太始元年也初且鞮侯兩子長爲左賢王次爲左大將

病且死言立左賢王左賢王未至貴人已爲有病更立左大將爲

單于左賢王聞之不敢進左大將使人召左賢王而讓位焉左賢

王辭已病左大將不聽謂曰卽不幸死傳之於我左賢王許之遂

立爲狐鹿姑單于狐鹿姑單于立召左大將爲左賢王數年病死

其子先賢揮不得代

師古曰揮音懸

更召爲日逐王日逐王者賤於左賢王

單于自己其子爲左賢王單于旣立六年而匈奴入上谷五原殺
略吏民其年匈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
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
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徙
趙信城北邸邨居水

師古曰邸至也音丁禮反邨音之曰反

左賢王驅其人民度余吾水六

七百里居兜銜山

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

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度姑且水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御史

大夫軍至追斜徑無所見還

師古曰從疾道而追之不

匈奴使大將與李

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陳卻敵殺

傷虜甚衆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

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見漢兵強引去重合侯

無所得失是時漢恐車師兵遮重合侯迺遣闕陵侯將兵別圍車

師古曰闕讀與開同

盡得其王民衆而還貳師將軍將出塞匈奴使右大都

尉與衛律將五千騎要擊漢軍於夫羊句山狹

服虔曰夫羊地名也師古曰句山西山也句音鉤

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死傷者數百人漢軍乘勝

追北至范夫人城

應劭曰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爲名也張晏曰范氏能胡訓者

匈奴奔走莫敢

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聞之憂懼其掾胡亞夫亦避罪從軍

說貳師曰夫人室家皆在吏若還不稱意適與獄會郅居已北可

復得見乎

師古曰以就誅後離復欲降匈奴不可得

貳師由是狐疑欲深入要功遂北至郅居

水上虜已去貳師遣護軍將二萬騎度郅居之水一日逢左賢王

左大將將二萬騎與漢軍合戰一日漢軍殺左大將虜死傷甚衆

軍長史與決眭都尉輝渠侯謀

晉灼曰本匈奴官也旁臣表婦義漢多子焉後以屬國都尉擊匈奴封輝渠侯輝渠音閭縣也師古

曰眭音息隨反輝音卿漢多者字當爲朋

曰將軍懷異心欲危衆求功恐必敗謀其執貳師貳

師聞之斬長史引兵還至速邪烏燕然山

師古曰速邪烏地名也燕然山在其中燕音干反

單于

知漢軍勞倦自將五萬騎遮擊貳師相殺傷甚衆夜塹漢軍前深數尺從後急擊之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已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其明年單于遣使遺漢書云南有大漢北有強胡胡者天之驕子也不爲小禮已自煩今欲與漢闔大關取

漢女爲妻

師古曰闔讀與開同

歲給遺我蘖酒萬石稷米五千斛

師古曰以蘖爲酒味尤甜稷米稷粟米也

雜繪萬匹它如故約則邊不相盜矣漢遣使者報送其使單于使左右難漢使者曰漢禮義國也貳師道前太子發兵反何也使者曰然迺丞相私與太子爭鬪太子發兵欲誅丞相丞相誣之故誅丞相此子弄父兵罪當笞小過耳孰與冒頓單于身殺其父代立常妻後母禽獸行也單于畱使者三歲迺得還貳師在匈奴歲餘衛律害其寵會母閼氏病

師古曰單于之母也

律飭胡巫

師古曰飭與敕同

言先單于怒

曰胡故時祠兵常言得貳師已社師古曰以祠社今何故不用於是收貳師

貳師怒曰我死必滅匈奴遂屠貳師已祠會連雨雪數月畜產死

人民疫病穀稼不孰師古曰北方旱寒雖不宜黍稷匈奴中亦種黍稷單于恐為貳師立祠室自

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武帝崩前

此者漢兵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殯罷極苦之師古曰孕重懷任者

也懷落也殯敗也音讀罷讀曰疲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自單于已下常有欲和親計後三年單于欲求

和親會病死初單于有異母弟為左大都尉賢國人鄉之師古曰鄉

悉善母閼氏恐單于不立子而立左大都尉也迺私使殺之左大都

尉同母兄怨遂不肯復會單于庭又單于病且死謂諸貴人我子

少不能治國立弟右谷蠡王及單于死衛律等與顓渠閼氏謀匿

單于死詐擣單于令師古曰擣與矯同其字從手矯託也與貴人飲盟更立子左谷蠡王

為壺衍鞬單于是歲始元二年也壺衍鞬單于既立風謂漢使者

言欲和親

師古曰風讀曰諷謂不正言也

左賢王右谷蠡王已不得立怨望率其衆欲

南歸漢恐不能自致卽脅盧屠王欲與西降烏孫謀擊匈奴盧屠

王告之單于使人驗問右谷蠡王不服反已其罪罪盧屠王國人

皆冤之於是二王去居其所未嘗肯會龍城

師古曰各自居其本處不復會龍城祭

後二年

秋匈奴入代殺都尉單于年少初立母閼氏不正國內乖離常恐

漢兵襲之於是衛律爲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已藏穀與秦人守

之

師古曰秦時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孫尚號秦人

漢兵至無奈我何卽穿井數百伐材數千或

曰胡人不能守城是遺漢糧也

師古曰遺音弋季反

衛律於是止迺更謀歸漢

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國爲匈

奴所遮忠戰死馬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已通善

意是時單于立三歲矣明年匈奴發左右部二萬騎爲四隊

師古曰隊部也

並入邊爲寇漢兵追之斬首獲虜九千人生得甌脫王漢無所

音徒

失亡匈奴見甌脫王在漢恐已爲道擊之師古曰甌脫卽西北遠去不敢

南逐水草發人民屯甌脫明年復遣九千騎屯受降城已備漢北

橋余吾令可度師古曰於余吾水上作橋已備奔走師古曰擬有迫急北走避漢從此橋度也是時衛律已死衛

律在時常言和親之利匈奴不信及死後兵數困國益貧單于弟

左谷蠡王思衛律言欲和親而恐漢不聽故不肯先言常使左右

風漢使者師古曰風讀曰諷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已漸致和親漢

亦羈縻之其後左谷蠡王死明年單于使犁汗王窺邊言酒泉張

掖兵益弱出兵試擊冀可復得其地時漢先得降者聞其計天子

詔邊警備後無幾右賢王犁汗王四千騎師古曰無幾謂不多時也幾音居豈反分三隊入

日勒屋蘭番和師古曰皆張掖縣也番音盤張掖太守屬國都尉發兵擊大破之得

脫者數百人屬國千長義渠王騎士射殺犁汗王師古曰千長著千人之長賜黃金

二百斤馬二百匹因封爲犁汗王屬國都尉郭忠封成安侯自是

後匈奴不敢入張掖其明年匈奴三千餘騎入五原略殺數千人

後數萬騎南旁塞獵

師古曰旁音步浪反

行攻塞外亭長略取吏民去是時漢

邊郡漢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希復犯塞漢復得匈奴

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家匈奴怨之方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

軍霍光欲發兵要擊之

師古曰邀迎而擊之邀音工堯反

已問護軍都尉趙充國充國

已爲烏桓聞數犯塞

師古曰開即中開也猶言比日也

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

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要之招寇生事非計也

光更問中郎將范明友明友言可擊於是拜明友爲度遼將軍將

二萬騎出遼東匈奴聞漢兵至引去初光誡明友兵不空出即後

匈奴遂擊烏桓

師古曰後匈奴者言兵遲後邀匈奴不及

烏桓時新中匈奴兵

師古曰爲匈奴所中傷

明友既

後匈奴因乘烏桓敝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爲平陵

侯匈奴繇是恐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不能出兵即使使之烏孫求欲得漢公主

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烏孫公主上書下公卿議救未決昭帝崩

宣帝卽位烏孫昆彌復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半

精兵人馬五萬匹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公主本始二年

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抗健習騎射者皆從軍

曰仇音古浪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四萬餘騎出西河度遼將

軍范明友三萬餘騎出張掖前將軍韓增三萬餘騎出雲中後將

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三萬餘騎出酒泉雲中太守田順爲虎牙

將軍三萬餘騎出五原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

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西域昆彌自將翁侯已下五萬餘騎

從西方入與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聞漢兵大出老弱奔

走毆畜產遠遁逃

師古曰奔古奔字毆與驅同

是已五將少所得度遼將軍出塞千

二百餘里至蒲離候水斬首捕虜七百餘級鹵獲馬牛羊萬餘前

將軍出塞千二百餘里至烏員

師古曰烏員地名也音云

斬首捕虜至候山百餘

級

師古曰候山名也於此山斬捕得人

鹵馬牛羊二千餘蒲類將軍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

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

百餘里西去候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已下三百餘級

鹵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

罪祁連將軍出塞千六百里至雞秩山斬首捕虜十九級獲牛馬

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雞秩山西有虜眾祁連即戒

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曰爲不可祁連不聽遂

引兵還虎牙將軍出塞八百餘里至丹余吾水上即止兵不進斬

首捕虜千九百餘級鹵馬牛羊七萬餘引兵還上吕虎牙將軍不

至期詐增鹵獲而祁連知虜在前逗遛不進

孟康曰律語也謂軍行頓止稽留不進也師古曰逗遛與住同

又皆下吏自殺擢公孫益壽爲侍御史校尉常惠與烏孫兵至右

谷蠡庭獲單于父行

師古曰行音胡浪反

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長將已

下三萬九千餘級虜馬牛羊驢羸橐駝七十餘萬漢封惠爲長羅

侯然匈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

奴遂衰耗

師古曰耗減也音學到反

怨烏孫其冬單于自將數萬騎擊烏孫頗得老

弱欲還會天大雨雪

師古曰雨雪音子具反

一日深丈餘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

什一於是丁令乘弱攻其北

師古曰令音暮

烏桓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三

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牛羊甚衆又重已餓死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人民死

者什三畜產什五匈奴大虛弱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理

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爲三道並入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

不敢取當

師古曰當音報其直

茲欲鄉和親

師古曰茲益也鄉讀曰衡

而邊境少事矣壺衍鞬單

于立十七年死弟左賢王立爲虛閭權渠單于是歲地節二年也

虛閭權渠單于立已右大將女爲大閼氏而黜前單于所幸顓渠

關氏顯渠關氏父左大且渠怨望是時匈奴不能爲邊寇於是漢

罷外城以休百姓

師古曰外城塞外諸城

單于聞之喜召貴人謀欲與漢和親左

大且渠心害其事曰前漢使來兵隨其後今亦效漢發兵先使使

者入迺自請與呼盧訾王各將萬騎南有塞獵相逢俱入

師古曰訾音子移反

音音步浪反

行未到會三騎亡降漢言匈奴欲爲寇於是天子詔發邊騎

屯要害處使大將軍軍監治眾等四人

師古曰治眾音重監之名

將五千騎分三隊

師古曰隊音徒內反

出塞各數百里捕得虜各數十人而還時匈奴亡其三騎

不敢入卽引去是歲也匈奴飢人民畜產死十六七又發兩屯各

萬騎以備漢其秋匈奴前所得西噤居左地者

孟康曰噤音尋匈奴種也師古曰噤音奴獨反

其

君長弓下數千人皆驅畜產行與甌脫戰所戰殺傷甚眾遂南降

漢其明年西域城郭其擊匈奴取車師國

師古曰城郭謂諸國爲城居者

得其王及人

眾而去單于復以車師王昆弟兜莫爲車師王收其餘民東徙不

敢居故地而漢益遣屯士分田車師地呂實之其明年匈奴怨諸

國其擊車師遣左右大將各萬餘騎屯田右地欲呂侵迫烏孫西

域後二歲匈奴遣左右與韃各六千騎師古曰與音郁
韃音居言反與左大將再擊

漢之田車師城者不能下其明年丁令比三歲入盜匈奴師古曰比類也殺

略人民數千驅馬畜去匈奴遣萬餘騎往擊之無所得其明年單

于將十餘萬騎芻塞獵師古曰芻音步浪反欲入邊寇未至會其民題除渠堂

亡降漢言狀漢呂爲言兵鹿奚盧侯而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四

萬餘騎屯緣邊九郡備虜月餘單于病歐血因不敢入還去卽罷

兵迺使題王都犁胡次等入漢請和親未報會單于死是歲神爵

二年也虛閭權渠單于立九年死自始立而黠顯渠闕氏顯渠闕

氏卽與右賢王私通右賢王會龍城而去顯渠闕氏語呂單于病

甚且勿遠後數日單于死郝宿王刑未央使人召諸王未至師古曰郝音呼各反

顓渠閼氏與其弟左大且渠都隆奇謀立右賢王屠耆堂爲握衍

胸鞮單于握衍胸鞮單于者代父爲右賢王師古曰胸音勑烏維單于耳孫

也握衍胸鞮單于立復修和親遣弟伊酋若王勝之入漢獻見師古

曰酋音拊由反單于初立凶惡盡殺虛閼權渠時用事貴人刑未央等而任

用顓渠閼氏弟都隆奇又盡免虛閼權渠子弟近親而自以其子

弟代之虛閼權渠單于子稽侯獬旣不得立師古曰獬音先安反又音所姦反亡歸妻

父烏禪幕師古曰禪音蟬烏禪幕者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其衆

數千人降匈奴狐鹿姑單于呂其弟子日逐王姊妻之使長其衆

居右地師古曰長衆爲之長帥日逐王先賢揮其父左賢王當爲單于讓狐鹿姑

單于狐鹿姑單于許立之國人呂故頗言日逐王當爲單于日逐

王素與握衍胸鞮單于有隙卽率其衆數萬騎歸漢漢封日逐王

爲歸德侯單于更立其從兄薄胥堂爲日逐王師古曰胥音先余反明年單于

又殺先賢揮兩弟烏禪幕請之不聽心恚其後左與鞬王死單于自立其小子爲與鞬王畱庭與鞬貴人共立故與鞬王子爲王與俱東徙單于遣右丞相將萬騎往擊之失亡數千人不勝時單于已立二歲暴虐殺伐國中不附及太子左賢王數讒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其明年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卽與烏禪幕及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爲呼韓邪單于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鞬單于至姑且水北師古曰且音子余反未戰握衍朐鞬單于兵敗走使人報其弟右賢王曰匈奴其攻我若肯發兵助我乎師古曰若汝也其下亦同右賢王曰若不愛人殺昆弟諸貴人各自死若處無來汙我師古曰言於汝所居處自死握衍朐鞬單于恚自殺左大且渠都隆奇亡之右賢王所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單于是歲神爵四年也握衍朐鞬單于立三年而敗



匈奴傳第六十四上

終

金匱藏書局
影印本

漢書九十四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漢書九十四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呼韓邪單于歸庭數月罷兵使各歸故地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
民間者立爲左谷蠡王使人告右賢貴人欲令殺右賢王其冬都
隆奇與右賢王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發兵數萬人東
襲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兵敗走屠耆單于還曰其長子都塗
吾西爲左谷蠡王少子姑耆樓頭爲右谷蠡王師古曰晉音莫揭反畱居單于
庭明年秋屠耆單于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奧鞬王爲烏藉都尉
師古曰揮音纒與音郁鞬音居言反各二萬騎屯東方已備呼韓邪單于是時西方呼揭
王來與唯犁當戶謀師古曰揭音正例反唯音弋癸反共讒右賢王言欲自立爲烏藉
單于屠耆單于殺右賢王父子後知其冤復殺唯犁當戶於是呼
揭王恐遂畔去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鞬王聞之卽自立爲車犁

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于凡五單于屠耆單于自將兵東擊車犁單于使都隆奇擊烏藉烏藉車犁皆敗西北走與呼揭單于兵合爲四萬人烏藉呼揭皆去單于號共并力尊輔車犁單于屠耆單于聞之使左大將都尉將四萬騎分屯東方曰備呼韓邪單于自將四萬騎西擊車犁單于車犁單于敗西北走屠耆單于卽引西南畱闐敦地師古曰闐音頓敦音頓又音對其明年呼韓邪單于遣其弟右谷蠡王等西襲屠耆單于屯兵殺略萬餘人屠耆單于聞之卽自將六萬騎擊呼韓邪單于行千里未至噶姑地師古曰噶音乃殺反逢呼韓邪單于兵可四萬人合戰屠耆單于兵敗自殺都隆奇乃與屠耆少子右谷蠡王姑耆樓頭亡歸漢車犁單于東降呼韓邪單于呼韓邪單于左大將烏厲屈與父呼遼累烏厲溫敦師古曰呼遼累音其官號也遼古連字也累音力追反皆見匈奴亂率其衆數萬人南降漢封烏厲屈爲新城侯烏厲溫

敦爲義陽侯是時李陵子復立烏藉都尉爲單于呼韓邪單于捕
斬之遂復都單于庭然衆裁數萬人屠耆單于從弟休旬王將所
主五六百騎擊殺左大且渠并其兵至右地自立爲閼振單于在
西邊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
侯單于在東邊其後二年閼振單于率其衆東擊郅支單于郅支
單于與戰殺之并其兵遂進攻呼韓邪呼韓邪破其兵走郅支都
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
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乃定呼韓邪議問諸大臣皆曰不可匈
奴之俗本上氣力而下服役師古曰以服役於人爲下呂馬上下戰鬪爲國故有威名
於百蠻戰死壯士所有也師古曰言人皆有此事耳今兄弟爭國不在兄則在弟雖
死猶有威名子孫常長諸國師古曰爲諸國之長帥也漢雖彊猶不能兼并匈奴奈
何亂先古之制臣事於漢卑辱先單于師古曰言秦辱之更令卑下也爲諸國所笑雖

如是而安何已復長百蠻左伊秩訾曰不然彊弱有時今漢方盛

烏孫城郭諸國皆為臣妾師古曰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也自且鞮侯單于已來匈奴

日削不能取復師古曰且音子餘反復音扶曰反雖屈彊於此未嘗一日安也師古曰屈音其勿反

今事漢則安存不事則危亡計何已過此諸大人相難久之呼韓

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鈖婁渠堂入侍師古曰婁音力干反郅支

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人侍是歲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

邪單于款五原塞師古曰款叩也願朝三年正月師古曰會正旦之朝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

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道上師古曰所過之郡每為漢兵陳列於道以為寵衛也單于正

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已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

名賜已冠帶衣裳黃金璽韞綬師古曰韞古展字展草名也玉具劍孟康曰璽用玉為之也師古曰璽劍口旁橫出者也

佩刀弓一張矢四發服虔曰發十二矢也韞昭故以十二為一發也師古曰發猶今言

箭一放兩放也今則以一矢為一放也

櫜戟十師古曰櫜戟有衣之戟也櫜音啓安車一乘鞶勒一

具

師古曰勒馬轡也

馬十五匹黃金二十斤錢二十萬衣被七十七襲

師古曰一稱為

一襲猶今人之言一副衣服也

錦繡綺縠雜帛八千匹絮六千斤禮畢使使者道單于

先行宿長平

師古曰道讀曰導長平澤水上坂也解在宣紀

上自甘泉宿池陽宮上登長平詔單

于毋謁

師古曰不令拜也

其左右當戶之羣臣皆得列觀及諸蠻夷君長王

侯數萬咸迎於渭橋下夾道陳上登渭橋咸稱萬歲單于就邸畱

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畱居光祿塞下

師古曰徐自為所樂者也

有急保漢受降

城

師古曰保守也於此自守

漢遣長樂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

千又發邊郡士馬已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

師古曰在朔方靈澤縣西北

詔忠

等畱衛單于助誅不服又轉邊穀米糒

師古曰糒乾飯也音備

前後三萬四千斛

給贍其食是歲郅支單于亦遣使奉獻漢遇之甚厚明年兩單于

俱遣使朝獻漢待呼韓邪使有加明年呼韓邪單于復入朝禮賜

如初加衣百一十襲錦帛九千匹絮八千斤已有屯兵故不復發

騎爲送始郅支單于已爲呼韓邪降漢兵弱不能復自還卽引其
衆西欲攻定右地又屠耆單于小弟本侍呼韓邪亦亡之右地收
兩兄餘兵得數千人自立爲伊利目單于道逢郅支合戰郅支殺
之并其兵五萬餘人問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卽遂畱居右地自度
力不能定匈奴師古曰度音徒各反乃益西近烏孫欲與并力遣使見小昆彌
烏就屠烏就屠見呼韓邪爲漢所擁郅支亡虜欲攻之師古曰相已稱漢師古曰相
曰稱漢朝之意也稱音尺孕反乃殺郅支使持頭送都護在所發八千騎迎郅支郅支
見烏孫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擊烏孫破之師古曰以兵逆之相逢卽擊故云逢擊因北
擊烏揭師古曰揭音巨例反烏揭降發其兵西破堅昆北降丁令師古曰丁令音零并三國
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
里郅支畱都之元帝初卽位呼韓邪單于復上書言民衆困乏漢
詔雲中五原郡轉穀二萬斛已給焉郅支單于自己道遠又怨漢

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漢不知

吉音問而匈奴降者言聞甌脫皆殺之師古曰於甌脫得聲問云殺之呼韓邪單于使

來漢輒簿責之甚急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一責之也簡音步戶反明年漢遣車騎都尉韓昌光

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單于侍子求問吉等因赦其罪勿令自疑

昌猛見單于民衆益盛塞下禽獸盡單于足自衛不

畏郅支聞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師古曰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所得又不畏郅支故欲北歸舊處恐北

去後難約束師古曰不可更其爲言要昌猛卽與爲盟約曰自今已來漢與匈奴合

爲一家世世毋得相詐相攻有竊盜者相報行其誅償其物師古曰漢人爲

有寇發兵相助漢與匈奴敢先背約者受天不祥

令其世世子孫盡如盟昌猛與單于及大臣俱登匈奴諾水東山

刑白馬單于已徑路刀金師古曰諾水卽今突厥地諾真水也留犂撻酒應劭曰徑路匈奴賣力也金契金也留犂飯上

已老上單于所破月氏王頭爲飲器者其

師古曰契刻撻攬也音呼高反

飲血盟昌猛還奏事公卿議者已爲單于保塞爲藩雖欲北去猶

不能爲危害昌猛擅已漢國世世子孫與夷狄詛盟令單于得已

惡言上告于天羞國家傷威重師古曰羞辱也不可得行宜遣使往告祠天

與解盟昌猛奉使無狀罪至不道師古曰無狀蓋無善狀上薄其過師古曰以其罪過爲輕薄有

詔昌猛已贖論勿解盟其後呼韓邪竟北歸庭人眾稍稍歸之國

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

遠去會康居王數爲烏孫所困與諸翕侯計已爲匈奴大國烏孫

素服屬之今郅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東邊使合兵取烏孫已

立之師古曰言與郅支并力其滅易孫居其地立郅支令居之也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郅

支郅支素恐又怨烏孫聞康居計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遂與相結引兵而

西康居亦遣貴人橐它驢馬數千匹迎郅支到支人衆中寒道死

師古曰中寒傷於寒也道死死於道上也餘財三千人到康居師古曰財與橐同其後都護甘延壽與副

陳湯發兵卽康居誅斬郅支

師古曰卽就也

語在延壽湯傳郅支旣誅呼韓

邪單于且喜且懼上書言曰常願謁見天子誠已郅支在西方恐

其與烏孫俱來擊臣已故未得至漢今郅支已伏誅願入朝見竟

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絮皆倍於黃龍時單

于自言願婿漢氏已自親

師古曰言欲取漢女而身爲漢家婿

元帝已後宮良家子王牆

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已西至敦煌

師古曰保守也自請

保守之令無寇盜

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已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

司議議者皆已爲便郎中侯應習邊事已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

周秦已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

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

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

地攘之於幕北

師古曰斥開也攘御也音人羊反

建塞徼起亭隧

師古曰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庭音遂

築

外城設屯戍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
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已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
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
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師古曰如天之覆也匈奴得蒙全活之恩
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
城省亭隧今裁足已候望通燧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
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尙犯禁又況單于能必
其衆不犯約哉三也師古曰必極也自中國尙建關梁已制諸侯所已絕
臣下之覬欲也師古曰覬冀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
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
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已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絕
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師古曰乘塞登之而守也易猶相欺侮也易音弋或反

往者從軍

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柰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已來百有餘年非皆已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

師古曰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墮落者僵音薑

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

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已壹切省繇戍

師古曰一切謂權時也解在平紀繇讀曰條

十年之

外百歲之內卒有它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

之功不可卒復九也

師古曰卒讀皆曰猝

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己保塞守

御必深德漢

師古曰於漢自稱恩德也

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

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已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

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口諭單于

師古曰將軍許嘉也諭謂曉告

曰單于

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慕禮義

師古曰鄉讀曰嚮

所已爲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中國四方皆有關

梁障塞非獨已備塞外也亦已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明

法度已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師古曰言已曉知其意也朕無疑焉爲單于怪其

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軍嘉曉單于單于謝曰愚不知大計天

子幸使大臣告語甚厚初左伊秩訾爲呼韓邪畫計歸漢竟已安

定其後或讒伊秩訾自伐其功常鞅鞅師古曰伐謂矜其功力呼韓邪疑之左伊

秩訾懼誅將其衆千餘人降漢漢已爲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令佩

其王印綬師古曰雖於漢爲關內侯而依匈奴王號與印綬及竟寧中呼韓邪來朝與伊秩訾相

見謝曰王爲我計甚厚令匈奴至今安寧王之力也德豈可忘我

失王意使王去不復顧師古曰言不復顧念而謂佳匈奴中皆我過也今欲白天子請

王歸庭伊秩訾曰單于賴天命自歸於漢得已寧寧單于神靈天

子之祐也我安得力既已降漢又復歸匈奴是兩心也願爲單于

侍使於漢不敢聽命

師古曰言爲單于充使
留侍於漢不能還匈奴

單于固請不能得而歸王昭

君號寧胡閼氏

師古曰言胡得
之國曰安寧也

生一男伊屠智牙師

師古曰在日逐王呼韓

邪立二十八年建始二年死始呼韓邪嬖左伊秩訾兄呼衍王女

二人長女顓渠閼氏生二子長曰且莫車

師古曰且
音子餘反

次曰囊知牙斯

少女爲大閼氏生四子長曰雕陶莫臯次曰且麋胥

師古曰且音子餘
反胥音先於反

皆長於且莫車少子咸樂二人皆小於囊知牙斯又它閼氏子十

餘人顓渠閼氏貴且莫車愛呼韓邪病且死欲立且莫車其母顓

渠閼氏曰匈奴亂十餘年不絕如髮賴蒙漢力故得復安今平定

未久人民創艾戰鬪

師古曰創音初
亮反艾音曰又

且莫車年少百姓未附恐復危國

我與大閼氏一家共子

師古曰一家言親姊妹也共
子兩人所生恩慈無別也

不如立雕陶莫臯大閼

氏曰且莫車雖少大臣共持國事今舍貴立賤後世必亂

師古曰舍
謂棄置也

單于卒從顓渠閼氏計立雕陶莫臯約令傳國與弟呼韓邪死雕

陶莫臯立爲復株橐若鞮單于

師古曰復音服橐音力追反

復株橐若鞮單于立遣

子右致盧兒王醯詣屠奴侯入侍曰且麋胥爲左賢王且莫車爲

左谷蠡王囊知牙斯爲右賢王復株橐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

長女云爲須卜居次

李奇曰居次音女之貌若漢言公主也文穎曰須卜氏匈奴貴族也

小女爲當于居次

文穎曰當

于亦匈奴大族也師古曰須卜當于皆其夫家氏族

河平元年單于遣右臯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

師古曰河東之縣也

伊邪莫演言欲降卽

朝正月

師古曰演音衍

旣罷遣使者送至蒲反

師古曰河東之縣也

伊邪莫演言欲降卽

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曰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

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曰爲漢興匈奴數爲邊害

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

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旣享單于聘貢之質

師古曰享當也實誠也

而更受其通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雖有罪之臣

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

師古曰假令猶言或當也

私使伊邪莫演詐降曰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師古曰沮壞也令單于自

疏不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閒欲因而生隙師古曰隙隙也受之適合其策

使得歸曲而直責師古曰歸曲於漢而以直義來責也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旅動靜之

首師古曰竟讀曰境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官昭日月之信抑詐諛之謀懷

附親之心便師古曰諛詐辭也音許遠反對奏天子從之遣中郎將王舜往問降狀

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不肯令見漢使

明年單于上書願朝河平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繪帛二萬

疋絮二萬斤它如竟寧時復株橐單于立十歲鴻嘉元年死弟且

麋胥立為搜諧若鞮單于立遣子左祝都韓王胸畱斯

侯入侍師古曰胸音許于反且莫車為左賢王搜諧單于立八歲元延元年

為朝二年發行師古曰欲會二年歲首之朝會故豫發其國而行未入塞病死弟且莫車立為車

牙若鞮單于車牙單于立遣子右於涂仇揮王烏夷當人侍師古曰涂音徒

釋音 呂囊知牙斯為左賢王車牙單于立四歲綏和元年死弟囊知

牙斯立為烏珠留若鞮單于烏珠留單于立呂第二闕氏子樂為

左賢王呂第五闕氏子輿為右賢王師古曰此二人皆烏珠留之弟也第一闕氏即上所謂大闕氏也第五闕氏亦呼韓

邪單于之闕氏遣子右股奴王烏鞮牙斯入侍漢遣中郎將夏侯藩副校尉

韓容使匈奴時帝舅大司馬票騎將軍王根領尚書事或說根曰

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師古曰斗絕也直落也生奇材木箭竿就羽師古曰就大離也黃頭赤

目其羽可為箭竿音工旱反如得之於邊甚饒國家有廣地之實將軍顯功垂於無

窮根為上言其利上直欲從單于求之師古曰直猶正爾為有不得傷命損

威師古曰詔命不行故云傷命也根即但呂上指曉藩令從藩所說而求之師古曰自以藩意說單于而求

之藩至匈奴呂語次說單于曰竊見匈奴斗入漢地直張掖郡漢

三都尉居塞上士卒數百人寒苦候望久勞單于宜上書獻此地

直斷關之省兩都尉士卒數百人呂復天子厚恩復亦報其報必大

師古曰漢得此地必厚報賞單于

單于曰此天子詔語邪將從使者所求也藩曰詔指

也然藩亦為單于畫善計耳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父呼韓

邪單于從長城已北匈奴有之此溫偶駱王所居地也

師古曰偶音五口反駱音塗大

下亦同未曉其形狀所生請遣使問之

師古曰所生謂山之所出草木鳥獸為用者

藩客歸漢後復

使匈奴至則求地單于曰父兄傳五世漢不求此地至知獨求何

也已問溫偶駱王匈奴西邊諸侯作穹廬及車皆仰此山材木

師古曰謂

諸小王為諸侯者效中國之言耳仰音牛向反

且先父地不敢失也藩還還為太原太守單于遣

使上書曰藩求地狀聞詔報單于曰藩擅稱詔從單于求地法當

死更大赦二

師古曰更經也音功衡反

今徙藩為濟南太守不令當匈奴明年侍子

死歸葬復遣子左於駱仇揮王稽留昆入侍

師古曰揮音繼稽音雞

至哀帝建平

二年烏孫庶子卑援寔

師古曰援音爰寔音什二反

翁侯人眾入匈奴西界寇盜牛

畜頗殺其民單于聞之遣左大當戶烏夷洽

師古曰洽音零

將五千騎擊烏

孫殺數百人略千餘人毆牛畜去師古曰毆與驅同卑援寔恐遣子趨遂爲

質匈奴師古曰遜音錄單于受已狀聞漢遣中郎將丁野林副校尉公乘音

使匈奴責讓單于告令還歸卑援寔質子單于受詔遣歸建平四

年單于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服

曰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也師古曰上游亦總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厭音涉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

有大故師古曰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已問公卿亦已爲虛費府帑師古曰府物所聚也

帑藏金帛之所也音亡莽反又音奴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黃門郎楊雄上書諫曰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師古曰已亂而後治之戰國而後獲勝則不足貴

二者皆微師古曰微謂精妙也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

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已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

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

秦已來明之已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

西河迺築長城已界之會漢初興已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

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師古曰卒也莫得而言謂又高皇后

嘗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已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

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師古曰以權道為書順辭以答之然後匈奴之結

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

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已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

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眾徼於便墜師古曰徼要也音工堯反墜古地字

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

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師古曰恢大也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

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師古曰操持也音于高反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

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已臨翰海師古曰積土為封而

又禪祭也

虜名王貴人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

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

北哉

師古曰匈奴中地名也

已為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整費者不永寧師古曰佚與逸同是

已忍百萬之師已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

也

師古曰喙口也摧百萬之師於獸口也盧山匈奴中山也蒙音許職反

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師古曰桀堅也言其起立不順欲

掠身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已烏

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師古曰質信也謂所期處時鮮有所獲師古曰鮮少也音先踐反徒

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

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

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擣國歸死扶伏稱臣師古曰

曰伏音蒲北反

然尚羈縻之計不頡制師古曰頡與專同專制謂以為臣妾也

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

不欲者不彊

師古曰彊音其兩反

何者外國天性忿勢師古曰勢也音竹二反形容魁健師古曰魁大也

負力怙氣

師古曰負恃也

難化已善易隸已惡

師古曰隸謂附屬之也惡謂威也

其疆難詰其和

難得故未服之時

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

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

時嘗屠大宛之城蹈身桓之壘探姑繒之壁

師古曰姑繒謂西南夷種也在益州見略紀也精蕩

姐之場

劉德曰美屬也師古曰藉猶蹈也姐音紫

又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

師古曰旃讀曰刈刈絕也

近不過旬

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

師古曰離歷也三月爲一時

固已犁其庭掃其閭

師古曰犁耕也

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苗

師古曰苗古災字也

唯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

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

師古曰茲益也

未易可輕也今單于

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

所期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

師古曰已止也

奈何距已來厭之辭疎已無

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

緣往辭

師古曰言單于因緣往昔和好之辭以繼漢也

歸怨於漢因已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

不可論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

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

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師古曰先於未然謂計策素定禦難折衝不然壹

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師古曰轂擊言使車交馳其轂相擊也猶不若

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師古曰圖謀也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

費歲已大萬計者師古曰財用之費一歲數百萬也豈爲康居易孫能踰白龍堆而寇

西邊哉孟康曰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八丈三丈碑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中迺制匈奴也夫百年勞

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

亂未戰已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

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匹黃金十斤單于未發會病復遣使願朝

明年故事單于朝從名王已下及從者二百餘人單于又上書言

蒙天子神靈人民盛壯願從五百人入朝已明天子盛德上皆許

之元壽二年單于來朝上曰大歲厭勝所在師古曰厭音一涉反舍之上林苑

蒲陶宮師古曰舍止宿告之曰加敬於單于師古曰云以敬於單于故令止上林單于知之加賜衣

三百七十襲錦繡繪帛三萬匹絮三萬斤它如河平時既罷遣中

郎將韓況送單于單于出塞到休屯井北度車田盧水道里回遠

師古曰同音胡內反況等乏食單于迺給其糧失期不還五十餘日初上遣稽

畱昆隨單于去到國復遣稽畱昆同母兄右大且方與婦入侍師古曰

曰昆音子胡反還歸復遣且方同母兄左且逐王都與婦入侍是時漢平帝

幼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說太后曰威德至盛異於

前師古曰說讀曰悅以此事取悅於太后迺風單于師古曰風讀曰風令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

侍師古曰云云者其女名太后所已賞賜之甚厚會西域車師後王句姑師古曰句音去

胡來王唐兜師古曰為其去胡而來降漢故以為王號皆怨恨都護校尉將妻子人民亡降匈

奴語在西域傳單于受置左谷蠡地遣使上書言狀曰臣謹已受

詔遣中郎將韓隆王昌副校尉甄阜侍中謁者帛敞長水校尉王歙使匈奴師古曰匈奴音翳告單于曰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師古曰既屬漢家不得復臣匈奴今遣

之師古曰今即遣還單于曰孝宣孝元皇帝哀憐爲作約束自長城已南天

子有之長城已北單于有之有犯塞輒已狀聞有降者不得受臣

知父呼韓邪單于蒙無量之恩死遺言曰有從中國來降者勿受

輒送至塞已報天子厚恩此外國也得受之使者曰匈奴骨肉相

攻國幾絕師古曰幾音距依反蒙中國大恩危亡復續妻子完安累世相繼宜

有已報厚恩單于叩頭謝罪執二虜還付使者詔使中郎將王萌

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逆受服虔曰惡都奴西域之各名也師古曰逆受迎而受之單于遣使送到國

因請其罪使者已聞有詔不聽師古曰不免其罪會西域諸國王斬已示之

迺造設四條師古曰更新爲此制也中國人亡入匈奴者烏孫亡降匈奴者西域

諸國佩中國印綬降匈奴者烏桓降匈奴者皆不得受遣中郎將

王駿王昌副校尉甄阜王尋使匈奴班四條與單于雜函封

師古曰與國書

同一函而封之

付單于令奉行因收故宣帝所爲約束封函還時莽奏令中

國不得有二人因使使者已風單于

師古曰風讀曰諷

宜上書慕化爲一名

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

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白太后遣使者答諭

厚賞賜焉漢既班四條後護烏桓使者告烏桓民毋得復與匈奴

皮布稅匈奴已故事遣使者責烏桓稅

師古曰故時常稅是以求之

匈奴人民婦女

欲賈販者皆隨往焉烏桓距曰奉天子詔條不當予匈奴稅匈奴

使怒收烏桓酋豪縛到懸之酋豪昆弟怒共殺匈奴使及其官屬

收略婦女馬牛單于聞之遣使發左賢王兵入烏桓責殺使者因

攻擊之烏桓分散或走上山或東保塞匈奴頗殺人民毆婦女弱

小且千人去

師古曰駭與擊同

置左地告烏桓曰持馬畜皮布來贖之烏桓

見略者親屬二千餘人持財畜往贖匈奴受賄不遣

師古曰受其皮布而賄人不遣

王

莽之篡位也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率甄阜王颯陳饒帛敞丁

業六人

師古曰颯音立

多齎金帛重遺單于諭曉已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

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

師古曰新音莽自係其國號

將

率既至授單于印紱

師古曰紱音弗之組也音弗

詔令上故印紱單于再拜受詔譯

前欲解取故印紱單于舉掖授之左姑夕侯蘇從旁謂單于曰未

見新印文宜且勿與單于止不肯與請使者坐穹廬單于欲前爲

壽五威將曰故印紱當已時上單于曰諾復舉掖授譯蘇復曰未

見印文且勿與單于曰印文何由變更遂解故印紱奉上將率受

著新紱不解視印飲食至夜迺罷右率陳饒謂諸將率曰鄉者姑

夕侯疑印文幾令單于不與人

師古曰鄉讀曰攔幾音鉅依反

如今視印見其變改必

求故印此非辭說所能距也既得而復失之辱命莫大焉不如椎

破故印已絕禍根將率猶與莫有應者

師古曰與讀曰豫

饒燕士果悍

師古曰果決也

悍勇也音胡幹反

卽引斧椎壞之明日單于果遣右骨都侯當白將率曰漢

賜單于印言璽不言章又無漢字諸王已下迺有漢言章今印去

璽加新與臣下無別願得故印將率示已故印謂曰新室順天制

作故印隨將率所自爲破壞單于宜承天命奉新室之制當還白

單于知已無可奈何又多得賂遺卽遣弟右賢王與奉馬牛隨將

率入謝因上書求故印將率還到左犁汗王咸所居地見烏桓民

多已問咸咸具言狀

師古曰禮前驅略得婦女弱小贖之不還者

將率曰前封四條不得受烏

桓降者亟還之

師古曰璽也音屠力反

咸曰請密與單于相間得語歸之單于使

咸報曰當從塞內還之邪從塞外還之邪將率不敢顯決已聞詔

報從塞外還之單于始用夏侯藩求地有距漢語後已求稅烏桓

不得因寇略其人民豐由是生重已印文改易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故怨恨迺

遣右大且渠蒲呼盧訾等十餘人將兵衆萬騎已護送烏桓爲名

師古曰陽言云護送烏桓人衆實來爲寇

勒兵朔方塞下朔方太守已聞明年西域車師後王

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人衆二千

餘人毆畜產舉國亡降匈奴

師古曰毆與驅同舉其國之人皆亡降也

單于受之狐蘭支與

匈奴共入寇擊車師殺後成長

師古曰後成車師小國名也長其長帥也

傷都護司馬復還入

匈奴時戊己校尉史陳良終帶司馬丞韓玄右曲候任商等見西域頗背叛聞匈奴欲大侵恐并死卽謀劫略吏卒數百人共殺戊

己校尉刀護

師古曰刀音紹

遣人與匈奴南犁汗王南將軍相聞匈奴南將

軍二千騎入西域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

餘人入匈奴玄商畱南將軍所良帶徑至單于庭人衆別置零吾

水上田居單于號良帶曰烏桓都將軍畱居單于所數呼與飲食

西域都護但欽上書言匈奴南將軍右伊秩訾將人衆寇擊諸國

莽於是大分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副校尉戴級將兵
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招誘呼韓邪單于諸子欲曰次拜之
使譯出塞誘呼右犁汗王咸咸子登助三人至則脅拜咸爲孝單

于賜安車鼓車各一黃金千斤雜繒千匹戲戟十

師古曰戲戟有旗之戟也戲音許宜反又音麾

拜助爲順單于賜黃金五百斤傳送助登長安莽封苞爲宣威公
拜爲虎牙將軍封級爲揚威公拜爲虎賁將軍單于聞之怒曰先
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已得立遣左
骨都侯右伊秩訾王呼盧訾及左賢王樂將兵入雲中益壽塞大
殺吏民是歲建國三年也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
塞寇盜大輩萬餘中輩數千少者數百殺鴈門朔方太守都尉略
吏民畜產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卽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迺
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

議滿三十萬眾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內之于丁

令師古曰逐之遣入丁令地令音零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

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

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

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

侵譬猶蠹蝨之螫敗之而已師古曰蠹古蠹字也蠹音貢螫音式亦反蝨與蠹同故天下稱明是爲

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師古曰約少也雖有克獲之

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師古曰罷讀曰疲耗

損也削音初向反艾讀曰又次下亦同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

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師古曰袤長也音茂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

國內竭已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阨比年饑饉西北

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拔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

師古曰援引也音爰計其道里一年尙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

孰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

此二難也師古曰調發也音徒鈞反屬音之欲反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

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已往事

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師古曰物故謂死也餘糧尙多人不能負

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補餽薪炭重不可勝師古曰餽

古金字也餽音之大口者也餽音富食精飲水已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

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執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其下亦同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執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師古曰

曰累音力端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師古曰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竝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

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今旣發兵宜縱先

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已創艾胡虜師古曰請率見到之兵且以擊虜莽不聽尤

言轉兵穀如故天下騷動咸既受莽孝單于之號馳出塞歸庭具

弓見脅狀白單于單于更弓爲於粟置支侯匈奴賤官也後助病

死莽弓登代助爲順單于厭難將軍陳欽師古曰厭音一涉反震狄將軍王巡

屯雲中葛邪塞是時匈奴數爲邊寇殺將率吏士略人民毆畜產

去甚衆師古曰毆與驅同捕得虜生口驗問皆曰孝單于咸子角數爲寇兩

將弓聞四年莽會諸蠻夷斬咸子登於長安市初北邊自宣帝弓

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

構難師古曰撓攪也音火高反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

師古曰罷讀曰疲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烏珠畱單于立二十一

歲建國五年死匈奴用事大臣右骨都侯須卜當卽王昭君女伊

墨居次云之壻也云常欲與中國和親又素與咸厚善見咸前後

爲莽所拜故遂越輿而立咸爲烏累若鞮單于師古曰累音力迨反烏累單于

咸立呂弟興爲左谷蠡王烏珠留單于子蘇屠胡本爲左賢王呂

弟屠耆闐氏子盧渾爲右賢王

師古曰渾音胡昆反

烏珠留單于在時左賢王

數死呂爲其號不祥更易命左賢王曰護于護于之尊最貴次當

爲單于故烏珠留單于授其長子呂爲護于欲傳呂國咸怨烏珠

留單于貶賤已號不欲傳國及立貶護于爲左屠耆王云當遂勸

咸和親天鳳元年云當遣人之西河虎猛制虜塞下

師古曰虎猛縣名制虜塞在其界

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和親侯王歙者王昭君兄子也

師古曰歙音翳

中部

都尉呂聞莽遣歙歙弟騎都尉展德侯颯使匈奴

師古曰颯音立

賀單于初

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給言侍子登在因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

收四人及手殺校尉刀護賊芝音妻子呂下二十七人皆械檻付

使者遣廚唯姑夕王富等四十人送歙颯葬作焚如之刑燒殺陳

良等

應劭曰易有焚如死如棄如之言莽依此作刑名也如消曰焚如死如棄如音謂不孝子也不畜於父母不容於朋友故燒殺棄之莽依此作刑名也師古曰易離卦九四爻辭也

罷諸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

然內利寇掠又使還知子登前死怨恨寇虜從左地入不絕

師古曰入爲寇

而虜掠

使者問單于輒曰烏桓與匈奴無狀黠民共爲寇入塞譬如中

國有盜賊耳咸初立持國威信尙淺盡力禁止不敢有二心天鳳

二年五月莽復遣歙與五威將王咸率伏黯丁業等六人使送右

廚唯姑夕王因奉歸前所斬侍子登及諸貴人從者喪皆載已常

車

劉德曰縣易車也舊司農出錢市車縣次易牛也

至塞下單于遣云當子男大且渠奢等至塞

迎咸等至多遺單于金珍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

善于賜印綬封骨都侯當爲後安公當子男奢爲後安侯單于貪

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咸歙又言陳良等購金付云當令

自差與之

師古曰差其次第多少

十二月還入塞莽大喜賜歙錢二百萬悉封黯

等單于咸立五歲天鳳五年死弟左賢王興立爲呼都而尸道臯

若鞮單于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諡帝爲

孝慕之故皆爲若鞮呼都而尸單于與旣立貪利賞賜遣大且渠

奢與云女弟當尸居次子醯櫝王師古曰櫝音讀俱奉獻至長安莽遣和親

侯歙與奢等俱至制虜塞下與云當會因已兵迫脅將至長安云

當小男從塞下得脫歸匈奴當至長安莽拜爲須卜單于欲出大

兵已輔立之兵調度亦不合而匈奴愈怒並入北邊北邊由是壞

敗會當病死莽已其庶女陸遂任妻後安公奢李奇曰陸遂邑也莽改公

妻之故進爵爲公師古曰遂音綴任音壬所已尊寵之甚厚終爲欲出兵立之者師古曰言爲此計意不正會漢

兵誅莽云奢亦死更始二年冬漢遣中郎將歸德侯颯大司馬護

軍陳遵使匈奴授單于漢舊制璽綬王侯已下印綬因送云當餘

親屬貴人從者單于與驕謂遵颯曰匈奴本與漢爲兄弟匈奴中

亂師古曰言中間之時也讀如本字又音竹仲反孝宣皇帝輔立呼韓邪單于故稱臣已尊漢今

漢亦大亂爲王莽所篡匈奴亦出兵擊莽空其邊境令天下騷動

思漢莽卒已敗而漢復興亦我力也當復尊我遵與相尊距

師古曰尊謂支

柱也音丈庚反又丑庚反

單于終持此言其明年夏還會赤眉人長安更始敗

贊曰書戒蠻夷猾夏

師古曰虞書所與載舜命單陶作士之言也猾亂也夏謂中原諸國也

詩稱戎狄是膺

師古曰魯頌閟

宮之詩美僖公與師與齊桓討難膺當也

春秋有道守在四夷

師古曰春秋左氏傳昭三十二年楚囊瓦爲令尹城郢沈尹成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言

德及遠

久矣夷狄之爲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

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則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

賈誼朝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

各有同異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

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已

至于今曠世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

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

師古曰下音胡亞反

有威服而臣畜之矣

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已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爲衰止而單于反已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已漢女增厚其賂歲已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已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鞏馬從六郡良材力之士師古曰六郡謂隴西天水安定北地其土地而追言也馳射上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已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已仁義說也師古曰此說謂勸諭獨可說已厚利結之於天耳師古曰此說讀曰悅故與之厚利已沒其意師古曰沒溺也與盟於天已堅其約質其愛子已累其心師古曰累音力端反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柰欺上

天何柰殺愛子何

師古曰殺轉為移動其心

夫賦斂行賂不足已當三軍之費城郭

之固無已異於貞士之約

晉灼曰堅城固守不勝遺貞士為和親之約也

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

兄緩帶稚子咽哺

師古曰咽吞也哺謂所食在口者也咽音宴哺音捕

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

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

於當時而有關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

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

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畱漢使已相報復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其桀驚

尙如斯

師古曰驚與傲同

安肯已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

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

師古曰襲重也

重疊為其事

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脩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

之械恃吾所已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已奉

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

師古曰幾音日冀

至孝宜

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直匈奴百年之運師古曰直當也因其壞亂幾亡之

阬師古曰幾近也音鉅依反權時施宜覆師古曰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二

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師古曰晏寧也二世無犬吠之

警勅庶亡干戈之役師古曰勅古黎字後六十餘載之間遭王莽篡位始開

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

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

常時至時去宜待師古曰遂古遁字臣如其後嗣遂逃竄伏師古曰遂古遁字

使於中國不為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師古曰為不可可

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

利不顧師古曰昧貪也音妹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

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

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必已經遠也師古曰媮與偷同若乃征伐之

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師古曰度音大各反中音竹仲反

分九州列五服師古曰九州五服解並在前物土貢制外內師古曰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制外內謂五服之

差遠近或脩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執異也是已春秋內諸夏而外異制

夷狄師古曰春秋成十五年諸侯會吳于鍾離公羊傳曰曷為殊會吳外也曷為外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也夷狄之人貪而好

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

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師古曰辟讀曰僻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已山谷

雍已沙幕師古曰雍讀曰壅天地所已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

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

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已外而不內疎而不戚師古曰戚近也

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師古曰其制又

日懲謂使其制又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已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

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匈奴傳第六十四下

終

金陵書局
影印古本

漢書九十四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漢書九十五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南夷君長呂十數夜郎最大師古曰後為縣屬牂牁郡其西靡莫之屬呂十數滇最

大師古曰地有滇池因為名也滇音顛自滇呂北君長呂十數邛都最大師古曰今之邛州本其地此皆椎

結師古曰椎音直追反結讀曰髻為髻如椎之形也陸賈傳及貨殖傳皆作雞字音義同耳此下朝鮮傳亦同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

師呂東北至葉榆師古曰葉榆縣名因以立號後為縣屬益州郡名為僇昆明師古曰僇即今之嵩州也昆明又在其西南即今之

南寧州諸縣所居是其地也嵩音髓編髮師古曰編音步典反隨畜移徙亡常處亡君長地方可數千

里自僇呂東北君長呂十數徙柰都最大師古曰徙及柰都二國也徙後為從縣屬蜀郡柰都後為沈黎郡徙

音斯柰音自柰呂東北君長呂十數冉駹最大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種也駹音危其

俗或土著或移徙師古曰土著謂有常處著於土地也著音直略反在蜀之西自駹呂東北君長

呂十數白馬最大皆氐類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蠻夷也始楚威王

時使將軍莊蹻將兵循江上師古曰循順也謂緣江而上也蹻音居略反略巴黔中呂西師古曰黔中即

今黔州是其地本巴人也師古曰地理志益莊躋者楚莊王苗裔也躋至滇池方三百里

西北華陽國志云澤下流旁平地肥饒數千里師古曰池旁之地也呂兵威定屬楚欲歸

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迺呂其衆王滇變服從其

俗呂長之師古曰爲其長帥也秦時嘗破略通五尺道師古曰其處險阨故道纔廣五尺諸此國頗

置吏焉十餘歲秦滅及漢興皆棄此國而關蜀故徼師古曰西南之徼猶北方塞也徼音

王鈞反巴蜀民或竊出商賈取其茆馬蹏僮旄牛呂此巴蜀殷富建元

六年大行王恢擊東粵東粵殺王郢呂報恢因兵威使番禺令唐

蒙風曉南粵師古曰音蒲南粵食蒙蜀枸醬晉灼曰枸音矩劉德曰枸樹如桑其椹長二三寸味酢取其實以爲

醬美蜀人以爲珍味師古曰劉說非也子形如桑椹耳蘇本而生非樹也子又不長二三寸味尤辛不酢今宕渠則有之食讀曰臥蒙問所從來曰道西

北牂柯江師古曰道由也由此而來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師古曰番禺音蒲蒙歸至長

安問蜀賈人獨蜀出枸醬多持竊出市夜郎夜郎者臨牂柯江江

廣百餘步足自行舩南粵呂財物役屬夜郎西至桐師然亦不能

臣使也蒙迺上書說上曰南粵王黃屋左纛師古曰言為天子之車服地東西萬餘

里名為外臣實一州主今呂長沙豫章往水道多絕難行竊聞夜

郎所有精兵可得十萬浮舩牂柯出不意此制粵一奇也誠呂漢

之強巴蜀之饒通夜郎道為置吏甚易上許之乃拜蒙呂郎中將

將千人食重萬餘人師古曰食糧及衣重也重音直用反從巴祚關入遂見夜郎侯多同

師古曰多同其族名也厚賜諭呂威德約為置吏使其子為令師古曰比之於漢縣也夜郎笏小

邑皆貪漢繒帛呂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迺且聽蒙約還報迺呂

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道自犍道指牂柯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

西夷邛笮可置郡使相如呂郎中將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

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饒師古曰饒古餉字數

歲道不通士罷餓餒離暑溼死者甚眾師古曰罷讀曰疲餓飢也離遭也餓音能賄反西南夷又

數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上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

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等因言

西南夷為害

師古曰言通西南夷大為損害

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許之罷西夷獨置

南夷兩縣一都尉稍令犍為自保就

師古曰令自保守且脩成其郡縣

及元狩元年博

望侯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

國

師古曰即天竺也亦曰捐篤也

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

國騫因盛言大夏在漢西南慕中國患匈奴隔其道誠通蜀身毒

國道便近又亡害於是天子迺令王然于柏始昌呂越人等十餘

輩閒出西南夷

師古曰求開隙而出也

指求身毒國至滇滇王當羌迺留為求道

師古曰當羌滇王名

四歲餘皆閉昆明莫能通

師古曰為昆明所閉塞

滇王與漢使言漢孰與

我大

師古曰與猶如

及夜郎侯亦然各自曰一州王不知漢廣大使者還因

盛言滇大國足事親附

師古曰言可專事招來之令其親附

天子注意焉及至南粵反上

使馳義侯因犍為發南夷兵且蘭君恐遠行笏國虜其老弱

師古曰恐發兵

與漢行後其國空虛而旁國來寇鈔取其老弱也且音子餘反

乃與其眾反殺使者及犍為太守漢迺發巴

蜀罪人當擊南粵者八校尉擊之會越已破漢八校尉不下中郎

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

師古曰言因軍行而使誅之也

斬首數萬遂

平南夷為牂柯郡夜郎侯始倚南粵南粵已滅還誅反者

師古曰謂軍還而誅且蘭

夜郎遂入朝上已為夜郎王南粵破後及漢誅且蘭邛君并殺苴

侯冉駹皆震恐請臣置吏已邛都為粵雋郡苴都為沈黎郡冉駹

為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為武都郡使王然于已粵破及誅南夷兵

威風諭滇王入朝

師古曰風讀曰諷

滇王者其眾數萬人其旁東北勞深靡

莫皆同姓相杖未肯聽

師古曰杖猶倚也相依倚為援而不聽滇王入朝也杖音直亮反

勞莫數侵犯使者

吏卒元封二年天子發巴蜀兵擊滅勞深靡莫已兵臨滇滇王始

首善已故弗誅

師古曰言初始

滇王離西夷

師古曰言東濤事漢

滇舉國降請置吏

入朝於是已為益州郡賜滇王王印復長其民

師古曰為之長帥

西南夷君

長已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二十三歲孝昭

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

邑凡三萬餘人皆反師古曰並音作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爲犛命萬餘人

擊牂柯大破之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

呂辟胡將郡兵擊之師古曰辟音璧辟胡不進蠻夷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與

辟胡戰士戰及溺死者四千餘人明年復遣軍正王平與大鴻臚

田廣明等並進大破益州斬首捕虜五萬餘級獲畜產十餘萬上

曰鉤町侯亡波率其邑君長人民擊反者師古曰鉤音鉤于反町音大鼎反斬首捕虜

有功其立亡波爲鉤町王大鴻臚廣明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後開歲武都氏人反師古曰開歲隔一歲遣執金吾馬適建龍頡侯韓增與大

鴻臚廣明將兵擊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臥

侯俞孟康曰漏臥夷邑名後爲縣師古曰俞音踰更舉兵相攻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

等議者已爲道遠不可擊迺遣大中大夫蜀郡張匡持節和解興

等不從命刻木象漢吏立道旁射之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大中

大夫匡使和解蠻夷王侯王侯受詔已復相攻輕易漢使不憚國

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更復守和解師古曰選更怯不前之意也太守察動

靜有變迺聞如此則復曠一時師古曰曠空也一時三月也王侯得收獵

其眾申固其謀黨助眾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

尉師古曰言起狂勃尉之心而殺守尉也遠戚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將賁育士師古曰孫吳起也賁蓋賁也

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漢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師古曰練簡也

大司農豫調穀積要害處師古曰調發也要害者在我爲要於敵爲害也調音徒鈞反選任職太守往已

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已爲不毛之地亡用之民聖王

不巳勞中國師古曰即猶若也不毛言不生草木宜罷郡放棄其民絕其王侯勿復通如

曰先帝所立累世之功不可墜壞師古曰如亦若也亦宜因其萌芽早

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戰師則萬姓被害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

司馬陳立為牂柯太守立者臨邛人前為連然長不韋令蘇林曰皆益州縣也

蠻夷畏之及至牂柯諭告夜郎王興興不從命立請誅之未報迺

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至興國且同亭師古曰且音子餘反召興興將數

千人往至亭從邑君數十人入見立立數責因斷頭師古曰數音所具反邑君

曰將軍誅亡狀為民除害願出曉士眾曰興頭示之皆釋兵降師古

解也鉤町王禹漏臥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勞吏士立還歸郡興

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至冬立奏募

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翁指等翁指據阨為壘立使奇兵絕其

饗道縱反間曰誘其眾師古曰間音居見反都尉萬年曰兵久不決費不可其

師古曰其讀曰俱引兵獨進敗走趨立營師古曰趨讀曰趣趣向也立怒叱戲下令格之師古曰戲

音許宜反又音應解
在高紀及灌夫傳

都尉復還戰立引兵救之時天大旱立攻絕其水道

蠻夷共斬翁指持首出降立已平定西夷徵詣京師會巴郡有盜

賊復已立爲巴郡太守秩中二千石居賜爵左庶長

師古曰第
十爵也

徙爲

天水太守勸民農桑爲天下最賜金四十斤入爲左曹衛將軍護

軍都尉卒官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已爲侯王邯怨恨

師古曰
邯其王

名也邯
音附

胖柯大尹周欽詐殺邯邯弟承攻殺欽州郡擊之不能服三

邊蠻夷愁擾盡反復殺益州大尹程隆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

蜀犍爲吏士賦斂取足於民已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

巴蜀騷動莽徵茂還誅之更遣寧始將軍廉丹與庸部牧史熊

孟康

曰莽改益
州爲庸部

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爲吏民十萬人轉輸者

合二十萬人擊之始至頗斬首數千其後軍糧前後不相及士卒

飢疫三歲餘死者數萬而粵雋蠻夷任貴亦殺太守枚根自立爲

邛穀王

師古曰校根太守之姓名

會莽敗漢興誅貴復舊號云

師古曰此漢興者謂光武中興也

南粵王趙佗

師古曰真定人也

師古曰真定本趙國之縣也作音徒何反

秦并天下略定揚粵

師古曰本揚州

之分故云揚粵

置桂林南海象郡

師古曰適徙民與粵雜處徙之於越地與其土人雜居

已適徙民與粵雜處

三歲至二世時

南海尉任囂

師古曰囂音敖

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

師古曰龍川南海之

縣也即今之循州

語曰聞陳勝等作亂

師古曰秦所開越道也

豪桀叛秦相立南海辟遠恐盜兵侵

此

師古曰辟讀曰僻

吾欲興兵絕新道

師古曰秦所開越道也

自備待諸侯變會疾甚且番

禺負山險阻

師古曰負借也

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

之主可為國郡中長吏亡足與謀者故召公告之即被佗書行南

海尉事

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反

囂死佗即移檄告橫浦陽山湟谿關

且至急絕道

聚兵自守因稍已法誅秦所置吏已其黨為守假

曰今為郡縣之職或守或假也

秦已滅佗即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為南粵武王高帝已

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

師古曰釋遣也

十一年遣陸賈立佗為南

粵王與剖符通使使和輯百粵

師古曰和與集同

毋為南邊害與長沙接境

高后時有司請禁粵關市鐵器佗曰高皇帝立我通使物今高后

聽讒臣別異蠻夷高絕器物

師古曰高與隔同

此必長沙王計欲倚中國

師古

曰倚音於倚反

擊滅南海并王之自為功也於是佗乃自尊號為南武帝發

兵攻長沙邊敗數縣焉高后遣將軍隆慮侯竈擊之

師古曰周竈也屬音臘

會暑

溼士卒大疫兵不能喻領

師古曰喻與諭同下皆類此

歲餘高后崩即罷兵佗因此

呂兵威財物賂遺閩粵西甌駱役屬焉

師古曰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也

東西萬餘

里迺乘黃屋左纛稱制與中國侔

師古曰侔等也

文帝元年初鎮撫天下使

告諸侯四夷從代來即位意諭盛德焉

師古曰言不以威武加於遠方也

迺為佗親家

在真定置守邑

師古曰親謂父母也

歲時奉祀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

丞相平舉可使粵者平言陸賈先帝時使粵上召賈為大中大夫

謁者一人為副使賜佗書曰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

皇帝側室之子

師古曰言非正嫡所生也

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

嘗致書

師古曰言未得通使於越

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

有疾日進不衰

師古曰言疾病益甚也

呂故諄暴乎治

師古曰諄並也音布內反

諸呂爲變故亂法

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

之已畢朕呂王侯吏不釋之故

孟康曰辭讓帝位不見置也

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

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

師古曰作之昆弟在故鄉者求訪之

而兩將軍將兵擊越者請罷之以賓附於漢也言親昆弟者謂有服屬者也

朕呂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

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間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

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

師古曰言越兵寇邊長沙南郡皆厭苦之而漢

軍亦當相拒方有職關於越亦非利也

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

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呂問吏吏曰高

皇帝所呂介長沙土也

師古曰介隔也

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

呂爲大得王之財不足呂爲富服領呂南王自治之

蘇林曰山領名也如瀟曰長沙南界也

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呂通其道是爭也爭而

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

師古曰彼此其棄故云分

終今呂來通使如故

師古曰從今通使至於終久故云終今以來也

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

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

師古曰以綿裝衣曰褚上中下者綿之多少薄厚之差也褚音竹呂反

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師古曰謂東越及甌駝等

陸賈至南粵王恐乃頓首謝願

奉明詔長爲藩臣奉貢職於是下令國中曰吾聞兩雄不俱立兩

賢不並世漢皇帝賢天子自今呂來去帝制黃屋左纛因爲書稱

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

皇帝幸賜臣佗璽呂爲南粵王使爲外臣時內貢職

師古曰言以時輸入貢職

孝惠

皇帝卽位義不忍絕所呂賜老夫者厚甚高后自臨用事近細士

信讒臣

師古曰細士猶言小人也

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

羊師古曰言非中國故云外越卽予予牡毋與牝師古曰恐其蕃息老夫處辟馬牛羊齒已長

師古曰辟讀曰僻齒已長謂老矣自己祭祀不脩有死罪使內史藩中尉高御史平凡

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又風聞老夫父母墳墓已壞削兄弟宗族

已誅論師古曰風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已自高異

起也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害於天下也高皇后聞之大怒

削去南粵之籍使使不通老夫竊疑長沙王讒臣故敢發兵已伐

其邊且南方卑溼蠻夷中西有西甌其眾半羸師古曰羸謂劣弱也南面稱王

東有閩粵其眾數千人亦稱王西北有長沙其半蠻夷亦稱王師古曰

曰言長沙之國半雜蠻夷之人老夫故敢妄竊帝號聊自娛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

西南北數千萬里帶甲百萬有餘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

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

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已不得事漢

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

號不敢爲帝矣謹北面因使者獻白璧一雙翠鳥千犀角十紫貝

五百桂蠹一器

應劭曰桂樹中蝎蟲也蘇林曰漢舊常以蘇陵廟載以赤穀小車師古曰此蟲食桂故味辛而漬之以蜜食之也蠹音丁故反

生翠四

十雙孔雀二雙昧死再拜言聞皇帝陛下陸賈還報文帝大說

師古

曰說讀曰悅

遂至孝景時稱臣遣使人朝請

師古曰請音才性反

然其居國竊如故號

其使天子稱王朝命如諸侯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爲南粵王

立三年閩粵王郢興兵南擊邊邑粵使人上書曰兩粵俱爲藩臣

毋擅興兵相攻擊今東粵擅興兵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

於是天子多南粵義

師古曰多猶重也

守職約

師古曰守藩臣之職而不踰約制

爲興師遣兩將

軍往討閩粵兵未踰領閩粵王弟餘善殺郢已降於是罷兵天子

使嚴助往諭意南粵王胡頓首曰天子迺興兵誅閩粵死亡已報

德遣太子嬰齊入宿衛謂助曰國新被寇使者行矣胡方日夜裝

入見天子助去後其大臣諫胡曰漢興兵誅郢亦行曰驚動南粵

且先王言事天子期毋失禮要之不可曰怵好語入見師古曰怵誘也

好語而入漢朝也怵音先畢反入見則不得復歸亡國之勢也於是胡稱病竟不入見

後十餘歲胡實病甚太子嬰齊請歸胡薨諡曰文王嬰齊嗣立即

臧其先武帝文帝璽李奇曰去其僭號嬰齊在長安時取邯鄲嫪氏女師古曰嫪音居

虬生子興及即位上書請立嫪氏女為后興為嗣漢數使使者風

諭師古曰風讀曰諷諷諭令入朝嬰齊猶尚樂擅殺生自恣懼人見要曰用漢法比內

諸侯固稱病遂不入見遣子次公入宿衛嬰齊薨諡為明王太子

興嗣立其母為太后太后自未為嬰齊妻時嘗與霸陵人安國少

季通師古曰姓安國字少季及嬰齊薨後元鼎四年漢使安國少季論王王太后

入朝令辯士諫大夫終軍等宣其辭勇士魏臣等輔其決師古曰助令決策也

衛尉路博德將兵屯桂陽待使者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安國少季

往復與私通國人頗知之多不附太后太后恐亂起亦欲倚漢威

師古曰倚音於綺反

勸王及幸臣求內屬卽因使者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壹

朝除邊關於是天子許之賜其丞相呂嘉銀印及內史中尉太傅

印餘得自置

師古曰丞相內史中尉太傅之外皆任其國自選置不受漢之印綬

除其故黥劓刑用漢法諸使

者皆留填撫之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王王太后飭治行裝重資爲入朝具相呂

嘉年長矣相三王宗族官貴爲長吏七十餘人男盡尙王女女盡

嫁王子弟宗室及蒼梧秦王有連

孟康曰蒼梧越中王自名爲秦王連親婚也晉灼曰秦王卽下趙光也趙本與秦同姓故曰秦

王其居國中甚重粵人信之多爲耳目者得衆心愈於王

師古曰王愈勝也

之上書數諫止王王不聽有畔心數稱病不見漢使者使者注意

嘉執未能誅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發欲介使者權謀誅嘉等

師古曰介侍也

置酒請使者大臣皆侍坐飲嘉弟爲將將卒居宮外酒行太

后謂嘉南粵內屬國之利而相君苦不便者何也呂激怒使者使

者狐疑相杖遂不敢發

師古曰杖音直亮反

嘉見耳目非是

師古曰異於常也

卽趨出太

后怒欲鉞嘉

師古曰鉞謂撞刺之也音慈

王止太后嘉遂出介弟兵就舍

李奇曰介被也

師古曰介甲也被甲而自衛也弟兵卽上所云弟將卒居外者

稱病不肯見王及使者迺陰謀作亂王素亡

意誅嘉嘉知之曰故數月不發太后獨欲誅嘉等力又不能天子

聞之罪使者怯亡決又曰爲王王太后已附漢獨呂嘉爲亂不足

曰興兵欲使莊參曰二千人往參曰曰好往數人足曰武往二千

人亡足曰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邾壯士故濟北相韓千秋師古

曰邾川邾縣人也邾音夾

奮曰曰區區粵又有王應獨相嘉爲害願得勇士三百人

必斬嘉曰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膠樂將二千人往入

粵境呂嘉迺遂反下令國中曰王年少太后中國人又與使者亂

專欲內屬盡持先王寶入獻天子曰自媚多從人行至長安虜賣

曰爲僮取自脫一時利亡顧趙氏社稷爲萬世慮之意迺與其弟

將卒攻殺太后王盡殺漢使者遣人告蒼梧秦王及其諸郡縣立

明王長男粵妻子術陽侯建德爲王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

邑其後粵直開道給食師古曰縱之令深入然後誅滅之未至番禺四十里粵召兵擊

千秋等滅之使人函封漢使節置塞上好爲謾辭謝罪師古曰謾誑也音慢又音莫連

反發兵守要害處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師古

曰言最爲首也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膠樂其姊爲王太后首願屬漢封其

子廣德爲襲侯晉灼曰襲古龍字乃赦天下曰天子微弱諸侯力政譏臣不

討賊師古曰力政謂以兵力相加也譏臣不討賊者春秋之義呂嘉建德等反自立晏如師古曰言自相置立而心安秦無恐懼

令粵人及江淮召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

德爲伏波將軍出桂陽下湟水師古曰湟音皇主爵都尉楊僕爲樓船將軍

出豫章下橫浦故歸義粵侯二人爲戈船下瀨將軍師古曰從粵來歸義而漢封之出

零陵或下離水或抵蒼梧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

柯江咸會番禺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陘破石門得粵

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曰粵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

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迺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

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

攻敗粵人縱火燒城粵素聞伏波莫不知其兵多少師古曰莫讀曰暮伏波

迺爲營師古曰設營壘以待降者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師古曰來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

相招諭之也樓船力攻燒敵師古曰力盡力也反毆而入伏波營中師古曰毆與驅同遲旦城

中皆降伏波師古曰遲音丈二反解在高紀呂嘉建德曰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

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爲海常

侯師古曰校之司馬若今行軍總管司馬也粵郎都稽得嘉爲臨蔡侯孟康曰越中所自置郎也師古曰稽音雞蒼梧王

趙光與粵王同姓聞漢兵至降爲隨桃侯又粵揭陽令史定降漢

爲安道侯蘇林曰揭音揭南海縣粵將畢取曰軍降爲瞭侯師古曰越將姓畢名取也功臣表瞭屬南陽音來彫反

粵桂林監居翁

服虔曰桂林郡監也姓居名翁

諭告甌駱四十餘萬口降為湘城侯戈

舩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粵已平遂已其地

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日南九郡伏波將軍

益封樓船將軍已推鋒陷堅為將梁侯自尉佗王凡五世九十三

歲而亡

閩粵王無諸及粵東海王搖其先皆粵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

并天下廢為君長已其地為閩中郡

師古曰即今之泉州建安是也

及諸侯畔秦無諸

搖率粵歸番陽令吳芮所謂番君者也

師古曰吳芮號也番音蒲河反

從諸侯滅秦當

是時項羽主命不王也

孟康曰主號命諸侯不王無諸搖等也

已故不佐楚漢擊項籍無諸

搖帥粵人佐漢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粵王王閩中故地都冶

師古曰

日地名即侯官縣是也治音弋者反

孝惠三年舉高帝時粵功

師古曰追論其功

曰閩君搖功多其

民便附迺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世號曰東甌王后數世

師古曰后與後同古

通

孝景三年吳王濞反欲從閩粵

師古曰招粵令從之

閩粵未肯行獨東甌從

及吳破東甌受漢購殺吳王丹徒已故得不誅吳王子駒亡走閩

粵怨東甌殺其父常勸閩粵擊東甌建元三年閩粵發兵圍東甌

東甌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粵人相攻擊固其

常不足言煩中國往救也中大夫嚴助詰蚡言當救天子遣助發

會稽郡兵浮海救之語具在助傳漢兵未至閩粵引兵去東粵請

舉國徙中國迺悉與衆處江淮之間六年閩粵擊南粵南粵守天

子約不敢擅發兵而呂聞上遣大行王恢出豫章大司農韓安國

出會稽皆爲將軍兵未踰領閩粵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與宗

族謀曰王已擅發兵不請故天子兵來誅漢兵衆強卽幸勝之後

來益多

師古曰言漢地廣大兵衆盛強今雖勝之後必更來也

滅國乃止今殺王已謝天子天子罷兵

師古曰縱

固國完不聽迺力戰不勝卽亡入海皆曰善卽縱殺王

師古曰縱音勅江反

使奉其頭致大行大行曰所爲來者誅王王頭至不戰而殞利莫

大焉迺便宜案兵告大司農軍而使使奉王頭馳報天子詔罷

兩將軍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孫繇君丑不與謀

張晏曰繇邑號也師古曰繇音搖與讀曰豫

乃使郎中將立丑爲粵繇王奉閩粵祭祀餘善曰殺郢威行國中

民多屬竊自立爲王繇王不能制上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

餘善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粵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

五年南粵反餘善上書請曰卒八千從樓船擊呂嘉等兵至揭陽曰

海風波爲解

師古曰解者自解說若今言分疏

不行持兩端陰使南粵

師古曰遣使與相知

及漢破番

禺樓船將軍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粵上曰士卒勞倦不許罷兵

令諸校畱屯豫章梅領待命

師古曰聽詔命也

明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

漢兵畱境且往

師古曰言兵在境首恐將來討之

迺遂發兵距漢道號將軍驩力等爲

吞漢將軍入白砂武林梅領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大司農張成

故山州侯齒將屯

師古曰齒城陽侯王子也舊封山州侯

不敢擊卻就便處

師古曰卻退也音丘略反皆坐

畏懦誅餘善刻武帝璽自立詐其民為妄言

師古曰妄自尊大也

上遣橫海將

軍韓說出句章

師古曰說讀曰悅句章會稽之縣

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僕出武林

師古曰楊僕也

中尉王溫舒出梅領粵侯為戈船下瀨將軍出如邪白沙元

封元年冬咸入東粵東粵素發兵距嶮使徇北將軍守武林敗樓

船軍數校尉殺長史樓船軍卒錢唐棧終古斬徇北將軍

師古曰錢唐會稽縣

也樓姓終古名也樓音袁

為語兒侯

孟康曰越中也今吳南亭是師古曰語字或作篇或作鑣其音同

自兵未往故粵衍侯吳

陽前在漢漢使歸諭餘善不聽及橫海軍至陽已其邑七百人反

攻粵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餘善已其

眾降橫海軍封居股為東成侯萬戶封敖為開陵侯

師古曰功臣表作外開陵侯建成以故

東粵建成侯斬餘善侯二千戶而此傳云名敖疑表誤

封陽為卯石侯

師古曰卯功臣表作外右與此不同疑表誤

橫海將軍說為

按道侯橫海校尉福為繚嫪侯

師古曰繚音遼嫪音於耕反

福者城陽王子故為海

常侯坐法失爵從軍亡功李奇曰宗室故侯及東粵將多軍多軍名漢兵

至棄軍降封為無錫侯故歐駱將左黃同斬西于王封為下邳侯

師古曰於是天子曰東粵師古曰阻多阻閭師古曰粵悍數反覆師古曰詔軍吏皆將

其民徙處江淮之間東粵地遂虛

朝鮮王滿燕人自始燕時嘗略屬真番朝鮮師古曰戰國時燕國略得此地為置吏築

障師古曰障所以自障蔽也音之亮反秦滅燕屬遼東外徼漢興為遠難守復修遼東故

塞至涓水為界師古曰涓水在樂浪縣音普蓋反屬燕燕王盧綰反入匈奴滿亡命聚

黨千餘人椎結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涓水居秦故空地上下障

稍役屬真番朝鮮蠻夷及故燕齊亡在者王之師古曰燕齊之人亡居此地及真番朝鮮蠻夷皆屬

滿也都王險李奇曰地名也李奇曰會孝惠高后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

保塞外蠻夷毋使盜邊蠻夷君長欲入見天子勿得禁止李奇曰聞上

許之李奇曰故滿得已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

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

師古曰滿死傳子子死傳孫右渠者其孫名也

所誘漢亡人滋多

師古曰滋益也

又未嘗入見

師古曰不朝見天子也

真番辰國欲上書見天子又雍闕弗通

師古曰辰謂辰

韓之國也

元封二年漢使涉何譙諭右渠終不肯奉詔

師古曰譙責諭也音才笑反何

去至界臨沮水使馭刺殺送何者朝鮮裨王長

師古曰長者裨王名也送何至沮水何因刺殺之

卽渡水馳入塞遂歸報天子曰殺朝鮮將上爲其名美弗詰拜何

爲遼東東部都尉朝鮮怨何發兵攻襲殺何天子募罪人擊朝鮮

其秋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勃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

誅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

如淳曰遼東兵多也

兵先縱敗

散多還走坐法斬

師古曰於法合斬

樓船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

守窺知樓船軍少卽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衆遁山

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左將軍擊朝鮮沮水西軍未能破天

子爲兩將未有利乃使衛山因兵威往諭右渠右渠見使者頓首

謝願降恐將詐殺臣今見信節請服降遣太子入謝獻馬五千疋

及餽軍糧

師古曰餽亦饋字

人衆萬餘持兵方度涇水使者及左將軍疑其

爲變謂太子已服降宜令人毋持兵太子亦疑使者左將軍詐之

遂不度涇水復引歸山報天子誅山左將軍破涇水上軍迺前至

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

左將軍素侍中幸

師古曰親幸於天子

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

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慙其圍右

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迺陰間使人私約降樓

師古曰與樓船爲要約而請降

往來言尙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

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已故兩

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

師古曰意疑也

今與朝鮮和善而

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乃使衛山諭降

右渠不能顓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

師古曰顓與專同卒終也沮壞也

今兩將圍城

又乖異呂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已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已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已爲然而呂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

師古曰戲讀與磨同

并其軍呂報天子誅遂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

夾

應劭曰凡五人也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師古曰相路人一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夾四也應氏乃云五人誤讀爲句謂尼谿人名失之矣不當尋下文乎咸音頤

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

與

如淳曰不能與左將軍相持也師古曰此說非也不能與猶言不如也王又不肯降陶夾路人皆亡降漢路人

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迺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

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

師古曰右渠之

子長降相路人子最師古曰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定

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封參爲濶清侯師古曰濶音獲陶爲秋苴

侯晉灼曰功臣表秋苴屬勃海師古曰苴音千餘反峽爲平州侯長爲幾侯最已父死頗有功爲

沮陽侯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

列口當待左將軍蘇林曰列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

贊曰楚粵之先歷世有土及周之衰楚地方五千里而句踐亦已

粵伯師古曰伯讀曰霸秦滅諸侯唯楚尙有滇王漢誅西南夷獨滇復寵及

東粵滅國遷衆繇王居股等猶爲萬戶侯三方之開皆自好事之

臣故西南夷發於唐蒙司馬相如兩粵起嚴助朱買臣朝鮮由涉

何遭世富盛能成功然已勤矣師古曰已甚也言其事甚勤勞追觀太宗填撫尉佗師古

曰言文帝以恩德安撫之也與音竹刃反豈古所謂招攜以禮懷遠以德者哉師古曰春秋左氏傳僖七年諸侯盟于齊母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攜謂離貳者也懷來也言有離貳者則招携之恃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來也言有離貳者則招携之恃險遠者則懷來之也故贊引之

西南夷兩粵朝鮮傳第六十五

終

金陵書局
汲古閣本

漢書九十五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師古曰自易孫國已後分為下卷

漢書九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西域自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

師古曰司馬彪續漢書云至于

哀平有五十五國也

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

孟康曰陽關皆在敦煌西界師古曰宛塞也

千餘里南北千餘里東則接漢阨自玉門陽關

孟康曰陽關皆在敦煌西界師古曰宛塞也

則限葱嶺

師古曰西河舊事云葱嶺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

其南山東出金城與漢南山屬焉

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

其河有兩原一出葱嶺山一出于闐

師古曰闐字與寔同音徒賢反又音徒見反

于闐

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

者也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廣袤三百里

師古曰袤長也音茂

其水亭居冬夏

不增減皆自為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云自玉門陽關

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車為南道

師古曰波河諸

河也鄯善上扇反傍音步浪反波音彼義反此下皆同也

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

師古曰氏音支

自車師

前王廷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爲北道北道西踰蔥嶺則出大

宛康居奄蔡焉耆西域諸國大率土著師古曰言著土地而有常居不隨畜牧移徙也著言直略反有城

郭田畜與匈奴易孫異俗故皆役屬匈奴師古曰服屬於匈奴爲其所役使也匈奴西邊

日逐王置僮僕都尉使領西域常居焉耆危須尉黎間賦稅諸國

取富給焉師古曰給足也自周衰戎狄錯居涇渭之北師古曰涇渭錯雜也及秦始皇攘卻

戎狄築長城界中國師古曰爲中國之竟界也然西不過臨洮師古曰洮音土高反漢興至于孝武

事征四夷廣威德而張騫始開西域之迹其後驃騎將軍擊破匈

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師古曰渾音陰屠音除遂空其地始築令居己西師古曰己音鈴初置

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師古曰敦音徒門反列四郡

據兩關焉自貳師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

使西域者益得職師古曰賞其勤勞皆得拜職也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

輪臺渠犁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師古曰統領保護營田之事也已給使

外國者

師古曰收其所種五穀以供之

至宣帝時遣衛司馬使護鄯善呂西數國及破

姑師未盡殄

師古曰雖破其國未能滅之

分呂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

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也然匈奴不自安矣其後日逐王畔單于

將眾來降護鄯善呂西使者鄭吉迎之既至漢封日逐王為歸德

侯吉為安遠侯是歲神爵三年也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

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

師古曰都猶總也言總護南北之道

僮僕都尉由此罷匈奴益弱

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

師古曰胥鞬地名也音先餘反鞬音居言反

披莎車之

地

師古曰披分也

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

師古曰督視也動

靜有變呂聞可安輯安輯之可擊擊之

師古曰蠶與集同

都護治烏壘城去

陽關二千七百三十八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

中故都護治焉至元帝時復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前王庭是時

匈奴東蒲類王茲力支將人眾千七百餘人降都護都護分車師

後王之西爲烏貪訾離地弓處之自宣元後單于稱藩臣西域服

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師古曰翔與許同假借用耳出陽關自

近者始曰嬉羌孟康曰嬉音兒師古曰音而遮反嬉羌國王號去胡來王師古曰言去離胡我來附漢也去

陽關千八百里去長安六千三百里辟在西南不當孔道師古曰辟讀曰僻孔

道者穿山險而爲道猶今言穴徑耳戶四百五十口千七百五十勝兵者五百人西與且

末接師古曰且音子餘反隨畜逐水草不田作仰鄯善且末穀師古曰賴以自給也仰音牛向反山

有鐵自作兵兵有弓矛服刀劔甲劉德曰服刀拍髀也師古曰拍音狎髀音俾又音陸西北至鄯善

乃當道云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扞泥城師古曰扞音一胡反去陽關千六百

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

九百十二人輔國侯卻胡侯師古曰卻音巨略反其字從卩卩音節下皆類此鄯善都尉擊車師

都尉左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北去都護治所千

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師古曰此國山居故名山國也西北至車師

千八百九十里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

師古曰寄於它國種田又羅旁國之穀也仰音牛向反

國

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

孟康曰白草草之白者胡桐似桑而多曲師古曰檉柳河柳也今謂之赤檉白草似莠而細無芒其乾葉時正

白色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不類桑也蘇食其樹而沫出下流者俗名爲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也今工匠皆用之流俗語訛呼淚爲律檉音丑成反

民隨畜牧

逐水草有驢馬多橐它

師古曰它古他字也音徒何反

能作兵與娼羌同初武帝感張

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相望於道一歲中多至十餘輩

樓蘭姑師當道苦之

師古曰每供給使者受其勞費故厭苦也

攻劫漢使王恢等又數爲匈奴

耳目令其兵遮漢使漢使多言其國有城邑兵弱易擊於是武帝

遣從票侯趙破奴將屬國騎

師古曰屬國謂諸外國屬漢也

及郡兵數萬擊姑師王恢

數爲樓蘭所苦上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

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曩兵威召動烏孫大宛之屬

師古曰曩謂顯揚也

還封破

奴爲浞野侯恢爲浩侯

蘇林曰浩音昊

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旣降

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匈奴一子質漢後

貳師軍擊大宛匈奴欲遮之貳師兵盛不敢當卽遣騎因樓蘭候

漢使後過者欲絕勿通時漢軍正任文將兵屯玉門關爲貳師後

距

師古曰後距者居後以距敵

捕得生口知狀呂聞上詔文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

詣闕簿責王

師古曰以文簿責之簿音簿戶反

對曰小國在大國閒不兩屬無呂自安

願徙國入居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

師古曰以其言爲直

亦因使候司匈奴匈

奴自是不甚親信樓蘭征和元年樓蘭王死國人來請質子在漢

者欲立之質子常坐漢法下蠶室宮刑故不遣報曰侍子天子愛

之不能遣其更立其次當立者樓蘭更立王漢復責其質子亦遣

一子質匈奴後王又死匈奴先聞之遣質子歸得立爲王

師古曰匈奴在漢前

聞樓蘭王死故卽遣質子還也

漢遣使詔新王令入朝天子將加厚賞樓蘭王後妻故

繼母也謂王曰先王遣兩子質漢皆不還奈何欲往朝乎王用其

計謝使曰新立國未定願待後年入見天子然樓蘭國最在東垂

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僮糧送迎漢使又數爲吏

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

師古曰艾讀曰父

後復爲匈奴反聞

師古曰聞音居覓反

數遮

殺漢使其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元鳳四年大將軍霍光白遣平

樂監傳介子往刺其王介子輕將勇敢士齎金幣揚言曰賜外國

爲名旣至樓蘭詐其王欲賜之王喜與介子飲醉將其王屏語壯

士二人從後刺殺之貴人左右皆散走介子告諭曰王負漢罪天

子遣我誅王當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漢者漢兵方至毋敢動自令

滅國矣介子遂斬王嘗歸首

師古曰嘗歸者其王名也昭紀言安歸今此作嘗歸紀傳不同當有誤者

馳傳詣闕

師古

曰傳音張逆反

縣首北闕下封介子爲義陽侯乃立尉屠耆爲王更名其國

爲鄯善爲刻印章賜曰宮女爲夫人備車騎輜重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丞相率

百官送至橫門外

孟康曰橫音光

祖而遣之

師古曰爲設祖道之禮也

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

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

願漢遣二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其後更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自且末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異乃記云

且末國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二十里戶二百三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二十人輔國侯左右將譯長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五十八里北接尉犁南至小宛可三日行有蒲陶諸果西通精絕二千里

小宛國王治扞零城

師古曰扞音鳥

去長安七千二百一十里戶百五十口

千五十勝兵二百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北至都護治所

二千五百五十八里東與婼羌接辟南不當道

師古曰辟讀曰僻下皆類此

精絕國王治精絕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二十里戶四百八十口三

千三百六十勝兵五百人精絕都尉左右將譯長各一人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二十三里南至戎盧國四日行地阨陜西通扞

彌四百六十里

師古曰扞音烏

戎盧國王治卑品城去長安八千三百里戶二百四十口千六百一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八里東與小宛南與婁羌西與渠勒接辟南不當道

扞彌國王治扞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八十里戶三千三百四十口二萬四千勝兵三千五百四十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五百五十三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

師古曰龜音丘茲音慈

西通于闐三百九十里今名寧彌

渠勒國王治鞬都城

師古曰鞬音居言反

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三百一

十口二千一百七十勝兵三百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八百五十二里東與戎盧西與婼羌北與扞彌接

于闐國王治西城去長安九千六百七十里戶三千三百口萬九千三百勝兵二千四百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騎君東西城長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三千九百四十七里南與婼羌接北與姑墨接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原出焉

蘇林曰卽中國河也

多玉石

師古曰玉石之璞也一曰石之似玉也

西通皮山三百八十里

皮山國王治皮山城去長安萬五十里戶五百口三千五百勝兵五百人左右將左右都尉騎君譯長各一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

千二百九十二里西南至烏秣國千三百四十里

鄭氏曰烏秣音賜擊師古曰烏音一加反秣音

直加反急言之聲如賜擊耳非正音也

南與天竺接北至姑墨千四百五十里西南當罽賓

烏弋山離道西北通莎車三百八十里

烏秣國王治烏秣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四百九十口二

千七百三十三勝兵七百四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四千八百九

十二里北與子合蒲犁西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閒有白草累石為

室民接手飲師古曰自高山下谿淵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蟻之為出小步馬孟康曰種小能步也師古曰此

今所謂百步千步者也豈謂其小種乎有驢無牛其西則有縣度師古曰縣繩而度也縣古懸字耳去陽關五千

八百八十八里去都護治所五千二百里縣度者石山也谿谷不

通已繩索相引而度云

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師古曰犍音鉅言反去長安萬二百五十里戶

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東北到都護治所五千四十六里東

與皮山西南與烏秣北與莎車西與蒲犁接蒲犁及依耐無雷國

師古曰耐音奴代反皆西夜類也西夜與胡異其種類羌氏行國師古曰言不土著也隨畜

逐水草往來而子合土地出玉石

蒲犁國王治蒲犁谷去長安九千五百五十里戶六百五十口五千勝兵二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五千三百九十六里東至莎車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五百五十里南與西夜子合接西至無雷五百四十里侯都尉各一人寄田莎車種俗與子合同

依耐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一百二十五口六百七十勝兵三百五十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七百三十里至莎車五百四十里至無雷五百四十里北至疏勒六百五十里南與子合

接俗相與同

師古曰與子合同風俗也

少穀寄田疏勒莎車

無雷國王治盧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千口七千勝兵三

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四百六十五里南至蒲犁五百四十里南與烏秣北與捐毒西與大月氏接

師古曰捐毒卽身毒天竺也木皆一名語有輕重耳

衣服類

烏孫俗與子合同

難兜國王治去長安萬一百五十里戶五千口三萬一千勝兵八千人東北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五十里西至無雷三百四十里西南至罽賓三百三十里南與婼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種五穀蒲陶諸果有銀銅鐵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

罽賓國王治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千八百四十里東至烏秣國二千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

山離接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

古師曰謂爲之君也塞音先得反

分數國

師古曰即所謂釋種者也亦語有輕重耳

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罽賓地平溫和有目宿雜草奇木檀櫟梓竹漆師古曰櫟音懷即槐之類也葉大而黑也種五穀蒲陶諸果糞治園田地下溼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好治食有金銀銅

錫曰為器市列

師古曰市有列肆亦如中國也

巨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

張晏曰錢文面

作騎馬形邊面作人面目也如酒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即漫耳無旁借音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無文也

出封牛水牛象大狗沐猴孔

爵

師古曰封牛項上隆起者也郭義恭廣志云屬寶大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搖尾呼之沐猴即獼猴也

珠璣珊瑚虎魄璧流離

離青色如玉師古曰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緗紅紫十種流離並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蓋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恒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加已衆藥灌而為之尤虛

非真物

它畜與諸國同自武帝始通屬寶自己絕遠漢兵不能至

其王烏頭勞數剽殺漢使

師古曰剽劫也音煩妙反

烏頭勞死子代立遣使奉獻漢

使關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復欲害忠忠覺之迺與客屈王子陰末

赴其合謀攻屬寶殺其王立陰末赴為屬寶王授印綬後軍候趙

師古曰相失意也

德使屬寶與陰末赴相失

師古曰相失意也

陰末赴鎖琅當德

使者於縣度絕而不通成帝時復遣使獻謝罪漢欲遣使者報送

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前屬寶王陰末赴本漢所立後卒畔

逆

師古曰卒終也

夫德莫大於有國子民罪莫大於執殺使者所已不報恩

不懼誅者自知絕遠兵不至也有求則卑辭無欲則嬌嫚終不可

懷服凡中國所已爲通厚蠻夷愿快其求者爲襄比而爲寇也師古

曰比近也爲其土壤接近能爲義也應音苦煩反比音頻謀反

今縣度之阨非崩竇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

已安西域

師古曰鄉讀曰嚮也

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師古曰城郭總謂西域諸國也前親逆節惡暴

西域

師古曰曩謂章露也

故絕而不通今悔過來而無親屬貴人奉獻者皆行

賈賤人欲通貨市買已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恐失實見欺

凡遣使送客者欲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

師古曰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也更音工衛反

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師古曰夜有五更故分而持之

也刀斗解在李廣傳

尙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已自贍師古曰稟給也贍足也食

讀曰飮次下並同

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彊漢之節餒山谷之

間

師古曰餒飢也音能賄貌

乞句無所得

師古曰句亦乞也音工大反

離一二句則人畜棄捐曠野而

不反

師古曰離亦歷也崎室也

又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

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

師古曰嘔音一曰反

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陜者尺六

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

師古曰崢嶸深險之貌也崢音仕耕反嶸音宏

行者騎步

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畜隊未半阬谷盡靡碎

師古曰墜也靡散也隊音直類反靡音糜

人墮執不得相收視險阻危害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

制五服

師古曰九州冀兗豫青徐荆揚梁雍也五服侯甸綏要荒

務盛內不求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

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言事無用

師古曰罷讀曰

疲所恃謂中國之人也無用謂遠方蠻夷之國

非久長計也使者業已受節可至皮山而還

師古曰言已立

計遣之不能即止可至皮山也

於是鳳白從欽言屬實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壹

至云

烏弋山離國王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大國

也東北至都護治所六十日行東與屬實北與撲挑西與犂犂條

支接

師古曰機音布木反樂讀與
鹽同軒音鉅連反又鉅言反

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國臨西海暑溼田

稻有大鳥卵如甕

師古曰甕汲水
航也音於龍反

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

之弓爲外國

師古曰安息以條支
爲外國則言靜國也

善眩

師古曰眩讀與幻
同解在張騫傳

安息長老傳聞條支

有弱水西王母亦未嘗見也

師古曰玄中記云崑侖之弱水鴻毛不能起也
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曰下謂之西荒也

自條

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人云鳥弋地暑熱犂平

師古曰言有草
犂而平坦也一

曰犂犂平
野之貌

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

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

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
或爲天鹿音兩角或爲辟邪師子似虎正

黃有頸影尾端耳毛大如斗師古曰師子卽爾雅所謂狡狴也
狡音酸狴音倪拔音步葛反彰亦煩旁毛也音而犂音人庸反

俗重妄殺

師古曰重難也言
其仁愛不妄殺也

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弓金銀飾杖

師古曰杖謂所持
兵器也音直亮反

絕遠漢使

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鳥弋山離南道極矣

轉北而東得安息

安息國王治番兜城

蘇林曰
番音盤

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北與

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

弋屬賓同亦曰銀爲錢文獨爲王面幕爲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

有大馬爵師古曰廣志云大爵頸及膺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

千里最大國也臨媽水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爲書記服虔曰橫行爲

騎迎於東界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至過數十城人民相屬師古曰

因發使隨漢使者來觀漢地曰大島州及犁靬眩人獻於漢

天子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安息東則大月氏

大月氏國治監氏城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口

四十萬勝兵十萬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七百四十里西至安息

四十九日行南與罽賓接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

同出一封橐駝師古曰橐駝上一封也封言其隆高若封土也今俗呼爲封牛封音峯大月氏本行國也隨畜移

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疆輕匈奴

師古曰自恃其疆盛而輕易匈奴也

本居敦煌

祁連閒至冒頓單于攻破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弓其頭爲飲

師古曰解在張騫傳

都嬈水北爲王

器月氏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

師古曰解在張騫傳

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大夏本無大君長城

邑往往置小長民弱畏戰故月氏徙來皆臣畜之其稟漢使者師古

曰同受節度也

有五翎侯

師古曰翎卽翕字

一曰休密翎侯治和墨城去都護二千八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

千八百二里

二曰雙靡翎侯治雙靡城去都護三千七百四十一里去陽關七

千七百八十二里

三曰貴霜翎侯治護澡城

師古曰澡音藻

去都護五千九百四十里去陽關

七千九百八十二里

四曰肸頓翎侯

師古曰肸音許乙反

治薄茅城去都護五千九百六十二里去

陽關八千二百二里

五曰高附翎侯治高附城去都護六千四十一里去陽關九千二

百八十三里凡五翎侯皆屬大月氏

康居國王冬治樂越慝地

師古曰樂音來各反

到卑闐城

師古曰闐音徒千反

去長安萬二

千三百里不屬都護至越慝地馬行七日至王夏所居蕃內九千

一百四里

師古曰王每冬寒夏替則徙別居不一處

戶十二萬口六十萬勝兵十二萬人東至

都護治所五千五百五十里與大月氏同俗東羈事匈奴

師古曰爲匈奴所羈牽也

宣帝時匈奴乖亂五單于並爭漢擁立呼韓邪單于而郅支單于

怨望殺漢使者西阻康居

師古曰依其險阻以自保固也

其後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

湯發戊己校尉西域諸國兵至康居誅滅郅支單于語在甘延壽

陳湯傳是歲元帝建昭三年也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

自己絕遠獨驕慢不肯與諸國相望都護郭舜數上言本匈奴盛
時非己兼有烏孫康居故也及其稱臣妾非己失二國也漢雖皆
受其質子然三國內相輸遺交通如故亦相候司見便則發合不
能相親信離不能相臣役己今言之結配烏孫竟未有益反為中
國生事然烏孫既結在前今與匈奴俱稱臣義不可距而康居驕
黠訖不肯拜使者師古曰訖訖也都護吏至其國坐之烏孫諸使下王及貴
人先飲食已乃飲啗都護吏師古曰飲音於禁反啗音徒濫反故為無所省己夸旁國
師古曰言故不省視漢使也己此度之何故遣子入侍其欲買市為好辭之詐也匈
奴百蠻大國師古曰於百蠻之中最大國也今事漢甚備聞康居不拜且使單于有自
下之意師古曰言單于見康居不事漢己之為高自以事漢為大卑而欲改志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師古曰不通使於其國也
己章漢家不通無禮之國敦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
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師古曰言二郡入國皆曰此事為困苦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

遠之國

師古曰所過所經過之處驕辭謂康居使也罷讀曰疲耗音呼到反

非至計也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

師古曰以此聲名爲重也

終羈縻而未絕其康居西北可二千里有奄蔡國控弦者

十餘萬大與康居同俗臨大澤無崖蓋北海云康居有小王五

一曰蘇竈王治蘇竈城

師古曰竈音下戒反

去都護五千七百七十六里去陽

關八千二十五里

二曰附墨王治附墨城去都護五千七百六十七里去陽關八千

二十五里

三曰窳匿王

師古曰窳音庚

治窳匿城去都護五千二百六十六里去陽關

七千五百二十五里

四曰罽王治罽城去都護六千二百九十六里去陽關八千五百

五十五里

五曰奧鞬王

師古曰奧音於六反鞬音居言反

治奧鞬城去都護六千九百六里去陽

關八千三百五十五里凡五王屬康居

大宛國王治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五十里戶六萬口三十萬勝兵六萬人副王輔國王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四千三百一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一十里西南至大月氏六百九十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土地風氣物類民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曰蒲陶爲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歲不敗俗耆酒馬耆目宿師古曰耆讀曙宛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師古曰言大宛國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曰天馬子云張騫始爲武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弓請宛善馬宛王曰漢絕遠大兵不能至愛其寶馬不肯與漢使妄言師古曰謂詈辱宛王宛遂攻殺漢使取其財物於是天子遣貳師將軍李廣利將兵前後十餘萬人伐宛連四年宛人斬其王毋寡首獻馬三千匹漢軍乃還語在張騫傳貳師

既斬宛王更立貴人素遇漢善者名昧蔡為宛王師古曰昧音昧後歲

餘宛貴人已為昧蔡調使我國遇屠師古曰調古詔字相與兵殺昧蔡立毋

寡弟蟬封為王遣子入侍質於漢漢因使使賂賜鎮撫之又發數

十餘輩抵宛西諸國師古曰抵至也求其物因風諭曰伐宛之威師古曰風讀曰風宛

王蟬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匹漢使采蒲陶目宿種歸天子曰天

馬多又外國使來眾益種蒲陶目宿離宮館旁極望焉師古曰今北道諸州舊安定北

地之境往往有目宿者皆漢時所種也自宛曰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

其人皆深目多須頰善賈市爭分銖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

正其地皆絲漆不知鑄鐵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它兵器師古曰漢使至

其國及有亡卒降其國者皆教之也得漢黃白金輒已為器不用為幣自身孫曰西至安

息近匈奴匈奴管困月氏師古曰困苦也故匈奴使持單于一信到國國傳

送食師古曰言畏之甚也食讀曰飮不敢畱苦師古曰不敢畱達及困苦之也及至漢使非出幣物不得食

不市畜不得騎所已然者已遠漢而漢多財物

師古曰遠音于萬反

故必市乃

得所欲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

桃槐國王去長安萬一千八十里

師古曰桃音同

戶七百口五千勝兵千人

休循國王治烏飛谷在蔥嶺西去長安萬二千一百一十里戶三百五

十八口千三十勝兵四百八十八人東至都護治所三千一百二十

一里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西北至大宛國九百二十里西

至大月氏千六百一十里民俗衣服類烏孫因畜隨水草本故塞

種也

捐毒國王治衍敦谷去長安九千八百六十里戶三百八十口千

一百勝兵五百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八百六十一里至疏勒南

與蔥嶺屬

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

無人民西上蔥嶺則休循也西北至大宛千三

十里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依蔥嶺本塞種也

莎車國王治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五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
九口萬六千三百七十三勝兵三千四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
右騎君備西夜君各一人都尉二人譯長四人東北至都護治所
四千七百四十六里西至疏勒五百六十里西南至蒲犂七百四
十里
有鐵山出青玉宣帝時烏孫公主小子萬年莎車王愛之莎
車王無子死死時萬年在漢莎車國人計欲自託於漢又欲得烏
孫心卽上書請萬年爲莎車王漢許之遣使者奚充國送萬年萬
年初立暴惡國人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莎車王弟呼屠徵殺萬年并殺漢
使者自立爲王約諸國背漢會衛候馮奉世使送大宛客卽已便
宜發諸國兵擊殺之更立它昆弟子爲莎車王還拜奉世爲光祿
大夫是歲元康元年也

疏勒國王治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五十里戶千五百一十口

萬八千六百四十七勝兵二千人疏勒侯擊胡侯輔國侯都尉左
右將左右騎君左右譯長各一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二百一十
里南至莎車五百六十里有市列西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也
尉頭國王治尉頭谷去長安八千六百五十里戶三百口二千三
百勝兵八百人左右都尉各一人左右騎君各一人東至都護治
所千四百一十一里南與疏勒接山道不通西至捐毒千三百一
十四里徑道馬行二日田畜隨水草衣服類烏孫

西域傳第六十六上

終

金陵書局
藏古閣本

漢書九十六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漢書九十六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烏孫國大昆彌治赤谷城

師古曰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須狀類彌猴者本其種也

去長安八

千九百里戶十二萬口六十三萬勝兵十八萬八千八百人相大

祿左右大將二人侯三人大將都尉各一人大監二人大吏一人

舍中大吏二人騎君一人東至都護治所千七百二十里西至

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櫟

師古曰莽平謂有草莽而平坦也一曰莽莽平野之貌備木名其心似松音武元反

不田作種樹

師古曰樹植也

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

人至四五千匹民剛惡貪狠無信多寇盜最爲彊國故服匈奴

師古

曰故謂舊時也服屬於匈奴也

後盛大取羈屬不肯往朝會

師古曰言幾爲羈屬之而已

東與匈奴西北

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相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

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

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

云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今烏孫雖疆大可厚

賂招令東居故地妻曰公主與為昆弟曰制匈奴語在張騫傳武

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昆莫見騫如單于禮師古曰昆莫自比於單于騫大慙謂曰

天子致賜王不拜則還賜師古曰還賜謂將賜物還歸漢也昆莫起拜其它如故初昆

莫有十餘子中子大祿彊善將師古曰言其材力優彊能為將將眾萬餘騎別居大祿

兄太子太子有子曰岑陬師古曰岑音仕林反陬音子侯反太子蚤死師古曰蚤古早字謂昆莫

曰必曰岑陬為太子昆莫哀許之大祿怒廼收其昆弟將眾畔謀

攻岑陬昆莫與岑陬萬餘騎令別居昆莫亦自有萬餘騎曰自備

國分為三大總羈屬昆莫騫既致賜諭指曰烏孫能東居故地則

漢遣公主為夫人結為昆弟共距匈奴不足破也烏孫遠漢未知

其大小師古曰遠音于萬反又近匈奴服屬日久其大臣皆不欲徙昆莫年老

國分不能專制廼發使送竊因獻馬數十匹報謝其使見漢人眾

富厚歸其國其國後廼益重漢匈奴聞其與漢通怒欲擊之又漢

使烏孫廼出其南抵大宛月氏相屬不絕師古曰抵至也屬音之欲反烏孫於是恐

使使獻馬願得尙漢公主爲昆弟天子問羣臣議許曰必先內聘

然後遣女烏孫曰馬千匹聘師古曰入聘財漢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

爲公主己妻焉賜乘輿服御物爲備官屬宦官侍御數百人贈送

甚盛烏孫昆莫己爲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己爲左夫

人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己幣

帛賜王左右貴人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爲作歌曰吾

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牆己肉

爲食兮酪爲漿師古曰食謂飯音飮居常土思兮心內傷師古曰土思謂憂思而懷本土願爲黃鵠

兮歸故鄉師古曰鵠音下督反天子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持帷帳錦繡給遺

焉師古曰間歲者謂每隔一歲而往也

昆莫年老欲使其孫岑陬尙公主公主不聽上書

言狀天子報曰從其國俗欲與烏孫共滅胡岑陬遂妻公主昆莫

死岑陬代立岑陬者官號也名軍須靡昆莫王號也名獵驕靡後

書昆彌云

師古曰昆莫本是王號而其人名獵驕靡故書云昆彌昆取昆莫彌取驕靡彌靡音有輕重耳蓋不一也後遂以昆彌爲其王號也

岑陬尙江

都公主生一女少夫

師古曰名少夫

公主死漢復呂楚王戊之孫解憂爲公

主妻岑陬岑陬胡婦子泥靡尙小岑陬且死呂國與季父大祿子

翁歸靡曰泥靡大呂國歸之翁歸靡旣立號肥王復尙楚主解憂

生三男兩女長男曰元貴靡次曰萬年爲莎車王次曰大樂爲左

大將長女弟史爲龜茲王絳賓妻小女素光爲若呼翎侯妻

師古曰弟史素

光皆昭帝時公主上書言匈奴發騎田車師車師與匈奴爲一共侵

烏孫唯天子幸救之漢養士馬議欲擊匈奴會昭帝崩宣帝初卽

位公主及昆彌皆遣使上書言匈奴復連發大兵侵擊烏孫取車

延惡師地收人民去使使謂烏孫趣持公主來

謂古曰趣讀曰促

欲隔絕漢

昆彌願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
已救公主昆彌漢兵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語在匈奴
傳遣校尉常惠使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已下五萬騎從
西方入至右谷蠡王庭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汗都尉千
長騎將已下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所
虜獲還封惠爲長羅侯是歲本始三年也漢遣惠持金幣賜烏孫
貴人有功者元康二年烏孫昆彌因惠上書願已漢外孫元貴靡
爲嗣得令復尙漢公主結婚重親畔絕匈奴願聘馬贏各千匹詔
下公卿議大鴻臚蕭望之已爲烏孫絕域變故難保不可許上美
烏孫新立大功又重絕故業

師古曰重難也故業謂先與烏孫婚親也

遣使者至烏孫先迎取
聘昆彌及太子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凡三百餘人入漢迎取少

主上廼曰烏孫主解憂弟子相夫爲公主置官屬侍御百餘人舍

上林中學烏孫言

師古曰舍止也

天子自臨平樂觀會匈奴使者外國君長

大角抵設樂而遣之使長羅侯光祿大夫惠爲副凡持節者四人
送少主至敦煌未出塞聞烏孫昆彌翁歸靡死烏孫貴人共從本
約立岑陬子泥靡代爲昆彌號狂王惠上書願留少主敦煌惠馳
至烏孫責讓不立元貴靡爲昆彌還迎少主事下公卿望之復曰
爲烏孫持兩端難約結前公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
竟未得安師古曰竟讀曰境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曰元貴靡不立而還信
無負於夷狄中國之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
之徵還少主狂王復尙楚主解憂生一男鴟靡不與主和又暴惡
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爲烏孫
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劒擊之劒旁下

師古曰不正下之

狂

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

師古曰瘦音瘦

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

城數月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廼解去漢遣中郎將張遵持醫

藥治狂王賜金二十斤采繒因收和意昌係瑣從尉犁檻車至長

安斬之車騎將軍長史張翁留驗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狀主不

服叩頭謝張翁粹主頭罵詈

師古曰粹其頭音材九反

主上書翁還坐死副使季

都別將醫養視狂王狂王從十餘騎送之都還坐知狂王當誅見

便不發下蠶室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

翎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眾歸之後遂襲殺狂

王自立爲昆彌漢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將兵萬五千人至敦煌遣

使者案行表穿卑鞬侯井已西

孟康曰大井六通渠也下流湧出在白龍堆東土山下

欲通渠轉穀積

居廬倉已討之初楚主侍者馮嫫

師古曰音了嫫者懸也故曰爲名

能史書習事嘗持

漢節爲公主使行賞賜於城郭諸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爲烏孫

右大將妻右大將與烏就屠相愛都護鄭吉使馮夫人說烏就屠

曰漢兵方出必見滅不如降烏就屠恐曰願得小號宣帝徵馮夫

人自問狀遣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爲副送馮夫人馮夫人錦車

持節服虔曰錦車以錦衣車也詔焉烏就屠詣長羅侯赤谷城立元貴靡爲大昆彌

烏就屠爲小昆彌皆賜印綬破羌將軍不出塞還後烏就屠不盡

歸諸翎侯民衆漢復遣長羅侯惠將三校屯赤谷因爲分別其人

民地界大昆彌戶六萬餘小昆彌戶四萬餘然衆心皆附小昆彌

元貴靡鳴靡皆病死公主上書言年老土思願得歸骸骨塋漢地

天子聞而迎之公主與烏孫男女三人俱來至京師是歲甘露三

年也時年且七十賜曰公主田宅奴婢奉養甚厚朝見儀比公主

後二歲卒三孫因畱守墳墓云元貴靡子星靡代爲大昆彌弱師古

曰言其尚幼少馮夫人上書願使烏孫鎮撫星靡漢遣之卒百人送烏孫焉

都護韓宣奏烏孫大吏大祿大監皆可賜金印紫綬曰尊輔大

昆彌漢許之後都護韓宣復奏星靡怯弱可免更曰季父左大將

樂代爲昆彌漢不許後段會宗爲都護招還亡畔安定之

師古曰有
人衆亡畔

者皆招而還
之故安定也星靡死子雌栗靡代小昆彌烏就屠死子拊離代立

師古曰
拊離與

撫同爲弟日貳所殺漢遣使者立拊離子安日爲小昆彌日貳亡阻

康居漢徙己校屯姑墨

師古曰有戍己兩校
兵此直徙己校也

欲候便討焉安日使貴人姑

莫匿等三人詐亡從日貳刺殺之

師古曰詐畔亡而
殺之因得以刺殺

都護廉褒賜姑莫

匿等金人二十斤繒三百匹後安日爲降民所殺漢立其弟末振

將代時大昆彌雌栗靡健翎侯皆畏服之告民牧馬畜無使入牧

師古曰勿人昆彌
牧中恐其相擾也

國中大安和翁歸靡時

師古曰勝於
翁歸靡時也

小昆靡末振將恐爲

所并使貴人烏日領詐降刺殺雌栗靡漢欲召兵討之而未能遣

中郎將段會宗持金幣與都護圖方略立雌栗靡季父公主孫伊

秩靡爲大昆彌漢没入小昆彌侍子在京師者久之大昆彌翎侯

難栖殺末振將末振將兄安日子安犁靡代爲小昆彌師古曰末振將之兄名安曰安

日之子名漢恨不自責誅末振將復使段會宗卽斬其太子番丘師古曰番

音盤還賜爵關內侯是歲元延二年也會宗曰翎侯難栖殺末振將

雖不指爲漢合於討賊奏曰爲堅守都尉責大祿大吏大監曰雖

栗靡見殺狀奪金印紫綬更與銅墨云末振將弟卑爰寔師古曰寔音竹二反

本共謀殺大昆彌將衆八萬餘口北附康居謀欲藉兵師古曰藉借也兼并

兩昆彌兩昆彌畏之親倚都護師古曰倚依附也音於綺反哀帝元壽二年大昆彌

伊秩靡與單于並入朝漢曰爲榮至元始中卑爰寔殺烏日領曰

自效漢封爲歸義侯兩昆彌皆弱卑爰寔侵陵都護孫建襲殺之

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盜歲師古曰言或鎮撫或威制之故多事也

姑墨國王治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五十里戶三千五百口二萬

四千五百勝兵四千五百人姑墨侯輔國侯都尉左右將左右騎
君各一人譯長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一千二十里南至於闐馬
行十五日北與烏孫接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七十里王莽
時姑墨王承殺溫宿王并其國

溫宿國王治溫宿城

師古曰今雍州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領者本
因漢時得溫宿國人令居此地田牧因以爲名

去長安八千

三百五十里戶二千二百口八千四百勝兵千五百人輔國侯左
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譯長各二人東至都護治所二千三百
八十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一十里土地物類
所有與鄯善諸國同東通姑墨二百七十里

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戶六千九百七十口
八萬一千三百一十七勝兵二萬一千七十六人大都尉丞輔國
侯安國侯擊胡侯卻胡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

騎君左右力輔君各一人東西南北部千長各二人卻胡君三人
譯長四人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杆彌北與烏孫西與姑
墨接師古曰杆音烏能鑄冶有鉛東至都護治所烏壘城三百五十里

烏壘戶百一十口千二百勝兵三百人城都尉譯長各一人與都
護同治其南三百三十里至渠犂

渠犂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口千四百八十勝兵百五十人東北
與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西有河至龜茲五百八十里自
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犂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年
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呂軍降匈奴上旣悔遠征伐
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呂東捷枝渠犂皆
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呂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
種五穀與中國同時孰其旁國少錐刀貴黃金采繒可呂易穀食

宜給足不可乏

師古曰言以錐刀及黃金絲網與此旁國易穀食可以給田卒不憂乏糧也

臣愚以爲可遣屯田卒

詣故輪臺已東置校尉三人分護各舉圖地形通利溝渠務使已

時益種五穀張掖酒泉

師古曰益多也

遣騎假司馬爲斥候屬校尉事有便

宜因騎置已聞

師古曰騎置卽今之驛馬也

田一歲有積穀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

者詣田所

師古曰累重謂妻子家屬也累音乃瑞反重音直用反

就畜積爲本業

師古曰畜讀曰蓄

益墾溉田稍

築列亭連城而西已威西國輔烏孫爲便臣謹遣徵事臣昌分部

行邊

師古曰分音扶問反行音下更反

嚴敕大守都尉明義火選士馬謹斥候蓄芟草

願陛下遣使使西國已安其意臣昧死請上廼下詔深陳既往之

悔曰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

師古曰三十者每口轉增三十錢也

是重困老弱

孤獨也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

開陵侯擊車師時

晉灼曰開陵侯匈奴介和王衆降者

危須尉率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

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

師古曰畜謂馬牛羊等也

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

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師古曰食讀曰飢

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師古曰士雖各自載糧而在道已盡至於歸營尙苦乏食不足不能

終師旅之事也彊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

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尙所甚衆師古曰所謂言其前後離所不相逮及也所音斯

曩者朕之不明師古曰謂中國人爲秦人習故引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

秦人我勾若馬言也勾乞氣也若汝也乞音氣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

遣貳師將軍師古曰與車而遣之欲引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師古曰與讀曰

謀參引著龜不吉不行師古曰謂共卿大夫謀事尙不專決猶雜問著龜也廼者引縛馬書徧視丞相

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師古曰視讀曰不爲文學謂學經書之人廼至郡屬國都尉

成忠趙破奴等皆引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引爲欲引見彊師古曰見

曰見夫不足者視人有餘師古曰言其分張也視亦讀曰示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孟康曰其

錄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也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

龜著皆曰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師古曰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

行將於補山必克師古曰行將謂遣將率行也補山山名也補古爺字卦諸將貳師最吉師古曰上遣諸將而於卦中貳

師古曰故朕親發貳師下補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師古曰言不效也繆妄也

重合侯毋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

道及水上曰詛軍師古曰於軍所行之道及水上埋牛羊單于遣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

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常言漢極大然不能飢

渴師古曰能音禍失一狼走千羊廼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師古曰言死及被虜者并自離散也

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師古曰隧者依深險之處開通行道也是擾勞天

下非所曰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

使者明封侯之賞曰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師古曰伯讀曰霸五霸也且匈奴

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曰所聞師古曰搜索者恐其或杜絕文書也今邊塞未正開

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曰皮肉為利卒苦而羹火乏失亦上

集不得

師古曰言邊塞有關出逃亡之人而止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障候之卒獵獸故令漢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上文書

後降

者來若捕生口虜廼知之

師古曰既不上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捕生口或虜得匈奴人言之乃知此事

當今務在

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

孟康曰先是令長吏各以秩養馬亭有牝馬民養馬皆復不事後馬多絕乏至此復修之也師

古曰此說非也馬復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音方自反

弓補缺毋乏武備而已

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

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對

師古曰與上計者同來赴對也

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車千

秋爲富民侯弓明休息思富養民也初貳師將軍李廣利擊大宛還過杆彌杆彌遣太子賴丹爲質於龜茲廣利責龜茲曰外國皆臣屬於漢龜茲何弓得受杆彌質卽將賴丹入至京師昭帝乃用桑弘羊前議弓杆彌太子賴丹爲校尉將軍田輪臺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龜茲貴人姑翼謂其王曰賴丹本臣屬吾國今佩漢印綬來迫吾國而田必爲害王卽殺賴丹而上書謝漢漢未能征宣帝時長羅侯常惠使烏孫還便宜發諸國兵

師古曰弓便宜擅發兵也

合五萬人

攻龜茲責已前殺校尉賴丹龜茲王謝曰迺我先王時爲貴人姑翼所誤我無罪執姑翼詣惠惠斬之時烏孫公主遣女來至京師學鼓琴漢遣侍郎樂奉送主女過龜茲龜茲前遣人至烏孫求公主女未還會女過龜茲龜茲王畱不遣復使使報公主主許之後公主上書願令女比宗室入朝而龜茲王絳賓亦愛其夫人上書言得尙漢外孫爲昆弟願與公主女俱入朝元康元年遂來朝賀王及夫人皆賜印綬夫人號稱公主賜弓車騎旗鼓歌吹數十人綺繡雜繒琦珍凡數千萬師古曰琦音奇畱且一年厚贈送之後數來朝賀樂漢衣服制度歸其國治宮室作微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所謂羸也絳賓死其子承德自謂漢外孫成哀帝時往來尤數漢遇之亦甚親密

東通尉犁六百五十里

尉犁國王治尉犁城去長安六千七百五十里戶千二百口九千六百勝兵二千人尉犁侯安世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至都護治所三百里南與鄯善且末接

危須國王治危須城去長安七千二百九十里戶七百口四千九百勝兵二千人擊胡侯擊胡都尉左右將左右都尉左右騎君擊胡君譯長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五百里至焉耆百里

焉耆國王治員渠城

師古曰員音于權反

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口三萬

二千一百勝兵六千人擊胡侯卻胡侯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擊胡左右君擊車師君歸義車師君各一人擊胡都尉擊胡君各二人譯長三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四百里南至尉犁百里北與烏孫接近海水多魚

烏貪訾離國王治于婁谷去長安萬三百三十里戶四十一口二

百三十一勝兵五十七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東與單桓南

與且彌西與烏孫接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卑陸國王治天山東乾當國

師古曰乾音干

去長安八千六百八十里戶二

百二十七口千三百八十七勝兵四百二十二輔國侯左右將

左右都尉左右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八十七里

卑陸後國王治番渠類谷

師古曰番音盤

去長安八千七百一十里戶四百

六十二口千一百三十七勝兵三百五十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

一人將二人東與郁立師北與匈奴西與劫國南與車師接

郁立師國王治內咄谷

師古曰咄音丁忽反

去長安八千八百三十里戶百九

十口千四百四十五勝兵三百三十一人輔國侯左右都尉譯長

各一人東與車師後城長西與卑陸北與匈奴接

單桓國王治單桓城去長安八千八百七十里戶二十七口百九

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蒲類國王治天山西疏榆谷去長安八千三百六十里戶三百二十五口二千三十二勝兵七百九十九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三百八十七里

蒲類後國王去長安八千六百三十里戶百口千七十勝兵三百三十四人輔國侯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

西且彌國王治天山東于大谷

師古曰且音子余反

去長安八千六百七十里

戶三百三十二口千九百二十六勝兵七百三十八人西且彌侯左右將左右騎君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東且彌國王治天山東兌虛谷去長安八千二百五十里戶百九十一口千九百四十八勝兵五百七十二人東且彌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五百八十七里

劫國王治天山東丹渠谷去長安八千五百七十里戶九十九口
五百勝兵百一十五人輔國侯都尉譯長各一人西南至都護治
所千四百八十七里

狐胡國王治車師柳谷去長安八千二百里戶五十五口二百六
十四勝兵四十五人輔國侯左右都尉各一人西至都護治所千
一百四十七里至焉耆七百七十里

山國王去長安七千一百七十里

師古曰常在山下
居不爲城治也

戶四百五十口五

千勝兵千人輔國侯左右將左右都尉譯長各一人西至尉犁二
百四十里西北至焉耆百六十里西至危須二百六十里東南與
鄯善且末接山出鐵民山居寄田糴穀於焉耆危須

車師前國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繞城下故號交河去長安八千
一百五十里戶七百口六千五百勝兵千八百六十五人輔國侯

安國侯左右將都尉歸漢都尉車師君通善君鄉善君各一人

師古

日鄉讀

日橋譯長二人西南至都護治所千八百七里至焉耆八百三十

五里

車師後國王治務塗谷去長安八千九百五十里戶五百九十五口四千七百七十四勝兵千八百九十人擊胡侯左右將左右都尉道民君譯長各一人

師古曰道
讀曰導

西南至都護治所千二百三十七里

車師都尉國戶四十口三百三十三勝兵八十四人

車師後城長國戶百五十四口九百六十勝兵二百六十人武帝天漢二年已匈奴降者介和王爲開陵侯將樓蘭國兵始擊車師匈奴遣右賢王將數萬騎救之漢兵不利引去征和四年遣重合侯馬通將四萬騎擊匈奴道過車師北復遣開陵侯將樓蘭尉犂

危須凡六國兵別擊車師勿令得遮重合侯諸國兵共圍車師車

師王降服臣屬漢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卽位遣

五將將兵擊匈奴

師古曰謂本始二年御史大夫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後將軍趙充國爲蒲類將軍雲中太守田順爲武牙將軍及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

增凡五將也

車師田者驚去車師復通於漢匈奴怒召其太子軍宿欲已

爲質軍宿焉耆外孫不欲質匈奴亡走焉耆車師王更立子烏貴

爲太子及烏貴立爲王與匈奴結婚姻教匈奴遮漢道通烏孫者

地節二年漢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憲師古曰憲音許吏反將免刑罪人田渠

犂積穀欲已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憲發城郭諸國兵萬餘人自與

所將田士千五百人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尙在其北石城

中未得會軍食盡吉等且罷兵歸渠犂田秋收畢復發兵攻車師

王於石城王聞漢兵且至北走匈奴求救匈奴未爲發兵王來還

與貴人蘇猶議欲降漢恐不見信蘇猶教王擊匈奴邊國小蒲類

斬首略其人民呂降吉車師旁小金附國隨漢軍後盜車師車師
王復自請擊破金附匈奴聞車師降漢發兵攻車師吉憲引兵北
逢之匈奴不敢前吉憲卽畱一候與卒二十人畱守王吉等引兵
歸渠犂車師王恐匈奴兵復至而見殺也廼輕騎奔烏孫吉卽迎
其妻子置渠犂東奏事至酒泉有詔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已
安西國侵匈奴吉還傳送車師王妻子詣長安賞賜甚厚每朝會
四夷常尊顯呂示之於是吉始使吏卒三百人別田車師得降者
言單于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
人國不可不爭也果遣騎來擊田者吉廼與校尉盡將渠犂田士
千五百人往田匈奴復益遣騎來漢田卒少不能當保車師城中
匈奴將卽其城下謂吉曰師古曰卽就也單于必爭此地不可田也圍城數
日廼解後常數千騎往來守車師吉上書言車師去渠犂千餘里

聞已河山

師古曰聞隔也音屬莫反

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

公卿議已爲道遠煩費可且罷車師田者詔遣長羅侯

師古曰常惠也

將張掖酒泉騎出車師北千餘里揚威武車師旁胡騎引去吉廼得出

歸渠犂凡三校尉屯田車師王之走烏孫也烏孫畱不遣遣使上

書願畱車師王備國有急可從西道已擊匈奴漢許之於是漢召

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已爲王盡徙車師國民令居渠犂

遂已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

漢後漢使侍郎殷廣德責烏孫求車師王烏孫貴將詣闕

師古曰烏孫遣其將

之貴者入漢朝

賜第與其妻子居是歲元康四年也其後置戊己校尉屯田

居車師故地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舩北通玉門關往

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已省道里半避白龍堆之阨車師後

王姑句

師古曰句音鉤

已道當爲挂置

師古曰挂者支挂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挂於已故心不便也挂音竹羽反又音竹具反其字從手而讀之者或

不曉言挂爲梁柱之柱及分破其句言置柱於心皆失之矣

心不便也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普欲

分明其界然後奏之召姑句使證之不肯繫之姑句數言牛羊賕

吏求出不得姑句家矛盾生火其妻股紫陬師古曰陬音子侯反謂姑句曰矛

端生火此兵氣也利已用兵前車師前王爲都護司馬所殺今久

繫必死不如降匈奴即馳突出高昌壁入匈奴又去胡來王唐兜

國比大種赤水羌師古曰比近也音納凍反數相寇不勝告急都護都護但欽不已

時救助唐兜困急怨欽東守玉門關玉門關不內即將妻子人民

千餘人亡降匈奴匈奴受之而遣使上書言狀是時新都侯王莽

秉政遣中郎將王昌等使匈奴告單于西域內屬不當得受單于

謝罪執二王已付使者莽使中郎王萌待西域惡都奴界上逢受

師古曰逢受謂先至待之逢見即受取也單于遣使送因請其罪師古曰請免其罪也使者已聞莽不聽詔

下會西域諸國王陳軍斬姑句唐兜已示之至莽篡位建國二年

已廣新公甄豐為右伯當出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聞之與其右

將股鞮左將尸泥支謀曰師古曰鞮音了奚反聞甄公為西域太伯當出故事

給使者牛羊穀芻蕘導譯前五威將過所給使尙未能備今太伯

復出國益貧恐不能稱師古曰不爾所求也欲亡入匈奴戊己校尉刀護聞之

師古曰刀音彫召置離驗問辭服乃械致都護但欽在所埒婁城師古曰埒婁城名埒音劣婁音

機置離人民知其不還皆哭而送之至欽則斬置離置離兄輔國

侯狐蘭支將置離衆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師古曰盡率一國之衆也是

時莽易單于璽單于恨怒遂受狐蘭支降遣兵與共寇擊車師殺

後城長傷都護司馬及狐蘭兵復還入匈奴時戊己校尉刀護病

遣史陳良屯桓且谷備匈奴寇師古曰且音子余反史終帶取糧食司馬丞韓

立領諸壁右曲候任商領諸壘相與謀曰西域諸國頗背叛匈奴

欲大侵要死可殺校尉將人衆降匈奴如淳曰言匈奴來侵會當死耳可降匈奴也師古曰要音妙反卽將

數千騎至校尉府脅諸亭令燔積薪

師古曰示爲燬火也

分告諸壁曰匈奴十

萬騎來入吏士皆持兵後者斬得三四百人去校尉府數里止晨

火難

師古曰古然字

校尉開門擊鼓收吏士良等隨入遂殺校尉刀護及子

男四人諸昆弟子男獨遺婦女小兒

師古曰遺謂不殺也

止畱戊己校尉城遣

人與匈奴南將軍相聞南將軍曰二千騎迎良等良等盡脅略戊

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餘人入匈奴單于曰良帶爲烏賁都尉

師古曰

曰賁

後三歲單于死弟烏鞬單于咸立

師古曰鞬音力追切

復與莽和親莽遣使

者多齎金幣賂單于購求陳良終帶等單于盡收四人及手殺刀

護者芝音妻子已下二十七人皆械檻車付使者到長安莽皆燒

殺之其後莽復欺詐單于和親遂絕匈奴大擊北邊而西域亦互

解焉耆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天鳳二年廼遣五

威將王駿西域都護李崇將戊己校尉出西域諸國皆郊迎送兵

穀焉耆詐降而聚兵自備駿等將莎車龜茲兵七千餘人分爲數部入焉耆焉耆伏兵要遮駿及姑墨尉犁危須國兵爲反聞還共襲擊駿等皆殺之唯戊己校尉郭欽別將兵後至焉耆焉耆兵未還欽擊殺其老弱引兵還莽封欽爲剡胡子剡展曰剡音衫師古曰剡絕也音子小反字本作剡轉寫誤耳李崇收餘士還保龜茲數年莽死崇遂沒西域因絕最凡國五十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長千長都尉且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已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相與報不督錄總領也

贊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

師古曰圖謀也從音子容反

廼

表河曲列西郡開玉門通西域已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遭值文景立然養民五世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璚瑁則建珠崖七郡

師古曰璚音代

殊音

感枸檮竹杖則開牂柯越嶠

師古曰檮音矩

聞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

自是之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後宮

如淳曰文甲即瑤瑤也通犀中央色白通兩頭

蒲

稍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

孟康曰西駿馬名也師古曰稍馬音所交反

鉅象師子猛犬

大雀之羣食於外囿

師古曰鉅亦大

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廣開上林穿

昆明池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興造甲乙之帳

師古曰其數非

一以甲乙次第名之也

落呂隨珠和璧

師古曰落與絡同

天子負黼依襲翠被馮玉几而處

其中

師古曰依讀曰展展如小屏學而畫為黼文也白與黑謂之黼又為斧形襲重衣也被音皮義反

設酒池肉林呂饗四夷之

客作巴俞都盧海中碣極漫衍魚龍角抵之戲呂觀視之

晉灼曰都盧國名也

李奇曰都盧體輕善緣者也碣極樂名也師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謂賓人也勁銳善舞本從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嘉觀其舞因令樂人習之故有巴俞之樂漫衍者即張衡西京賦所云巨獸百尋是為漫延者也魚龍者為舍利之獸先戲於庭極畢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激水作聲障日畢化成黃龍八丈出水敖戲於庭炫耀日光西京賦云海鱗變而成龍即為此色也俞音踰碣音大浪反衍音弋戰反視讀曰示觀示者視之令觀也

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廼擢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

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

師古曰屈音其勿反

困之已凶年寇盜並起道

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於郡國然後勝之是已末

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

近有龍堆遠則蔥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楊雄之論皆

已爲此天地所已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曰西戎卽序

師古曰禹貢之辭也序次也

禹旣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

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

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

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已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唯

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尙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

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屬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

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卻走馬義

兼之矣亦何旨尚茲

師古曰西戎卽序說以前昔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九譯而獻
白雉至王問周公曰德不加焉則君子不饗其質政不施焉則
君子不臣其遠吾何以獲此物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耆曰久矣天之無烈風雷雨也意中國有
聖人乎蓋往朝之然後歸之王稱先王之神所致以薦宗廟太宗漢文帝也卻走馬謂有人獻千
里馬不受還之賜道路費也老子德經
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故贊引也

西域傳第六十六下

終

金陵書局
影印
汲古閣本

漢書九十六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

漢書九十七

正義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師古曰繼體謂嗣位也守文言遵成法不用武功也非獨內德茂

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師古曰禹娶塗山氏之女而生啓也而桀之放

也用末喜師古曰末喜桀之妃有施氏女也美於色薄於德女子行丈夫心桀常置末喜於膝上聽用其言昏亂失道於是湯伐之遂放桀與末喜死於南巢殷之

興也師古曰有娥國名其女簡狄吞燕卵而生商而紂之滅也師古曰紂之妃有蘇氏女也美好辭與於姦充嬖幸於紂紂用其言毒虐衆庶於是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倒戈不爲之戰武王克殷致天之罰斬紂已頭縣之於小白

姬己師古曰姬己紂之妃有蘇氏女也美好辭與於姦充嬖幸於紂紂用其言毒虐衆庶於是武王伐紂戰于牧野紂倒戈不爲之戰武王克殷致天之罰斬紂已頭縣之於小白周之興也以姜嫄及太任太姒師古曰姜嫄有邰氏之女帝嚳之妃也太任文王母太姒武王母也姬音原

而幽王之禽也淫褒姒師古曰褒姒戎褒姒烽火而諸侯莫救也故易基乾

坤詩首關雎師古曰基亦始書美釐降師古曰釐理也尚書堯典稱舜之美云釐降二女于嫄

春秋譏不親迎師古曰春秋公羊經隱二年紀履緌來迎女傳曰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也何譏始不親迎也夫婦之際

人道之大倫也師古曰倫理也禮之用唯昏姻爲兢兢師古曰兢兢戒慎也夫樂調而四

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師古曰與人能弘道末如命

何師古曰末無也論語載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稱子路曰道之將興命也道之將廢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故引之甚哉妃匹之愛君不

能得之臣父不能得之子況卑下乎師古曰言雖君父之尊不能奪其所好而移其本意既驩合矣

或不能成子姓師古曰成子姓矣而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

罕言命蓋難言之師古曰論語曰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者希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

師古曰惡音烏謂於何也論語稱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已矣謂孔子不言性命及天道而學者誤讀謂孔子之言自惑與天道合非唯失於文句

實乃大漢興因秦之稱號帝母稱皇太后祖母稱太皇太后適稱皇

后師古曰適讀曰嫡后亦言也天曰皇天地曰后上故天子之妃以后為稱取象一義妾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

七子長使少使之號焉師古曰長善也八七祿秩之差也長使少使主供使者至武帝制婕妤娥倭

華充依各有爵位師古曰使言接幸於上也行美稱也倭娥皆美貌也倭倭猶言弄弄也

音同耳姬音五經反倭音客而元帝加昭儀之號師古曰昭顯其儀不隆重也凡十四等云師古曰除皇后

秩百石昭儀位視丞相爵比諸侯王婕妤視上卿比列侯娥倭視中

十四等

二千石比關內侯

師古曰中二千石實得二千石也中之豆滿也月得百八十一斛是為一歲凡得二千一百六十石言二千者舉成數耳

俗華視

真二千石比大上造

師古曰真二千石月得百五十斛一歲凡得一千八百石耳大上造第廿六爵

美人視二千石比

少上造

師古曰二千石月得百一十斛一歲凡得一千四百四十石耳少上造第十五爵

八子視千石比中更

師古曰中更第廿三爵也

更音公衡反其下亦同

充依視千石比左更

師古曰左更第十二爵

七子視八百石比右庶長

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

師古曰右庶長第十一爵

良人視八百石比左庶長

師古曰左庶長第十爵

長使視六百石比五

大夫

師古曰五大夫第九爵

少使視四百石比公乘

師古曰公乘第八爵

五官視三百石

掌亦象外之五官也

順常視二百石無涓其和娛靈保林良使夜者皆視百石

師古曰涓潔也無涓言無所不潔也其讀曰恭言恭順而和柔也娛靈可以娛樂情靈也保安也保林言其可安眾如林也良使使令之善者也夜者主職夜事令音力成反

上家人

子中家人子視有秩斗食云

師古曰家人子者言采擇良家子以入宮未有職號但稱家人子也斗食謂佐史也謂之斗食者言一歲不滿百石曰食

一斗二升

五官呂下葬司馬門外

服虔曰陵上司馬門之外

高祖呂皇后父呂公單父人也

師古曰單音善父音甫

好相人高祖微時呂公見

而異之乃呂女妻高祖生惠帝魯元公主高祖為漢王元年封呂

公爲臨泗侯二年立孝惠爲太子後漢王得定陶戚姬愛幸生趙

隱王如意太子爲人仁弱高祖已爲不類已常欲廢之而立如意

如意類我戚姬常從上之關東日夜啼泣欲立其子呂后年長常

畱守希見益疏如意且立爲趙王畱長安幾代太子者數師古曰幾

數音所角反賴公卿大臣爭之及叔孫通諫用畱侯之策得無易呂后爲

人剛毅佐高帝定天下兄二人皆爲列將從征伐長兄澤爲周呂

侯次兄釋之爲建成侯逮高祖而侯者三人高祖四年臨泗侯呂

公薨高祖崩惠帝立呂后爲皇太后廼令永巷囚戚夫人髡鉗衣

赭衣令舂戚夫人舂且歌曰子爲王母爲虜終日舂薄草常與死

爲伍師古曰與死罪者爲伍也相離三千里當誰使告女師古曰女讀曰汝此下皆同太后聞之大怒

曰乃欲倚女子邪師古曰乃亦汝乃召趙王誅之使者三反師古曰反還也三還猶今言三回也趙

相周昌不遣太后召趙相相徵至長安使人復召趙王王來惠帝

慈仁知太后怒自迎趙王霸上入宮挾與起居飲食數月帝晨出

射趙王不能蚤起太后伺其獨居使人持燭飲之遲帝還趙王死

師古曰遲音直二反解在高紀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熏耳飲瘡藥師古曰去其眼精以藥熏耳今瘡也瘡不能言也以瘡藥飲之也飲

音於禁反瘡音於今反使居鞠域中師古曰鞠域如錫鞠之域謂窟室也鞠音巨六反名曰人彘居數

月廼召惠帝視人彘帝視而問知其戚夫人廼大哭因病歲餘不

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為臣為太后子終不能復治天下

師古曰令太后視事已自如太子然曰此日飲為淫樂不聽政七年而崩太后發喪哭而

泣不下師古曰泣謂淚也留侯子張辟彊為侍中年十五謂丞相陳平曰太

后獨有帝今哭而不悲君知其解未師古曰解猶解說其意陳平曰何解辟彊曰

帝無壯子太后畏君等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

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幸脫禍矣師古曰脫免也丞相

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廼哀師古曰說讀曰悅呂氏權由此起廼立孝

惠後宮子爲帝太后臨朝稱制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友其王恢師古

曰其讀曰泰

及燕靈王建遂立周呂侯子台爲呂王

師古曰台音土來反

台弟產爲梁

王建城侯釋之子祿爲趙王台子通爲燕王又封諸呂凡六人皆爲列侯追尊父呂公爲呂宣王兄周呂侯爲悼武王太后持天下八年病大禍而崩語在五行志病因呂趙王祿爲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爲相國居南軍戒產祿曰高祖與大臣約非劉氏王者天下其擊之今王呂氏大臣不平我卽崩恐其爲變必據兵衛宮慎毋送喪爲人所制太后崩太尉周勃丞相陳平朱虛侯劉章等共誅產祿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而迎立代王是爲孝文皇帝

孝惠張皇后宣平侯敖尙帝姊魯元公主有女惠帝卽位呂太后欲爲重親以公主女配帝爲皇后欲其生子萬方終無子廼使陽

為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

師古曰名殺其母立所名子為太子惠為自后子

帝崩太子立為帝四年廼自知非皇后子出言曰太后安能殺吾

母而名我我壯即為所為

師古曰為其所為謂所生之母也並音于偽反

太后聞而患之恐其作

亂廼幽之永巷言帝病甚左右莫得見太后下詔廢之語在高后

紀遂幽死更立恒山王弘為皇帝而呂祿女為皇后欲連根固

本牢甚

師古曰牢堅也

然而無益也呂太后崩大臣正之卒滅呂氏少帝恒

山淮南濟川王皆呂非孝惠子誅獨置孝惠皇后廢處北宮

師古曰北宮也

北宮在未央宮之北

孝文後元年薨葬安陵不起墳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父吳人秦時與故魏王宗女魏媼通生薄姬

而薄姬父死山陰因葬焉

師古曰山陰會稽之縣

及諸侯畔秦魏豹立為王而魏

媼內其女於魏宮許負相薄姬當生天子是時項羽方與漢王相

距滎陽天下未有所定豹初與漢擊楚及聞許負言心喜因背漢

而中立與楚連和

師古曰息謂當得天下

漢使曹參等虜魏王豹已其國爲郡而

薄姬輸織室豹已死漢王入織室見薄姬有詔內後宮歲餘不得

幸始姬少時與管夫人趙子兒相愛約曰先貴毋相忘已而管夫

人趙子兒先幸漢王漢王四年坐河南成臯臺此兩美人侍相

與笑薄姬初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曰實告漢王心悽然憐薄

姬是日召欲幸之對曰昨夢龍據妾胸上曰是貴徵也吾爲汝

成之遂幸有身歲中生文帝年八歲立爲代王自有子後希見高

祖崩諸幸姬戚夫人之屬呂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宮而薄姬已希

見故得出從子之代爲代太后太后弟薄昭從如代

師古曰如往也

代王立

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呂氏彊暴皆稱薄氏仁善故

迎立代王爲皇帝尊太后爲皇太后封弟昭爲軹侯

師古曰軹音只

太后母

亦前死葬櫟陽北廼追尊太后父爲靈文侯會稽郡致園邑三百

家長丞弓下使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櫟陽亦置靈文夫人園令

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師古曰言太后為外家所養也

廼召復魏氏師古曰優復之也復音方目反賞賜各弓親疏受之薄氏侯者一人太后

後文帝二歲孝景前二年崩師古曰言文帝崩後二歲太后乃崩葬南陵師古曰薄太后陵在霸陵之南故稱南陵即今

所謂薄陵用呂后不合葬長陵師古曰以呂后是正嫡故薄不得合葬也故特自起陵近文帝

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弓良家子選入宮太后出宮人

弓賜諸王各五人竇姬與在行中師古曰與讀曰豫家在清河願如趙近家

師古曰如往也請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師古曰主遣宦者吏謂宦者為吏而主發遣宮人者也籍謂名簿也伍猶列也

宦者忌之誤置籍代伍中籍奏詔可當行竇姬涕泣怨其宦

者不欲往相彊廼肯行至代代王獨幸竇姬生女嫫師古曰嫫音匹昭反孝惠

七年生景帝代王王后生四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

代王為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師古曰更互也音公衡反文帝立數月公卿請

立太子而竇姬男最長立為太子竇姬為皇后女為館陶長公主

師古曰年最長故謂長公主

明年封少子武為代王後徙梁師古曰初封代王後更為梁王是為梁孝王

竇皇后親蚤卒葬觀津

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觀音工曉反

於是薄太后廼詔有司追封

竇后父為安成侯母曰安成夫人令清河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

守比靈文園法竇后兄長君弟廣國字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

人所略賣其家不知處傳十餘家至宜陽為其主人入山作炭算

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卧者

師古曰厭音一甲反

少君獨脫不死師古曰脫免也自

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

師古曰從其主家也之往也

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

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采桑墮

師古曰墮墮謂墮

樹

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皇后言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復問

其所識

師古曰識記也真志反

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傳舍中句沐沐我已飯我

乃去

師古曰乞沐具而為之沐沐訖又飯食之也飯音扶晚反

於是竇皇后持之而泣侍御左右皆悲廼

厚賜之家於長安絳侯灌將軍等曰吾屬不死命乃且縣此兩人

師古曰恐其後擅權則將相大臣當被害

此兩人所出微不可不為擇師傅又復放呂氏大事

也

師古曰放音甫往反

於是乃選長者之有節行者與居竇長君少君由此為

退讓君子不敢言富貴驕人竇皇后疾失明文帝幸邯鄲慎夫人

尹姬皆無子文帝崩景帝立皇后為皇太后乃封廣國為章武侯

長君先死封其子彭祖為南皮侯吳楚反時太后從昆弟子竇嬰

俠喜士

師古曰喜音許吏反

為大將軍破吳楚封魏其侯竇氏侯者凡三人竇

太后好黃帝老子言景帝及諸竇不得不讀老子尊其術太后後

景帝六歲凡立五十一年元光六年崩

師古曰武紀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此傳云後景帝六歲是也而以建元為元

先則是參錯又當言凡四十五年而云五十一再三乖謬皆此傳誤

合葬霸陵遺詔盡呂東宮金錢財物賜長

公主嫖

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

至武帝時魏其侯竇嬰為丞相後誅

孝景薄皇后孝文薄太后家女也景帝為太子時薄太后取呂為

太子妃景帝立立薄妃爲皇后無子無寵立六年薄太后崩皇后廢廢後四年薨葬長安城東平望亭南

孝景王皇后武帝母也父王仲槐里人也母臧兒故燕王臧荼孫也爲仲妻生男信與兩女而仲死臧兒更嫁爲長陵田氏婦生男蚡勝臧兒長女嫁爲金王孫婦生一女矣而臧兒卜筮曰兩女當貴欲倚兩女

師古曰冀其貴而依倚之得尊寵也倚音於綺反

奪金氏金氏怒不肯與決乃內太

子宮太子幸愛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在身時王夫人夢曰入其懷已告太子太子曰此貴徵也未生而文帝崩景帝卽位王夫人生男是時薄皇后無子後數歲景帝立齊栗姬男爲太子而王夫人男爲膠東王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爲妃栗姬妒而景帝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栗姬日怨怒謝長主不許長主欲與王夫人王夫人許之會薄皇后廢長公主日譖栗姬短景帝嘗屬諸

姬子

師古曰諸姬子諸姬所生之子也屬音之欲反此下皆同

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不肯應言不

遜景帝心銜之而未發也長公主曰譽王夫人男之美帝亦自賢

之又耳曩者所夢日符

師古曰耳常聽聞而記之也符猶瑞應

計未有所定王夫人又陰使

人趣大臣立栗姬為皇后

師古曰趣音曰促

大行奏事文曰子以母貴母以

子貴今太子母號宜為皇后帝怒曰是乃所當言邪

師古曰乃汝也言此事非汝所當得言

遂案誅大行而廢太子為臨江王栗姬愈恚不得見以憂死卒立

王夫人為皇后

師古曰卒終也

男為太子封皇后兄信為蓋侯初皇后始入

太子家後女弟兒姁亦復入

師古曰姁音許于反諸婦人之名字音皆同

生四男兒姁早卒四

子皆為王

師古曰謂廣川惠王越膠東康王奇清河哀王乘常山藏王孫

皇后長女為平陽公主次南宮公

主次隆慮公主

師古曰慮音慮

皇后立九年景帝崩武帝即位為皇太后尊

太后母臧兒為平原君封田蚡為武安侯勝為周陽侯王氏田氏

侯者凡三人蓋侯信好酒田蚡勝貪巧於文辭蚡至丞相追尊王

仲爲其侯

師古曰其讀曰恭

槐里起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及平原君薨從

田氏葬長陵亦置園邑如其侯法初皇太后微時所謂金王孫生

女俗在民間蓋諱之也

師古曰言隨流俗而在閭巷未顯貴

武帝始立韓嫣白之

師古曰嫣音應

曰何爲不蚤言乃車駕自往迎之其家在長陵小市直至其門使

左右入求之家人驚恐女逃匿扶將出拜帝下車立曰大姊何藏

之深也載至長樂宮與俱謁太后太后垂涕女亦悲泣帝奉酒前

爲壽錢千萬奴婢三百人公田百頃甲第以賜姊太后謝曰爲帝

費因賜湯沐邑號修成君男女各一人女嫁諸侯男號修成子仲

以太后故橫於京師

師古曰橫音胡孟反

太后凡立二十五年後景帝十五歲

元朔三年崩合葬陽陵

孝武陳皇后長公主嫖女也曾祖父陳嬰與項羽俱起後歸漢爲

堂邑侯傳子至孫午午尙長公主生女初武帝得立爲太子長主

有力取主女爲妃及帝卽位立爲皇后擅寵驕貴十餘年而無子

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

師古曰幾音鉅依反數音所角反

上愈怒后又挾婦人媚

道頗覺元光五年上遂窮治之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

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楚服梟首於市使有司賜

皇后策曰皇后失序惑於巫祝

師古曰言失德義之序而妄祝詛也

不可以承天命其上

璽綬罷退居長門宮明年堂邑侯午薨主男須嗣侯主寡居私近

董偃十餘年主薨須坐淫亂兄弟爭財當死自殺國除後數年廢

后乃薨葬霸陵郎官亭東

孝武衛皇后字子夫生微也其家號曰衛氏出平陽侯邑子夫爲

平陽主謳者

師古曰齊歌曰謳音一侯反

武帝卽位數年無子平陽主求良家女十

餘人飾置家帝被霸上

孟康曰被除也於霸水上自被除今三月上巳祓禊也師古曰祓音廢禊音系

還過平陽主主

見所侍美人

師古曰侍儲侍也侍音吏紀反

帝不說旣飲謳者進帝獨說子夫

師古曰說皆讀曰悅

帝起更衣子夫侍尚衣

如淳曰以帷帳障尊者也晉灼曰代侍五帝之衣師古曰軒中得

幸師古曰軒謂軒車即今車之施轆者

還坐驪甚賜平陽主金千斤主因奏子夫送入宮

子夫上車主拊其背曰行矣

師古曰拊謂摩循之也行矣猶今言好去強飯勉之師古曰強音其兩反饑音扶晚反

即貴願無相忘入宮歲餘不復幸武帝擇宮人不中用者斥出之

子夫得見涕泣請出上憐之復幸遂有身尊寵召其兄衛長君弟

青侍中而子夫生三女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為皇后先是衛長

君死乃以青為將軍擊匈奴有功封長平侯青三子在襁褓中皆

為列侯及皇后姊子霍去病亦以軍功為冠軍侯至大司馬票騎

將軍青為大司馬大將軍衛氏支屬侯者五人青還尚平陽主皇

后立七年而男立為太子後色衰趙之王夫人中山李夫人有寵

皆蚤卒後有尹婕妤鉤弋夫人更幸

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衛后立三十八年遭

巫蠱事起江充為姦太子懼不能自明遂與皇后共誅充發兵兵

敗太子亾走詔遣宗正劉長樂執金吾劉敢奉策收皇后璽綬自殺黃門蘇文姚定漢興置公車令空舍盛以小棺瘞之城南桐栢

師古曰瘞瘞也桐栢亭名也瘞音於例反

衛氏悉滅宣帝立乃改葬衛后追謚曰思后置園邑

三百家長丞周衛奉守焉

師古曰葬在杜門外大道東以倡優雜伎千人樂其園故號千人聚其地在今長安城內金城坊西北隅是

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師古曰倡樂人音昌初夫人兄延年性知音善歌舞武

帝愛之每為新聲變曲聞者莫不感動延年侍上起舞歌曰北方

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

國佳人難再得

師古曰非不愛惜城與國也但以佳人難得愛悅之深不覺傾覆

上嘆息曰善世豈有此人

平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

生一男是為昌邑哀王李夫人少而蚤卒上憐閔焉圖書其形於

甘泉宮及衛思后廢後四年武帝崩大將軍霍光緣上雅意以李

夫人配食

師古曰緣因也雅意素舊之意

追上尊號曰孝武皇后初李夫人病篤上自

臨候之夫人蒙被謝曰妾久寢病形貌毀壞不可以見帝願以王

及兄弟為託上曰夫人病甚殆將不起一見我屬託王及兄弟豈

不快哉夫人曰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妾不敢以燕嬌見帝師古曰

人曰尊官在帝不在一見上復言欲必見之夫人遂轉鄉歔歔而師古曰

不復言師古曰鄉讀曰嚮轉面而嚮裏也歔音虛歔音許既反於是上不說而起師古曰說夫人姊妹讓

之曰師古曰貴人獨不可一見上屬託兄弟邪何為恨上如此夫人

曰所以不欲見帝者乃欲以深託兄弟也我曰容貌之好得從微

賤愛幸於上夫曰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師古曰弛解也音武爾反愛弛則恩絕上

所以孿孿顧念我者乃以平生容貌也師古曰孿音力全反又讀曰總今見我毀壞顏

色非故必畏惡吐棄我意尚肯復追思閱錄其兄弟哉及夫人卒

上召后禮葬焉其後上召夫人兄李廣利為貳師將軍封海西侯

延年為協律都尉上思念李夫人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

神廼夜張燈燭設帷帳陳酒肉而令上居他帳遙望見好女如李

夫人之貌還幄坐而步師古曰夫人之神於幄中坐又出而徐步又不得就視上愈益相思悲

感為作詩曰是邪非邪師古曰言所見之狀定是夫人以否立而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師古曰姍

細行貌音先安反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上又自為作賦以傷悼夫人其辭曰

美連娟以脩嫋兮師古曰嫋美也連娟嫋弱也嫋音互嫋音一全反命櫜絕而不長師古曰櫜截也音子小反飾新

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師古曰新宮待神之處野與仲同佇待也泯然滅絕意慘鬱鬱其蕪穢兮

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孟康曰山椒山陵也置輿馬於山陵也師古曰

自慘鬱鬱以下皆言夫人身處墳墓而隱翳也修長也陽明也秋氣憺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師古曰淒淚寒芳香亦喻夫人也憺音千感反淚音展

神煢煢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壘託沈陰以曠久兮師古曰沈陰言在地下也曠與曠同未央猶未半也

惜蕃華之未央師古曰未央言年歲未半而早落蕃華故痛惜之蕃音扶元反念窮極之不還

兮惟幼眇之相羊師古曰惟思也幼眇猶窈窕也相羊猶翔也幼音一小反相音襄函菱莢以俟風兮芳雜

襲以彌章

李奇曰襲音敷而康曰襲音緩華中齊也夫人之色如春華含蕊敷散以待風也師古曰雜襲重積也

的容與以猗靡兮

飄姚虛愈莊

孟康曰言夫人之顏色的然盛美雖在風中飄姚愈益端嚴也師古曰縹音匹妙反

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

視而娥揚

師古曰追述平生微宴之時也娥揚揚其娥眉

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

謂夫人藏其顏色不肯見帝屬其家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心逐者帝自言中心追逐夫人不能已也包紅顏者言在墳墓之中不可見也

驩接狎以離別兮

宵寤夢之芒芒

師古曰言絕接狎之驩而遂離別也宵夜也芒芒無知之貌也音莫郎反

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

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

哀喪回以躊躇

師古曰躊躇住足也躊音躊躊合韻音丈預反

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

師古曰荒音呼應反

超兮西征屑兮不見

意也以日為喻

思若流波怛兮在心

師古曰流波言思不絕也怛悼也

亂曰

師古曰亂理也

佳俠函光隕朱榮兮

孟康曰佳俠猶佳麗

嫉妬闖茸將安程

子增歎沔沔兮

應劭曰弟士人弟兄也子昌邑王也孟康曰沔沔涕淚也音灼曰沔音沔

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

師古曰朝鮮之間謂小兒泣不止名為啼音許遠反

嚮不虛應

字從午未之未也

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

亦云已兮

師古曰得讀曰獲之聲必當有應而

嫫妍大息嘆稚子兮

孟康曰夫人蒙

彼歎歎不見帝哀其子小而孤也晉灼曰三輔謂憂愁面省瘦曰嫫其嫫其猶嫫妍也師古曰嫫音在消反

嫫嫫不言倚所恃兮

孟康曰恃平曰之恩

知上必感念之也師古曰嫫嫫哀愴之意也嫫音劉標音栗

仁者不誓豈約親兮

如淳曰仁者之行患尚一不以爲恩施豈有親親而反當以言約乎

既往不來申以信兮

師古曰死者一往不返情念酷痛重以此心爲信不有忽忘也信合韻音新

去彼昭昭就冥冥

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

師古曰故庭謂平生所居室之庭也復音扶目反

嗚呼哀哉想魂靈兮

其後李延年弟季坐姦亂後宮廣利降匈奴家族滅矣

孝武鉤弋趙婕妤昭帝母也家在河間武帝巡狩過河間望氣者

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兩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卽

時伸由是得幸號曰拳夫人先是其父坐法宮刑爲中黃門死長

安葬雍門

師古曰雍門在長安西北幸里西南去長安三十里廣起云趙父家在門西也

拳夫人進爲婕妤居鉤弋宮

師古曰黃圖鉤弋宮在城外漢武故事曰在直門南也

大有寵太始三年生昭帝號鉤弋子任身十四

月廼生上曰聞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廼命其所生門曰

堯母門後衛太子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多過失寵姬王夫人男

齊懷王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蚤薨鉤弋子年五六歲壯大多知

其年穉母少恐女主顓恣亂國家猶與久之師古曰與讀曰豫鉤弋婕妤從

幸甘泉有過見譴以憂死師古曰譴責也音口談反因葬雲陽師古曰在甘泉宮南今土俗人呼爲女陵後上

疾病乃立鉤弋子爲皇太子拜奉車都尉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

輔少主明日帝崩昭帝卽位追尊鉤弋婕妤爲皇太后發卒二萬

人起雲陵邑三千戶追尊外祖趙父爲順成侯詔右扶風置園邑

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順成侯有姊君姁賜錢二百萬奴婢第宅

以充實焉諸昆弟各以親疏受賞賜趙氏無在位者唯趙父追封

孝昭上官皇后祖父榮隴西上邽人也少時爲羽林期門郎從武

帝上甘泉天大風車不得行解蓋授榮榮奉蓋雖風常屬車師古曰屬連也

竟之雨下蓋輒御上奇其材力遷未央殿令上嘗體不安及愈見馬

師古曰見謂早見之音胡龍反

馬多瘦上大怒令以我不復見馬邪欲下吏桀頓首曰

臣聞聖體不安日夜憂懼意誠不在馬

師古曰誠實也

言未卒泣數行下上

以為忠由是親近為侍中稍遷至太僕武帝疾病以霍光為大將

軍太僕桀為左將軍皆受遺詔輔少主以前捕斬反者莽通功封

桀為安陽侯初桀子安取霍光女結婚相親光每休沐出桀常代

光入決事昭帝始立年八歲帝長姊鄂邑蓋長公主居禁中其養

帝師古曰其音居用反養音弋亮反

蓋主私近于客河間丁外人

師古曰子客子之賓客也外人其名也

上與大

將軍聞之不絕主驪有詔外人侍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

帝時上官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欲內之光以為尚幼不聽

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

主時得入為后

師古曰以時得人

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

師古曰椒房殿名在未央宮中

居成

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

外人喜言於長主長主以為然詔召安女入為婕妤安為騎都尉

月餘遂立為皇后年甫六歲師古曰甫始也安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

百戶遷車騎將軍日以驕淫受賜殿中出對賓客言與我壻飲大

樂見其服飾使人歸欲自燒物安醉則裸行內與後母及父諸良

人侍御皆亂師古曰良人謂妾也侍御則兼婢矣子病死仰而罵天數守大將軍光為丁

外人求侯師古曰守求請之及桀欲安官祿外人師古曰不由材德故云安光執正皆不聽又

桀妻父所幸充國為太醫監闖入殿中下獄當死冬月且盡蓋主

為充國人馬二十四贖罪乃得減死論於是桀安父子深怨光而

重德蓋主知燕王旦帝兄不得立亦怨望桀安即記光過失子燕

王令上書告之又為丁外人求侯燕王大喜上書稱子路喪姊期

而不除孔子非之子路曰由不幸寡兄弟不忍除之師古曰事見禮記由子路之名故

曰觀過知仁

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引此言者謂子路厚於骨肉雖違禮制是其仁愛

今臣與陛下獨

有長公主為姊陛下幸使丁外人侍之外人宜蒙爵號書奏上以

問光光執不許又告光罪過上又疑之愈親光而疏桀安桀安寢

惠

師古曰遂漸也

遂結黨與謀殺光誘徵燕王至而誅之因廢帝而立桀或

曰當如皇后何安曰逐廢之狗當顧菟邪

師古曰言所求者人不顧小也

且用皇后為

尊一旦人主意有所移雖欲為家人亦不可得

一時也事發覺燕王蓋主皆自殺語在霍光傳桀安宗族既滅皇

后已年少不與謀

師古曰與讀曰預

亦光外孫故得不廢皇后母前死葬茂

陵郭東追尊曰敬夫人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皇后自使

私奴婢守桀安冢

師古曰廟記云上自桀安冢並在霍光東東去復候勝冢一十步

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

時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為窮袴多

其帶

服虔曰窮袴有前後當不得受通也師古曰使令所使之人也窮古袴字也窮袴即今之觀袴也令音力征反觀音下是反

後宮莫有進者皇

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后年十四五云昌邑王賀徵卽位尊皇后爲皇太后光與太后共廢王賀立孝宣帝宣帝卽位爲太皇太后凡立四十七年年五十二建昭二年崩合葬平陵

衛太子史良娣宣帝祖母也太子有妃有良娣有孺子妻妾凡三等子皆稱皇孫史良娣家本魯國有母貞君兄恭己元鼎四年入爲良娣生男進號史皇孫

師古曰進者皇孫之名

武帝末巫蠱事起衛太子及良

娣史皇孫皆遭害史皇孫有一男號皇曾孫時生數月猶坐太子繫獄積五歲乃遭赦治獄使者邴吉憐皇曾孫無所歸載已附史恭恭母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視焉後曾孫收養於掖庭遂登至尊位是爲宣帝而貞君及恭己死恭三子皆已舊恩封長子高爲樂陵侯曾爲將陵侯立爲平臺侯及高子丹已功德封武陽侯侯者凡四人高至八司馬車騎將軍丹左將軍自有傳

史皇孫王夫人宣帝母也名翁須太始中得幸於史皇孫皇孫妻
妾無號位皆稱家人子征和二年生宣帝帝生數月衛太子皇孫
敗家人子皆坐誅莫有收葬者唯宣帝得全卽尊位後追尊母王
夫人諡曰悼后祖母史良娣曰戾后皆改葬起園邑長丞奉守語
在戾太子傳地節三年求得外祖母王媼媼男無故無故弟武皆
隨使者詣闕時乘黃牛車故百姓謂之黃牛媼初上卽位數遣使
者求外家久遠多似類而非是旣得王媼令太中大夫任宣與丞
相御史屬雜考問鄉里識知者皆曰王媼言名姦人家本涿郡
蠡吾平鄉師古曰廣望亦涿郡之縣年十四嫁爲同鄉王更得妻更得死嫁爲廣望王
廼始婦師古曰廣望亦涿郡之縣產子男無故武女翁須翁須年八九歲時寄居廣
望節侯子劉仲卿宅仲卿謂廼始曰子我翁須自養長之媼爲翁
須作縑單衣師古曰縑卽今之絹也音兼送仲卿家仲卿教翁須歌舞往來歸取冬

夏衣居四五歲翁須來言邯鄲賈長兒求歌舞者仲卿欲以我與

之媼卽與翁須逃走之平鄉師古曰之往也仲卿載廼始其求媼媼惶急將

翁須歸曰兒居君家非受一錢也師古曰言不嘗得其賜也柰何欲子它人仲卿詐

曰不也後數日翁須乘長兒車馬過門呼曰我果見行師古曰呼音火故反當

之柳宿蘇林曰聚邑名也在中山盧奴東北三十里媼與廼始之柳宿見翁須相對涕泣謂曰

我欲爲汝自言師古曰言自認理不肯行翁須曰母置之師古曰置之聽之不須自言何家不可以

居師古曰言所去處皆可安居自言無益也媼與廼始還求錢用隨遂至中山盧奴

見翁須與歌舞等比五人同處師古曰比音必廉反媼與翁須共宿明日廼始

畱視翁須媼還求錢欲隨至邯鄲媼歸糶買未具廼始來歸曰翁

須已去我無錢用隨也因絕至今不聞其問賈長兒妻貞及從者

師遂辭師古曰辭對辭往二十歲太子舍人侯明從長安來求歌舞者請翁

須等五人長兒使遂送至長安皆入太子家及廣望三老更始劉

仲卿妻其等四十五人辭皆驗

師古曰其著仲卿妻之名

宣奏王媼悼后母明白上

皆召見賜無故武爵關內侯旬月間賞賜已鉅萬計頃之制詔御史賜外祖母號為博平君已博平蠡吾兩縣戶萬一千為湯沐邑封舅無故為平昌侯武為樂昌侯食邑各六千戶初廼始已本始四年病死後三歲家廼富貴追賜諡曰思成侯詔涿郡治家室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歲餘博平君薨諡曰思成夫人詔徙思成侯合葬奉明顧成廟南置園邑長丞

師古曰本號廣明故戾太子傳云皇孫及王夫人皆葬廣明其後以置園

邑奉守改曰奉明

罷涿郡思成園王氏侯者二人無故子接為大司馬車騎

將軍而武子商至丞相自有傳

孝宣許皇后元帝母也父廣漢昌邑人少時為昌邑王郎從武帝

上甘泉誤取它郎輦已被其馬發覺吏劾從行而盜當死有詔募

下蠶室

孟康曰死罪囚欲就宮者聽之

後為宦者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

師古曰部分搜索罪

人也索音

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已縛人者數千枚滿一篋緘封

山客反
師古曰殿中廬祭所止宿廬舍在

廣漢索不得它吏往得之
師古曰須得此繩索

廣

漢坐論為鬼薪輪掖庭後為暴室嗇夫時宣帝養於掖庭號皇曾

孫與廣漢同寺居

師古曰寺者掖庭之官舍

時掖庭令張賀本衛太子家吏及太子

敗賀坐下刑已舊恩養視皇曾孫甚厚及曾孫壯大賀欲已女孫

妻之是時昭帝始冠長八尺二寸賀弟安世為右將軍與霍將軍

同心輔政聞賀稱譽皇曾孫欲妻已女安世怒曰曾孫廼衛太子

後也幸得已庶人衣食縣官足矣勿復言子女事於是賀止時許

廣漢有女平君年十四五當為內者令歐侯氏子婦

師古曰歐侯姓也歐音烏溝反

當入歐侯氏子死其母將行卜相

師古曰將領自隨而行

言當大貴母獨喜賀聞

許嗇夫有女廼置酒請之

師古曰請召也召嗇夫飲酒也

酒酣為言曾孫體近下人乃

闕內侯

師古曰言曾孫之身於帝為近親縱其入材下劣尚作闕內侯書本或無入字

可妻也廣漢許諾明日姬聞之

怒

師古曰廣漢之妻不欲與曾孫

廣漢重令爲介

師古曰更令人作媒而結婚姻重音直用反

遂與曾孫一歲生元

帝數月曾孫立爲帝平君爲婕妤是時霍將軍有女與皇太后

有親公卿議更立皇后皆心儀霍將軍女

服虔曰儀音噫晉灼曰儀向也師古曰晉說是也謂附向之

亦

未有言上乃詔求微時故劔大臣知指白立許婕妤爲皇后既立

霍光已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爲昌成君霍光夫人

顯欲貴其小女道無從

師古曰從因也由也無由得內其女

明年許皇后當娠病女醫淳

于衍者霍氏所愛嘗入宮侍皇后疾衍夫賞爲掖庭戶衛謂衍可

過辭霍夫人行

師古曰過辭夫人乃行人宮也

爲我求安池監衍如言報顯顯因生心

辟左右

師古曰辟音闕謂屏去之

字謂衍少夫幸報我言事

如淳曰稱衍字曰少夫觀之也晉灼曰報我以事謂求池監也

我

亦欲報少夫可乎

晉灼曰報少夫謀弑許后事

衍曰夫人所言何等不可者

師古曰無事而不可

顯曰將軍素愛小女成君欲奇貴之願已累少夫

師古曰累託也音力端反

衍曰何

謂邪顯曰婦人免乳大故十死一生

師古曰免乳爲產子也大故大事也乳音人喻反

今皇后當

免身可因投毒藥去也

師古曰去謂除去也音丘呂反

成君即得為皇后矣如蒙力

事成富貴與少夫共之衍曰藥雜治當先嘗安可

師古曰與蒙共雜治之人有先嘗者何可行

毒

顯曰在少夫為之耳將軍領天下誰敢言者緩急相護但恐少

夫無意耳衍良久曰願盡力即擣附子齋入長定宮皇后免身後

衍取附子并合大醫大丸已飲皇后

晉灼曰大丸今澤蘭丸之屬

有頃曰我頭岑岑

也藥中得無有毒

師古曰岑岑痺悶之意

對曰無有遂加煩滿

師古曰煩音滿又音悶

衍出

過見顯相勞問

師古曰勞音來到反

亦未敢重謝衍

師古曰恐人知覺之

後人有上書告諸醫

侍疾無狀者皆收繫詔獄劾不道顯恐事急即已狀具語光因曰

既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驚鄂默然不應其後奏上署衍勿論

李奇曰光題其奏也師古曰言之於帝故解釋耳光不自善也

許后立三年而崩諡曰恭哀皇后葬杜南是

為杜陵南園

師古曰即今之所謂小陵者去杜陵十八里

後五年立皇太子廼封太子外祖父

昌成君廣漢為平恩侯位特進後四年復封廣漢兩弟舜為博望

侯延壽爲樂成侯許氏侯者凡三人廣漢薨諡曰戴侯無子絕葬南園旁置邑三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宣帝已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輔政元帝卽位復封延壽中子嘉爲平恩侯奉戴侯後亦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孝宣霍皇后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光女也母顯旣使瘡于衍陰殺許后顯因爲成君衣補

師古曰謂縫作嫁時衣被也爲蓋子僞反

治入宮具勸光內之果立

爲皇后初許后起微賤登至尊日淺從官車服甚節儉五日一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已婦道共養及霍后立亦修許后故事而皇太后親霍后之姊子故常竦體敬而禮之皇后輦駕侍從甚盛賞賜官屬已千萬計與許后時縣絕矣上亦寵之顯房燕立三歲而光薨後一歲上立許后男爲太子昌成君者爲

師古曰顯與專同

平恩侯顯怒恚不食歐血曰此乃民間時子安得立卽后有子反

爲王邪復教皇后令毒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保阿輒先嘗之
后挾毒不得行後殺許后事頗泄顯遂與諸壻昆弟謀反發覺皆
誅滅使有司賜皇后策曰皇后熒惑失道懷不德挾毒與母博陸
宣成侯夫人顯謀欲危太子無人母之恩不宜奉宗廟衣服不可
已承天命烏呼傷哉其退避宮上璽綬有司霍后立五年廢處昭

臺宮

師古曰在
上林中

後十二歲徙雲林館迺自殺葬昆吾亭東

師古曰昆吾
地名在藍田

初

霍光及兄驃騎將軍去病皆自己功伐封侯居位宣帝已光故封
去病孫山山弟雲皆爲列侯侯者前後四人孝宣王皇后其先高
祖時有功賜爵關內侯自沛徙長陵傳爵至后父奉光奉光少時
好鬪雞宣帝在民間數與奉光會相識奉光有女年十餘歲每當
適人所當適輒死故久不行及宣帝卽位召入後宮稍進爲婕妤
是時館陶主母華婕妤

師古曰華
音戶化反

及淮陽憲王母張婕妤楚孝王母

衛健仔皆愛幸霍皇后廢後上憐許太子蚤失母

師古曰許后所生故曰許太子幾為

霍氏所害

師古曰幾音巨依反

於是乃選後宮素謹慎而無子者遂立王健仔

為皇后令母養太子自為后後希見無寵封父奉光為邛成侯立

十六年宣帝崩元帝即位為皇太后封太后兄舜為安平侯後二

年奉光薨諡曰其侯葬長門南置園邑二百家長丞奉守如法元

帝崩成帝即位為太皇太后復爵太皇太后弟駿為關內侯食邑

千戶王氏列侯二人關內侯一人舜子章章從弟咸皆至左右將

軍時成帝母亦姓王氏故世號太皇太后為邛成太后邛成太后

凡立四十九年年七十餘永始元年崩合葬杜陵稱東園

師古曰雖同聲亮而別為

墳王后陵次宣帝陵東故曰東園也

奉光孫勲坐法免元始中成帝太后下詔曰孝宣王

皇后朕之姑深念奉質其修之義恩結于心

師古曰贊讀曰贊

惟邛成其侯

國廢祀絕朕甚閔焉其封其侯曾孫堅固為邛成侯至王莽乃絕

外戚傳第六十七上

終

金陵書局
影印古閣本

漢書九十七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漢書九十七

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孝元王皇后成帝母也家凡十侯五大司馬

師古曰十侯者陽平頃侯禁樂子敬侯鳳安成侯崇平阿侯

成都侯商紅陽侯立曲陽侯根高平侯逢時安陽侯音新都侯莽也五大司馬者鳳音商根莽也一曰鳳嗣禁爲侯不當重數而十人者指于長節其一也

外戚莫盛焉

自有傳

孝成許皇后大司馬車騎將軍平恩侯嘉女也元帝悼傷母恭哀

后居位日淺而遭霍氏之事故選嘉女已配皇太子初入太子家

上令中常侍黃門親近者侍送還白太子懼說狀

師古曰說讀曰悅

元帝喜

謂左右酌酒賀我左右皆稱萬歲久之有一男失之及成帝卽位

立許妃爲皇后復生一女失之初后父嘉自元帝時爲大司馬車

騎將軍輔政已八九年矣及成帝立復召元舅陽平侯王鳳爲大

司馬大將軍與嘉竝杜欽已爲故事后父重於帝舅乃說鳳曰車

騎將軍至貴將軍宜尊重之敬之無失其意益輕細微眇之漸必

生乖忤之患師古曰眇亦細也忤違也不可不慎衛將軍之曰盛於益侯師古曰衛將軍衛青也武

帝衛皇后之弟益侯王信也武帝之舅近世之事語尙在於長老之耳唯將軍察焉久之上

欲專委任鳳廼策嘉曰將軍家重身尊不宜已吏職自綦師古曰綦古累字也

育勇賜黃金二百斤已特進侯就朝位後歲餘薨諡曰恭侯后聰慧

善史書自爲妃至卽位常寵於上後宮希得進見皇太后及帝諸

舅憂上無繼嗣時又數有災異劉向谷永等皆陳其咎在於後宮

上然其言於是省減椒房掖廷用度師古曰椒房殿皇后所居皇后廼上疏曰妾謬

布服糲食孟康曰誇大也大布之衣也糲粗米也師古曰言在家時野賤也誇音夸糲音刺加以幼稚愚惑不明義理

幸得免離茅屋之下備後宮埽除蒙過誤之寵居非命所當託洿

穢不修曠職尸官師古曰洿與汗同曠空也尸主也妾主其官數逆至法踰越制度當伏放流

之誅不足已塞責廼壬寅日大長秋受詔椒房儀法御服輿駕所

發諸官署及所造作遺賜外家羣臣妾師古曰外家謂后之家族言在外也皆如竟寧以

前故事妾伏自念人椒房以來遺賜外家未嘗踰故事每輒決上

師古曰每事皆奏決於天子乃敢行也上音時掌反可覆問也師古曰覆音考自反今誠時世異制長短相補不出

漢制而已纖微之間未必可同若竟寧前與黃龍前豈相放哉師古曰豈音考自反

說文帝時也黃龍言帝時也言一帝奢儉不同豈相放哉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家吏不曉師古曰家吏皇后之官屬今壹受詔如此且

使妾搖手不得今言無得發取諸官殆謂未央宮不屬妾不宜獨

取也師古曰未央宮天子之宮故其財物皇后不得取也今言者謂詔書新有所限約之言言妾家府亦不當得妾竊惑焉

師古曰此言謂家吏之言幸得賜湯沐邑已自奉養亦小發取其中何害於誼而不

可哉又詔書言服御所造皆如竟寧前更誠不能揆其意即且令

妾被服所爲不得不如前師古曰詔書本云奢儉之制如竟寧耳而更乃謂衣服處置一如之也被音皮義反設妾欲作

某屏風張於某所曰故事無有或不能得則必繩妾曰詔書矣師古曰言或有所求吏不肯

師古曰詔書不許也此二事誠不可行唯陛下省察官吏忤恨必欲自

勝

師古曰宦吏奄人為皇后

幸妾尚貴時猶已不急事操人

師古曰尚貴時謂言

也音于高反

況今日日益侵又獲此詔其操約人豈有所訴陛下見妾

在椒房終不肯給妾纖微

師古曰言皇后自有湯沐故更無它纖毫給賜

內邪若不私府小取將

安所仰乎

師古曰內邪言內中所須者也邪語辭也仰音牛向反

舊故中宮乃私奪左右之賤繒及發

乘輿服繒言為待詔補已而貿易其中

師古曰託言此繒擬待別詔有所補浼而私換易取其好者以自用

左

右多竊怨者甚恥為之又故事以特牛祠大父母戴侯敬侯皆得

蒙恩以太牢祠今當率如故事唯陛下哀之今吏甫受詔讀記

師古曰

直豫言使后知之非可復若私府有所取也

師古曰若謂如未奉詔之前也

其萌芽

所以約制妾者恐失人理

師古曰萌芽言其初始發意若草木之方生也

今但損車駕及毋若未

央宮有所發遺賜衣服如故事則可矣

師古曰言今止當減損車馬制度及不得同未央宮輒有發取妾遺賜人於事

則可而毋衣服自當如舊也

其餘誠太迫急奈何妾薄命端遇竟寧前

師古曰端正也言不得以他時為比

例而正依竟寧前也

竟寧前於今世而比之豈可耶

師古曰言今時國家制度眾事比竟寧前不肯皆同也

故時酒

肉有所賜外家輒上表乃決又故杜陵梁美人歲時遺酒一石肉

百斤耳

蘇林曰宣帝美人也

妾甚少之遺田八子誠不可若是

師古曰當多於梁美人也

事率衆

多不可勝已文陳

師古曰率猶計也類也言以文書陳之不可勝書

俟自見索言之

師古曰俟待也自見於梁美人也

蓋也見音胡電反索音光各反

唯陛下深察焉上於是采劉向谷永之言已報曰皇帝

問皇后所言事聞之夫日者衆陽之宗天光之貴王者之象人君

之位也夫已陰而侵陽虧其正體是非下陵上妻乘夫賤踰貴之

變與

師古曰與讀曰歟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變異爲衆莫若日蝕大自漢興

日蝕亦爲呂霍之屬見已今揆之豈有此等之效與

師古曰牧州牧也相諸侯王相也

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

師古曰與讀曰歟

諸侯

拘迫漢制牧相執持之也

師古曰牧州牧也相諸侯王相也

又安獲齊趙七國之難將

相大臣褒誠秉忠唯義是從

師古曰褒古懷字

又惡有上官博陸宣成之謀

師古曰陸於何也上官榮安也博陸博陸侯霍禹也宣成宣威侯夫人燕也

強音鳥

若乃徒步豪桀非有陳勝項梁之羣

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

師古曰鄉讀曰嚮內

也匈奴夷狄非有冒頓郅支之倫也方外內鄉百蠻賓服

衛宮也

殊俗慕義八州懷德雖使其懷挾邪意猶不足憂又況其無

中國也

乎求於夷狄無有求於臣下無有微後宮也當何已塞之

非也塞

日者建始元年正月

師古曰日者猶言往日也

白氣出於營室營室者天子之

後宮也正月於尚書為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白者西方之氣

其於春當廢今正於王極之月興廢氣於後宮視后妾無能懷任

保全者

師古曰視讀曰示

已著繼嗣之微賤人將起也

師古曰善明也

至其九月流星

如瓜出于文昌貫紫宮尾委曲如龍臨於鉤陳此又章顯前尤著

在內也

師古曰尤過也

其後則有北宮井溢南流逆理數郡水出流殺人民

後則訛言傳相驚震女童入殿咸莫覺知

師古曰謂陳持弓也

夫河者水陰四

瀆之長今乃大決沒漂陵邑

師古曰大阜曰陵

斯昭陰盛盈溢違經絕紀之

應也廼昔之月鼠巢于樹野鵲變色五月庚子鳥焚其巢太山之

域易曰鳥焚其巢旅人先咲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師古曰咲古笑字也咷音桃解並在谷永傳

言王者處民上如鳥之處巢也不顧卹百姓百姓畔而去之若鳥

之自焚也雖先快意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其後必號而無及也百姓喪其

君若牛亾其毛也故稱凶泰山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正於岱宗

之山甚可懼也三月癸未大風自西搖祖宗寢廟揚裂帷席折拔

樹木頓傷車輦毀壞檻屋災及宗廟足爲寒心四月己亥日蝕東

井轉旋且索與旣無異

師古曰轉旋且索言須臾之間則欲盡也旣亦盡耳春秋書曰有食之旣故詔引以爲言也索音先各反

己猶戊

也亥復水也

張晏曰己戊皆中宮爲君亥爲水陰氣也

明陰盛咎在內於戊己虧君體著絕世

於皇極顯禍敗及京都於東井變怪衆備末重益大來數益甚成

形之禍月己迫切不救之患日寢婁深

師古曰寢婁也婁字

咎敗灼灼若此豈

可已忽哉

師古曰灼灼明白貌也忽急念也

書至高宗彤日粵有雉雉

師古曰彤音文中反

祖己曰惟

先假王正厥事又曰雖休勿休惟敬五刑己成三德

師古曰謂祖己所言皆以戒後宮也防與敕同

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

師古曰解並

卽飭

椒房及掖庭耳

師古曰謂祖己所言皆以戒後宮也防與敕同

今皇后有所疑便不便其條刺使

大長秋來白之

師古曰僚謂分降之也刺謂書之於刺板也刺首千賜反

更拘於法亦安足過蓋矯枉者

過直古今同之

師古曰矯正也枉曲也言意在正曲遂過於直

且財帛之省特牛之祠其於皇后

所以扶助德美為華寵也咎根不除災變相襲

師古曰襲重累也

祖宗且不

血食何戴侯也傳不云乎已約失之者鮮

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鮮少也謂能行儉約而有過失之事如

此者少也鮮音先踐反

審皇后欲從其奢與

師古曰與讀曰與

朕亦當法孝武皇帝也如此

則甘泉建章可復興矣世俗歲殊時變日化遭事制宜因時而移

舊之非者何可放焉

師古曰放音甫往反

君子之道樂因循而重改作昔魯人

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師古曰事見論語長府藏貨之府也閔子騫孔子弟子也名損

仍因也貫事也言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乎

蓋惡之也詩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

聽大命以傾

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老成人舊故之臣也與刑常法也言閔亂之時不用舊法以至傾危

孝文皇帝朕之師也

皇太后皇后成法也假使太后在彼時不如職今見親厚又惡可

以踰乎

師古曰言假令太后昔時不得其志不依常理而皇后今被親厚何可踰於太后制度乎婦不可踰姑也惡音烏

皇后其刻心秉德

毋違先后之制度力誼勉行稱順婦道師古曰稱副也減省羣事謙約爲右

師古曰以謙約爲先其孝東宮毋闕朔望師古曰東宮太后所居也朔望朝謁之禮也推誠永究爰何不臧

師古曰究竟也爰手也臧善也養名顯行曰息衆謹師古曰謹譯衆議也音許元反垂則列妾使

有法焉師古曰言垂法於後宮使皆遵行也皇后深惟毋忽是時大將軍鳳用事威權尤

盛其後比三年曰蝕師古曰比頻也言事者頗歸咎於鳳矣而谷永等遂著

之許氏許氏自知爲鳳所不佑師古曰佑助也久之皇后寵亦益衰而後宮

多新愛后姊平安剛侯夫人謁等爲媚道祝諱後宮有身者王美

人及鳳等師古曰諱古詛字事發覺太后大怒下吏考問謁等誅死許后坐

廢處昭臺宮師古曰在林苑中親屬皆歸故郡山陽后弟子平恩侯旦就國

凡立十四年而廢在昭臺歲餘還徙長定宮師古曰三輔黃圖林光宮有長定宮後九年

上憐許氏下詔曰蓋聞仁不遺遠誼不怠親前平安剛侯夫人謁

坐大逆罪家屬幸蒙赦令歸故郡朕惟平恩戴侯先帝外祖魂神

廢棄莫奉祭祀念之未嘗忘于心其還平恩侯旦及親屬在山陽

郡者是歲廢后敗先是廢后姊嬪寡居與定陵侯淳于長私通師古曰

曰嬪者后姊之名也音靡因為之小妻長給之曰師古曰我能白東宮復立許后為左

皇后廢后因嬪私賂遺長數通書記相報謝長書有諄謾師古曰諄謾

嫖汙也諄謾言布內反諷與慢同發覺天子使廷尉孔光持節賜廢后藥自殺葬延陵交

道殿西

孝成班婕妤仔帝初卽位選入後宮始為少使蛾而大幸如淳曰蛾無幾

蛾與俄同為婕妤居增成舍應劭曰後宮有八區增成第三也再就館蘇林曰外舍產子也晉灼曰謂陽祿與拓觀有男

數月失之成帝遊於後庭嘗欲與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

畫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廼有嬖女師古曰嬖愛也音必計反今欲同

輦得無近似之乎師古曰近音矩斬反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

姬今有班婕妤張晏曰婕妤主好田樊姬為不食禽獸之肉婕妤誦詩及窈窕德象女師之篇師古

曰詩謂關雎以下也竊窈窕象女師之篇皆古箴戒之書也故連云論詩及竊寵以下諸篇明詩外別有此篇耳而說者便謂竊窈等即是詩篇蓋失之矣

每進見上疏

依則古禮師古曰則法也自鴻嘉後上稍隆於內寵倢伃進侍者李平平得

幸立為倢伃上曰始衛皇后亦從微起廼賜平姓曰衛所謂衛倢

伃也其後趙飛燕姊弟亦從自微賤興隄越禮制寔盛於前師古曰隄與

班倢伃及許皇后皆失寵稀復進見鴻嘉二年趙飛燕譖告許

皇后班倢伃挾媚道祝詛後宮詈及主上許皇后坐廢考問班倢

倢倢對曰妾聞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師古曰論語載子夏對司馬牛之言也修正尚未蒙

福為邪欲呂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師古曰祝詛主是上是不臣也如其無

知愬之何益故不為也上善其對憐閔之賜黃金百斤趙氏姊弟

驕妬倢伃恐久見危求其養太后長信宮師古曰共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上許焉倢

倢退處東宮作賦自傷悼其辭曰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

靈師古曰何任也負也登薄軀於宮闕兮充下陳於後庭師古曰陳列也蒙聖皇之渥惠

兮當日月之盛明

師古曰：遲厚也。

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

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

師古曰：嘉善也。

每寤寐而縈息兮申佩離曰自思

師古曰：縈，息言體而喘息也。離，袿衣之帶也。女子適人，父親結其離而戒之，故云自思也。縈，古累字。

陳女圖曰鏡監兮顧女史而問

詩悲晨婦之作戒兮

張晏曰：書云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喻婦人無男事也。

哀哀閨之為郵師古曰：小雅刺幽王之詩曰：赫

赫，宗廟衰如滅之閭。妻，婦方處故云為郵。郵，過也。

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師古曰：皇，娥皇。英，女也。虞，妻也。虞，舜也。任，大任。文王之母。姒，大

也。虞，虞舜也。任，大任。文王之母。姒，大

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師古曰：舍，息也。歷

年歲而悼懼兮閱舊華之不滋

師古曰：滋，益也。言時逝不

痛陽祿與柘館師古曰：柘，館也。陽，祿也。

兮仍緇祿而離災

服虔曰：二館名也。生子此館皆失之也。師

豈妾人之殃咎兮師古曰：殃，咎也。咎，咎也。

將天命之不可求白曰忽已移光兮遂晦莫而昧幽

師古曰：昧，幽也。昧，幽也。

師古曰：昧，幽也。昧，幽也。

曰暮。一曰莫。靜也。讀如木子。

猶被覆載之厚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師古曰：言主上之恩比於

義反。

奉其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師古曰：末流，謂恩顧之末也。一曰流

洒掃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

師古曰：其音居客反。洒音

願歸骨於山足師古曰：願，歸也。願，歸也。

兮依松栢之餘休

師古曰山足謂陵下也休蔭也

重曰

師古曰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音直用反

潛立宮兮幽已

清應門閉兮禁闔扃

師古曰正門謂之應門扃短闔也音工焚反

華殿塵兮玉階落中庭萋兮

綠草生

師古曰落水氣所生也萋萋青草貌也落音臺妻音妻

廣室陰兮帷幄暗房櫳虛兮風泠泠

曰櫳疏檻也音

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綵綵兮紕素聲

師古曰感動也言風動發紕素聲也紕音衣聲也

俯視兮丹墀思

神眇眇兮密覲處君不御兮誰為榮

師古曰覲字與靜同

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

君兮履綦

孟康曰丹墀赤地也師古曰綦履下飾也言視殿上之地則思君履綦之跡也綦音其

顧左右兮和顏酌羽觴兮銷憂

師古曰雲屋言其懸壽狀若雲也懸音徒感反壽音徒對反

惟人生兮二世忽一過兮若浮已獨享

劉德曰酒行疾如羽也孟康曰羽觴

兮高明處生民兮極休

師古曰草當也休美也

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

師古曰緣衣詩卻風刺妾上僭夫人失位自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

至成帝

崩婕妤充奉園陵薨因葬園中

孝成趙皇后本長安宮人

師古曰本宮人以賜賜阿王家也宮人者省中侍使官婢名曰宮人非天子掖庭中也事見漢書霍光傳

甘泉等諸

初生時父母不舉三日不死廼收養之及壯屬陽阿主家

宮省也師古曰陽阿平原之縣也今俗書阿字作河又或爲河陽皆後人所妄改耳

學歌舞號曰飛燕

師古曰以其體輕故也

成帝嘗微行

出過陽阿主作樂上見飛燕而說之

師古曰說讀曰悅

召入宮大幸有女弟

復召入俱爲婕妤貴傾後宮許后之廢也上欲立趙婕妤皇太后

嫌其所出微甚難之太后姊子淳于長爲侍中數往來傳語得大

后指上立封趙婕妤父臨爲成陽侯後月餘乃立婕妤爲皇后追

召長前白罷昌陵功封爲定陵侯皇后既立後寵少衰而弟絕幸

爲昭儀居昭陽舍其中庭彤朱而殿上髹漆

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髹音許求反又許昭反今關東俗器物

一再著漆者謂之髹漆指卽髹聲之轉重耳髹字或作髹音義亦與髹同今關西俗云髹髹盤朱髹盤其音如此兩義並通

切皆銅沓冒黃金塗

師古曰沓音其頭曰切門限也音干結反沓音其頭也塗以金塗銅上也沓音它合反

白玉階

師古曰階所由升殿陛也

壁帶往往爲黃金鉦函藍

田璧明珠翠羽飾之

服虔曰鉦中帶也音均曰以金環飾之也師古曰璧帶壁之橫木露出如帶者也於璧帶之中往往以金爲鉦若車鉦之形

也其鉦中著玉璧明珠翠羽耳藍田山名出美玉鉦音工流俗讀之音江非也

自後宮未嘗有焉姊弟顯寵十餘年卒

皆無子

師古曰顯與專同卒終也

末年定陶王來朝王祖母傳太后私賂遺趙皇后

昭儀定陶王竟為太子明年春成帝崩帝素彊無疾病是時楚思

王衍梁王立來朝明旦當辭去上宿供張白虎殿

師古曰白虎殿在未央宮中供音居用反張音

又欲拜左將軍孔光為丞相已刻侯印書贊

師古曰贊謂延拜之文

昏夜平

善鄉晨傳綰

應劭曰傳善也師古曰鄉讀曰譌傳讀曰附善古精字也懷音武伐反

欲起因失衣不能言晝漏

上十刻而崩民間歸罪趙昭儀皇太后詔大司馬莽丞相大司空

曰皇帝暴崩羣衆譴怪之掖庭令輔等在後庭左右侍燕迫近

雜與御史丞相廷尉治問皇帝起居發病狀趙昭儀自殺哀帝既

立尊趙皇后為皇太后封太后弟侍中駙馬都尉欽為新成侯趙

氏侯者凡二人後數月司隸解光奏言臣聞許美人及故中宮史

曹宮皆御幸孝成皇帝產子子隱不見臣遣從事掾業史望

師古曰業音接

之名望者史之名也音不言其姓

驗問知狀者掖庭獄丞籍武故中黃門王舜吳恭斬

嚴官婢曹曉道房張棄故趙昭儀御者于客于王徧臧兼等皆曰

宮卽曉子女前屬中宮爲學事史通詩授皇后房與宮對食應劭曰宮人自

相與爲夫婦名對食甚相妒忌也元延元年中宮語房曰陛下幸宮後數月曉入殿中

見宮腹大問宮宮曰御幸有身其十月中宮乳掖庭牛官令舍師古曰

曰乳產也音而具反下皆類此有婢六人中黃門田客持詔記盛綠綈方底師古曰綠厚繒也綠其色也方

底盛書囊形若今之鼻勝耳繒音大奚反封御史中丞印予武曰取牛官令舍婦人新產兒婢

六人盡置暴室獄母問兒男女誰兒也武迎置獄宮曰善臧我兒

胞師古曰胞謂胎之衣也音苞丞知是何等兒也師古曰意言是天子兒耳後三日客持詔記與武問

兒死未手書對牘背師古曰牘木簡也時以爲詔記問之故令於背上書對辭武卽書對兒見在未死有

頃客出曰上與昭儀大怒奈何不殺武叩頭啼曰不殺兒自知當

死殺之亦死卽因客奏封事曰陛下未有繼嗣子無貴賤唯畱意

奏人客復持詔記予武曰今夜漏上五刻持兒與舜會東交掖門

武因問客陛下得武書意何如曰愷也服虔曰愷直視貌也師古曰愷音丑庚反字本作瞻其音同耳武曰

兒付舜舜受詔內兒殿中為擇乳母告善養兒且有賞毋令漏泄

舜擇棄為乳母時兒生八九日後三日客復持詔記封如前予武

中有封小綠篋記曰告武以篋中物書予獄中婦人武自臨飲之

師古曰飲音於禁反武發篋中有裏藥二枚赫蹏書孟康曰蹏猶地也梁紙素令赤而書之若今黃紙也鄭展曰赫音兄弟間牆之

闕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晉灼曰八謂薄小物為闕蹏曰告偉能努力飲此藥不可

復入女自知之師古曰汝偉能即宮宮讀書已曰果也欲姊弟擅天

下我兒男也師古曰汝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師古曰壯髮當額前侵下而生今俗呼為主頭者是也今兒安

在危殺之矣師古曰危險也猶今人言險不殺耳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師古曰汝宮飲藥死後

宮婢六人召入出語武曰昭儀言女無過師古曰汝寧自殺邪

若外家也晉灼曰寧便自殺出至外舍死也我曹言願自殺師古曰汝即自繆死晉灼曰繆音繆

自繆也師古曰繆武皆表奏狀棄所養兒十一日師古曰棄謂棄也宮長李南以詔

殺也音居虺反

書取兒去

晉灼曰漢儀注有女長御此侍中宮長豈此邪

不知所置

師古曰終竟不知置何所也

許美人前在上林

涿沐館數召入飾室中若舍

師古曰或暫入或需止也

一歲再三召雷數月或半歲

御幸元延二年裏子

師古曰裏本懷字

其十一月乳

師古曰乳謂產子也音而樹反其下亦同

詔使嚴持

乳鑿及五種和藥丸三送美人所後客子偏兼聞昭儀謂成帝曰

常給我言從中宮來

師古曰給誰也中宮皇后所居

即從中宮來許美人兒何從生中

許氏竟當復立邪

晉灼曰昭儀前嬰帝不得立許美人為皇后而今有子中許氏竟當復立為皇后邪此前約之言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言美人在內中何從得

兒而生也故言何從生

中次此下乃始言約耳

懟以手自擣

師古曰懟怒也擣築也惡音直類反

以頭擊壁戶柱從牀上

自投地啼泣不肯食曰今當安置我欲歸耳帝曰今故告之反怒

為

師古曰故以許美人產子告汝何為反怒

殊不可曉也

師古曰言其不可告語也

帝亦不食昭儀曰陛下自

知是不食為何

師古曰何為不食也

陛下常自言約不負女

師古曰女讀曰汝次下亦同

有子竟負約謂何帝曰約以趙氏故不立許氏使天下無出趙氏

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已

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已

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已

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已

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已

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已

上者毋憂也後詔使嚴持綠囊書予許美人告嚴曰美人當有已

子女受來置飾室中簾南

師古曰簾戶簾也音廉

美人已葦篋一合盛所生兒絨

封及綠囊報書予嚴嚴持篋書置飾室簾南去帝與昭儀坐使客

子解篋絨未已

師古曰絨束篋之繩也音居咸反

帝使客子偏兼皆出自閉戶獨與昭

儀在須臾開戶嗥客子偏兼使絨封篋及綠綈方底推置屏風東

恭受詔持篋方底予武皆封已御史中丞印曰告武篋中有死兒

埋屏處勿令人知武穿獄樓垣下為坎埋其中故長定許貴人及

故成都平阿侯家婢王業任嬪公孫習前免為庶人

師古曰嬪嬪音麗

詔召入

屬昭儀為私婢成帝崩未幸梓宮

師古曰言未大斂也

倉卒悲哀之時昭儀自

知罪惡大知業等故許氏王氏婢恐事泄而已大婢羊子等賜予

業等各且十人已慰其意屬無道我家過失

師古曰屬音之欲反

元延二年五

月故掖庭令吾已遵謂武曰

師古曰姓吾已名遵

掖庭丞吏已下皆與昭儀合

通無可與語者獨欲與武有所言我無子武有子是家輕族人得

無不敢乎

蘇林曰：是家語成帝也不敢斥，故言是家。師古曰：遵自以無子故無所顧懼。武既有子，恐禍相及，當正不敢言也。

掖庭中御幸生

子者輒死

又飲藥傷墮者無數。欲與武共言之，大臣稟騎將軍食

者錢不足計事。

師古曰：音讀曰噤。

奈何令長信得聞之，遵後病困，謂武：「今我

已死，前所語事武不能獨為也。」慎語。

師古曰：言汝脫不能獨為，勿漏泄其語。

皆在今年四月

丙辰，赦令前臣謹案永光三年男子忠等發長陵，傳夫人冢事，更

大赦。

師古曰：更音工衛反。

孝元皇帝下詔曰：「比朕不當所得赦也。窮治盡伏辜，

天下已為當魯嚴公夫人殺世子齊桓，召而誅焉。春秋予之。

師古曰：嚴公夫人謂哀姜也。予謂許子之也。解具在五行志。

趙昭儀傾亂聖朝，親滅繼嗣，家屬當伏天誅。前平

安剛侯夫人謁坐大逆，同產當坐。已蒙赦，令歸故郡。今昭儀所犯

尤誅逆罪，重於謁而同產親屬皆在尊貴之位，迫近幃幄。

師古曰：近音鉅，斬反。

羣下寒心，非所已懲。惡崇誼示四方也。請事窮竟。丞相已下議，正

法。哀帝於是免新成侯趙欽。欽兄子成陽侯訢皆為庶人，將家屬。

徙遼西郡時議郎耿育上疏言臣聞繼嗣失統廢適立庶

師古曰適讀曰嫡次

下亦同聖人法禁古今至戒然大伯見歷知道遠循固讓

師古曰歷謂王季文王之父也知

適謂知其當為適嗣也

委身吳粵權變所設不計常法致位王季曰崇聖嗣卒有

天下

師古曰卒終也

子孫承業七八百載功冠三王道德最備是曰尊號追

及大王故世必有非常之變然後廼有非常之謀孝成皇帝自知

繼嗣不昌時立念雖未有皇子萬歲之後未能持國

師古曰未晚暮也萬歲言晏駕也

權柄之重制於女主女主驕盛則耆欲無極

師古曰耆讀曰耆

少主幼弱則

大臣不使

師古曰不使不可使從命也

世無周公抱負之輔恐危社稷傾亂天下知

陛下有賢聖通明之德仁孝子愛之恩懷獨見之明內斷於身故

廢後宮就館之漸絕微嗣禍亂之根

師古曰微嗣者謂幼主也

乃欲致位陛下曰安

宗廟愚臣既不能深援安危定金匱之計

師古曰愚臣謂解光等也援引也金匱言長久之法可藏於金匱石

又不知推演聖德述先帝之志

案者也援言及

廼反覆校省內暴露

師古曰演廣也音之善反

廼反覆校省內暴露

私燕

師古曰私燕謂成帝問寡之私也實首芳目反

誣汙先帝傾惑之過成結寵妾妒媚之誅甚

失賢聖遠見之明逆負先帝憂國之意夫論大德不拘俗立大功

不合衆此廼孝成皇帝至思所召萬萬於衆臣陛下聖德盛茂所

召符合於皇天也豈當世庸庸斗筭之臣所能及哉且褒廣將順

君父之美匡擿銷滅既往之過

師古曰錄古救字

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

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指阿從已求容媚晏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

已訖廼探追不及之事訐揚幽昧之過

師古曰訐音居謁反

此臣所深痛也願

下有司議卽如臣言宜宣布天下使咸曉知先帝聖意所起不然

空使謗議上及山陵下流後世遠聞百蠻近布海內甚非先帝託

後之意也蓋孝子善述父之志善成人之事唯陛下省察哀帝爲

太子亦頗得趙太后力遂不竟其事傳太后恩趙太后趙太后亦

歸心

師古曰恩謂以厚恩接遇之一曰恩謂衡其立哀帝爲嗣之恩也

故成帝母及王氏皆怨之哀帝崩王

莽白太后詔有司曰前皇太后與昭儀俱侍帷幄姊弟專寵銅殿

執賊亂之謀殘滅繼嗣曰違宗廟諱天犯祖師古曰諱違也祖先帝也無為天下母

之義貶皇太后為孝成皇后音灼曰使哀帝不母罪之也徙居北宮後月餘復下詔

曰皇后自知罪惡深大朝請希澗師古曰請謁也澗澗也失婦道無其養之禮而

有狼虎之毒師古曰其讀曰供音居用反養音弋向反其下並同宗室所怨海內之讎也而尚在小

君之位誠非皇天之心夫小不忍亂大謀恩之所不能已者義之

所割也師古曰言以義割恩也今廢皇后為庶人就其園是日自殺凡立十六年

而誅先是有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師古曰涎涎光澤之貌也音徒見反張公子時相見木

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成帝每微行出常與張

放俱而稱富平侯家故曰張公子倉琅根宮門銅鐶也師古曰鐶讀與環同

孝元傳昭儀哀帝祖母也父河內溫人蚤卒母更嫁為魏郡鄭翁

妻生男惲昭儀少為上官太后才人自元帝為太子得進幸元帝

卽位立爲僊仔甚有寵爲人有材略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

酹地皆祝延之

師古曰酹以酒沃地也祝延祝之使長年也酹音來外反祝音之受反

產一男一女女爲平都公

主男爲定陶恭王恭王有材藝尤愛於上元帝旣重傅僊仔及馮
僊仔亦幸生中山孝王上欲殊之於後宮呂二人皆有子爲王上
尙在未得稱太后乃更號曰昭儀賜呂印綬在僊仔上昭其儀尊
之也至成哀時趙昭儀董昭儀皆無子猶稱焉元帝崩傅昭儀隨
王歸國稱定陶太后後十年恭王薨子代爲王王母曰丁姬傅太
后躬自養視旣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
及定陶王皆入朝傅太后多呂珍寶賂遺趙昭儀及帝舅票騎將
軍王根陰爲王求漢嗣皆見上無子欲豫自結爲久長計更稱譽
定陶王師古曰更音工衡反上亦自器之明年遂徵定陶王立爲太子語在哀
紀月餘天子立楚孝王孫景爲定陶王奉恭王後太子議欲謝少

傳聞崇以爲春秋不以父命廢王父命

師古曰王父謂祖也

爲人後之禮不得

顧私親不當謝太傅趙玄以爲當謝太子從之詔問所以謝狀尙書劾奏玄左遷少府以光祿勳師丹爲太傅詔傳太后與太子母丁姬自居定陶國邸下有司議皇太子得與傳太后丁姬相見不有司奏議不得相見頃之成帝母王太后欲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太子家成帝曰太子丞正統當其養陛下不得復顧私親王太后曰太子小而傳太后抱養之今至太子家以乳母恩耳不足有所妨於是令傳太后得至太子家丁姬以小養太子獨不與成帝崩哀帝卽位王太后詔令傳太后丁姬十日一至未央宮高昌侯董宏希指師古曰希望天子意指也上書言宜立丁姬爲帝太后師丹劾奏宏懷邪誤朝不道上初卽位謙讓從師丹言止後迺白令王太后下詔尊定陶恭王爲恭皇哀帝因是曰春秋母以子貴尊傳太后爲

恭皇太后丁姬爲恭皇后各置左右詹事食邑如長信宮中宮追尊恭皇太后父爲崇祖侯恭皇后父爲褒德侯後歲餘遂下詔曰漢家之制推親親以顯尊尊定陶恭皇之號不宜復稱定陶其尊恭皇太后爲帝太太后丁后爲帝太后後又更號帝太太后爲皇太太后稱永信宮帝太后稱中安宮而成帝母太皇太后本稱長信宮成帝趙后爲皇太后竝四太后各置少府太僕秩皆中二千石爲恭皇立寢廟於京師比宣帝父悼皇考制度序昭穆於前殿

如酒曰廟之前曰殿半以後曰寢

傳太后父同產第四人曰子孟中叔子元幼君

師古曰中讀曰仲

子孟子喜至大司馬封高武侯中叔子晏亦大司馬封孔鄉侯幼君子商封汝昌侯爲太后父崇祖侯後更號崇祖曰汝昌哀侯太后同母弟鄭惲前死以惲子業爲陽信侯追尊惲爲陽信節侯鄭氏傳氏侯者凡六人大司馬二人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十

餘人傳太后既尊後尤驕與成帝母語至謂之嫗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並事元帝追怨之陷以祝詛罪令自殺元壽元年崩合葬渭陵稱孝元傳皇后云

定陶丁姬哀帝母也易祖師丁將軍之玄孫

師古曰始祖也橋林傳丁寬易家之始師

家在山

陽瑕丘父至廬江太守始定陶恭王先爲山陽王而丁氏內其女爲姬王后姓張氏其母鄭禮卽傳太后同母弟也太后以親戚故欲其有子然終無有唯丁姬河平四年生哀帝丁姬爲帝太后兩兄忠明明以帝舅封陽安侯忠蚤死封忠子滿爲平周侯太后叔父憲望望爲左將軍憲爲太僕明爲大司馬票騎將軍輔政丁氏侯者凡二人大司馬一人將軍九卿二千石六人侍中諸曹亦十餘人丁傳以一二年間暴興尤盛然哀帝不甚假以權執權執不如王氏在成帝世也建平二年丁太后崩上曰詩云穀則異室死

則同穴

師古曰王國大車之詩也殺生也

昔季武子成寢杜氏之墓在西階下請合葬

而許之

師古曰事見禮記

附葬之禮自周興焉孝子事父如事存帝太后宜

起陵恭皇之園遣大司馬票騎將軍明東送葬于定陶貴震山東

哀帝崩王莽秉政使有司舉奏丁傳罪惡葬以太皇太后詔皆免

官爵丁氏徙歸故郡莽奏貶傳太后號為定陶其王母丁太后號

曰丁姬元始五年莽復言其王母丁姬前不臣妾

師古曰不遵臣妾之道

至葬渭

陵冢高與元帝山齊懷帝太后皇太后璽綬以葬

師古曰懷謂與之以自體也

不

應禮禮有改葬請發其王母及丁姬冢取其璽綬消滅徙其王母

及丁姬歸定陶葬共王冢次而葬丁姬復其故

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太后以為

既已之事不須復發葬固爭之太后詔曰因故棺為致梓作冢

師古

曰致謂累也

祠以太牢謁者護既發傳太后冢崩壓殺數百人開丁姬梓

戶火出炎四五丈

師古曰炎音弋瞻反

吏卒以水沃滅廼得入燒燔梓中器物

莽復奏言前其王母生僭居桂宮皇天震怒災其正殿丁姬死葬

踰制度今火焚其椁此天見變以告當改如媵妾也臣前奏請葬

丁姬復故非是

師古曰言尚太優情也

其王母及丁姬棺皆名梓宮珠玉之衣非

藩妾服請更以木棺代去珠玉衣葬丁姬媵妾之次奏可既開傳

太后棺臭聞數里公卿在位皆阿莽指入錢帛遣子弟及諸生四

夷凡十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平其王母丁姬冢二旬間

皆平莽又周棘其處以爲世戒云

師古曰以棘周繞也

時有羣燕數千銜土投

丁姬穿中

師古曰穿謂牆中也

丁傳既敗孔鄉侯晏將家屬徙合浦宗族皆歸

故郡唯高武侯喜得全自有傳

孝哀傳皇后定陶太后從弟子也哀帝爲定陶主時傳太后欲重

親取以配王王入爲漢太子傳氏女爲妃哀帝卽位成帝大行尙

在前殿而傳太后封傳妃父晏爲孔鄉侯與帝舅陽安侯丁明同

日俱封時師丹諫以爲天下自王者所有親戚何患不富貴而倉卒若是其不久長矣晏封後月餘傅妃立爲皇后傅氏旣盛晏最尊重哀帝崩王莽白太皇太后下詔曰定陶共主太后與孔鄉侯晏同心合謀背恩忘本專恣不軌與至尊同稱號終沒至廼配食於左坐

應劭曰若禮以其妃配者也坐於左而並食師古曰坐音材卧反

諱逆無道今令孝哀皇后退就桂

宮後月餘復與孝成趙皇后俱廢爲庶人就其園自殺

孝元馮昭儀平帝祖母也元帝卽位二年以選入後宮時父奉世爲執金吾昭儀始爲長使數月至美人後五年就館生男拜爲婕妤時父奉世爲右將軍光祿勳奉世長男野王爲左馮翊父子並居朝廷議者以爲器能當其位非用女寵故也而馮婕妤內寵與傅昭儀等建昭中上幸虎圈獸後宮皆坐熊佚出圈

師古曰佚字與逸同

攀檻欲上殿左右貴人傅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

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何故前當熊倅仔對曰猛獸得人而止

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傳昭儀等

皆慙明年夏馮倅仔男立為信都王尊倅仔為昭儀元帝崩為信

都太后與王俱居儲元宮師古曰黃圖在上林苑中河平中隨王之國後徙中山是

為孝王後徵定陶王為太子封中山王舅參為宜鄉侯參馮太后

少弟也是歲孝王薨有一男嗣為王時未滿歲有青病孟康曰災眚之

虞曰身盡青也蘇林曰名為肝厥發時唇口手足十指皆青師古曰下云禱祠太后自養

視數禱祠解師古曰解音懈哀帝即位遣中郎謁者張由將醫治中山小王

由素有狂易病師古曰狂易者狂而易常性也病發怒去西歸長安尚書簿責擅去

狀師古曰簿責以文簿二責問也由恐因誣言中山太后祝詛上及太后太后即傳昭

儀也素常怨馮太后因是遣御史丁立案驗盡收御者官吏及馮

氏昆弟在國者百餘人分繫洛陽魏郡鉅鹿數十且無所得更使

中謁者令史立

師古曰官爲中謁者令姓史名立

與丞相長史大鴻臚丞雜治立受傳

太后指幾得封侯

師古曰幾讀曰襄

治馮太后女弟習及寡弟婦君之死者

數十人巫劉吾服祝詛鑿徐遂成言習君之曰武帝時鑿修氏刺

治武帝得二千萬耳

師古曰刺治謂藏之

今愈上不得封侯不如殺上令中山

王代可得封立等劾奏祝詛謀反大逆責問馮太后無服辭立曰

熊之上殿何其勇今何怯也太后還謂左右此乃中語前世事

師古

曰中語謂宮中之言語也

吏何用知之是欲陷我效也

師古曰效微驗也

廼飲藥自殺先未死

有司請誅之上不忍致法廢爲庶人徙雲陽宮既死有司復奏太

后死在未廢前有詔以諸侯王太后儀葬之宜鄉侯參君之習夫

及子當相坐者或自殺或伏法參女弁爲孝王后有兩女有司奏

免爲庶人與馮氏宗族徙歸故郡張由以先告賜爵關內侯史立

遷中太僕哀帝崩大司徒孔光奏由前誣告骨肉立陷人人大辟

爲國家結怨於天下以取秩遷獲爵邑幸蒙赦令請免爲庶人徒合浦云

中山衛姬平帝母也父子豪中山盧奴人官至衛尉子豪女弟爲宣帝婕妤生楚孝王長女又爲元帝婕妤生平陽公主成帝時中山孝王無子上以衛氏吉祥以子豪少女配孝王元延四年生平帝年二歲孝王薨代爲王哀帝崩無嗣太皇太后與新都侯莽迎中山王立爲帝莽欲顓國權懲丁傳行事師古曰懲創文也以帝爲成帝後母衛姬及外家不當得至京師廼更立宗室桃鄉侯子成都爲中山王奉孝王後遣少傅左將軍甄豐賜衛姬璽綬卽拜爲中山孝王后以苦陘縣爲湯沐邑又賜帝舅衛寶寶弟立爵關內侯賜帝三妹師古曰臣號修義君哉皮爲承禮君師古曰子爲尊德君師古曰食邑各二千戶莽長子宇非莽隔絕衛氏恐久後受禍卽私與衛寶通書

記教衛后上書謝恩因陳丁傳舊惡幾得至京師

師古曰幾讀曰冀

莽白太

皇太后詔有司曰中山孝王后深分明爲人後之義條陳故定陶

傳太后丁姬諱天逆理上僭位號

師古曰諱邊也

徙定陶王於信都爲其王

立廟於京師如天子制不畏天命毋聖人言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

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抑大人侮聖人之言故此文引之也何古侮字

壞亂法度居非其制稱非其號是以皇

也重音直用反

天震怒火燒其殿六年之間大命不遂禍殃仍重

師古曰遂猶延也重音直用反

竟令

孝哀帝受其餘災大失天心天命暴崩又令其王祭祀絕廢精魂

無所依歸朕惟孝王后深說經義明鏡聖法懼古人之禍敗近事

之咎殃畏天命奉聖言是廼久保一國長獲天祿而令孝王永享

無疆之祀福祥之大者也朕甚嘉之夫褒義賞善聖王之制其以

中山故安戶七千益中山后湯沐邑加賜及中山王黃金各百斤

增傳相以下秩衛后日夜啼泣思見帝而但益戶邑字復教令上

書求至京師會事發覺莽殺宇盡誅衛氏支屬衛寶女爲中山王

后免后徙合浦

師古曰黜其
后位而徙也

唯衛后在

師古曰中山
孝王后也

王莽篡國廢爲家人

後歲餘卒葬孝王旁

孝平王皇后安漢公太傅大司馬莽女也平帝卽位年九歲成帝

母太皇太后稱制而莽秉政莽欲依霍光故事以女配帝太后意

不欲也莽設變詐令女必入因以自重事在莽傳太后不得已而

許之遣長樂少府夏侯藩宗正劉宏少府宗伯鳳尚書令平晏納

采

師古曰官爲少府姓宗伯名鳳也納采者
禮記云婚禮納采問名謂采擇其可者太師光大司徒馬宮大司空甄豐

左將軍孫建執金吾尹賞行太常事大中大夫劉歆及太卜太史

令以下四十九人賜皮弁素續

師古曰皮弁以鹿皮爲冠形如人手之弁合也素
續素裳也朱衣而素裳續字或作續謂裳積

之若今之
襪爲也

以禮雜卜筮太牢祠宗廟待吉月日明年春遣大司徒宮

大司空豐左將軍建右將軍甄邯光祿大夫歆奉乘輿法駕迎皇

后於安漢公第宮

師古曰本自莽第以是因呼曰宮

豐歆授皇后璽紱

師古曰紱所登車

稱警蹕便時上林延壽門

師古曰取時曰之便也音頻而反

入未央宮前殿羣臣就位

行禮大赦天下益封父安漢公地滿百里賜迎皇后及行禮者自

三公以下至駙宰執事長樂未央宮安漢公第者皆增秩賜金帛

各有差皇后立三月以禮見高廟尊父安漢公號曰宰衡位在諸

侯王上賜公夫人號曰功顯君食邑封公子安為褒新侯臨為賞

都侯后立歲餘平帝崩莽立孝宣帝立孫嬰為孺子莽攝帝位尊

皇后為皇太后三年莽即真以嬰為定安公改皇太后號為定安

公太后太后時年十八矣為人婉嫕有節操

師古曰婉順也嫕靜也音烏計反

自劉氏

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乃更號為黃皇室主

師古曰莽自謂

上德故云黃皇室主者若漢之稱公主

令立國將軍成新公孫建世子祿飾將鑿往問疾

師古曰

曰祿盛飾也音丈又音象一曰祿首飾也在兩耳後刻鏤而為之

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

遂不復彊也及漢兵誅莽燔燒未央宮后曰何面目已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

贊曰易著吉凶而言謙盈之效天地鬼神至于人道靡不同之

師古

曰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

夫女寵之興繇至微而體至尊

師古

與白

窮富貴而不已功此固道家所畏禍福之宗也序自漢興終于

孝平外戚後庭色寵著聞二十有餘人然其保位全家者唯文景武帝太后及邛成后四人而已至如史良娣王悼后許恭哀后身皆夭折不辜而家依託舊恩不敢縱恣是已能全其餘大者夷滅小者放流烏噲鑒茲行事變亦備矣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終

金匱要略
外戚傳第六十七下

漢書九十七







